

目录

第一章:逍遥丐帮主	2
第二章:第一桶金	16
第三章:当老板的滋味	38
第四章:富翁的故事	50
第五章:初露峥嵘	68
第六章:少年情心	86
第七章:重逢在夜总会	98
第八章:荒唐哥们	126
第九章:芳心坚强	138
第十章:美丽的梦幻	152
第十一章:成长的代价	166
第十二章:天上的馅饼和地上的陷阱	178
第十三章:青春的诱惑	196
第十四章:临别前的那个晚上	212



1

逍遥丐帮主



1

列车悠长的鸣笛声惊醒了似在梦乡中神游的沙骋，他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拢了下散在额头的头发，抹了下那双细长的眼睛，透过车窗向外观望。那副睡眼惺忪的表情好像在说明作为旅客的他不清楚现在列车到了哪个车站。他看到月台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车厢里的乘客都纷纷往行李架上取东西，到处乱糟糟的。扩音喇叭里正在播放到站的信息。

其实他心里早就明白，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到了。

“大哥，到上海了吗？”

对面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乘客带着川音问道。虽说年龄相仿，但个子大的沙骋看上去更成熟些，而且，自从沙骋在南京上车后，一路上没少对川音少年帮助。此刻，川音少年见沙骋醒来，就这样问他，这也是出于一种礼貌。

“到了，只要你看看月台上那些人脸上紧张兮兮的表情，急匆匆的样子，你就知道上海到了，只有上海人才总是这样。”

沙骋双手抱在胸前，带着几分嘲弄地说。

听说上海到了，对面的川音少年赶紧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说是行李，其实不过是一个旧运动背包。包瘪瘪的，里面没什么东西。而沙骋依然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态，还点起了一支烟，看着对座川音少年的忙碌。



此时,车厢里的乘客几乎走了一半。到了终点站急于回家的乘务员开始打扫车厢。车厢座椅下到处都是瓜果皮纸屑。

“这是我的传呼机号码,你拿着,也许会对你有用,我们有缘同乘这次车,同样有缘成为朋友也未可知。”

沙骋把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写有自己姓名和传呼机号码的纸递给对座川音少年。川音少年把纸折成方块,小心地放进内衣口袋里。沙骋是他到上海结识的第一人,他似乎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他向沙骋说我先下车了。沙骋脸上露出一丝忧郁的神情,吸着烟,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想和川音少年说些什么,关照些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只是龇着牙齿,向对方轻轻点头。

川音少年走出月台,没有像许多旅客那样往招牌上指示的



方向往出口处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向停机车的那儿走。由于是白天,机务段工作的人很多,见有陌生少年人过来,不耐烦地挥着手赶他回去:走,走开!出口处在那边!

川音少年只得退回去,从南一出口处走到南二出口处,只见差不多走完旅客的出口处,检票员仍一丝不苟地站在那儿,没有离开自己岗位的意思。川音少年磨磨蹭蹭了一会,又退回到月台那儿,抓耳挠腮不知怎么办。最后,来到高高的围墙边,打算翻墙出去。可是墙太高,地上又找不到垫高的砖块石头。

不远处,一个佩着标志的乘警开始快步走过来。川音少年见势不妙,撒腿就跑。

警察开始在后面追。

“过来!这边!”

有人在叫川音少年。川音少年抬头一看,是刚才在火车上结识的沙骋在前面不远处向他挥手。他稍一犹豫,便向沙骋处跑了过去。沙骋一把拉过他,跑了几步,让他和自己一起藏在一个水泥预制板堆起的角落里。

“别慌,”沙骋轻轻地说,“这是列车乘警,不是车站上的路警。他只管车上的事,下面的事是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等一会,没事儿了,我带你出去,大摇大摆地出去。”

沙骋胸有成竹地说,微微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他的镇静感染了对方,川音少年也随之平静下来,向沙骋报之以感激的一笑。他和沙骋看着那个乘警满脸狐疑地走过来走过去,看了一会儿四周,离开了。

“谢谢你。”川音少年感激地说。

“不用谢,兄弟。我一直在观察着你。”沙骋大大咧咧地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计家龙。”川音少年说。



“我叫沙骋，你是第一次到上海来吧？”

计家龙点点头。

“找亲戚？”沙骋问。

计家龙摇摇头。

“那么，到上海来打工？”

计家龙不出声。

沙骋揶揄道：“总不会是拿了父母的钱来周游天下吧？你不相信我？”

计家龙瞅着沙骋疑惑的表情，似乎下了决心。他告诉沙骋：他是四川绵阳人，去年辍学后到处流浪。他到上海既不是找亲戚也不是打工，只是到处走走看看。说真的，他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儿才是自己的最终目的地。

沙骋笑了：“这就对了，我的分析没错，兄弟，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和你一样，我出门从来都是自己让自己享受免费乘车待遇。我们都是同一条道上的哥们。”

计家龙上下打量着一身旧名牌衣饰的沙骋，似乎难以相信沙骋和他是同类。

“兄弟，别再胡思乱想了，遇上我，真是你的运气，不是每个像你这样的人都能遇上我的。走吧，跟我走，我带你去见见我的伙伴们。还有一个是成都来的小伙伴蔡翔，他见了你，一定会很高兴。”

沙骋这么说。他其实是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了计家龙。果然，计家龙表情轻松起来，嘴里竟然吹了一下口哨。

沙骋带着计家龙来到出口处旁的挂着闲人莫入的和地铁相连的栏栅处，旁若无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他们居然毫无阻拦地从地铁处走出来了，而工作人员问都不问。

走到外面的广场上，计家龙不由佩服地看着沙骋。

面对计家龙疑惑的目光,沙骋告诉他,越是闲人莫入的地方,越是无人看顾。

“不然,他挂牌子干什么?即使碰上管理人员,有爱管闲事儿的,我就说走错了,啥事也没有。走错地方,又不是犯法的事儿。他能对你怎么样?他才懒得多管闲事,多管闲事又不会让他多得一分奖金。你说是不是?上海人都这样……走吧,兄弟,抬起头,充满自信地往前走。”

沙骋和少年人来到了站前,那里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此时正是正午阳光最猛烈的时光,而车站前的广场上依然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巨幅广告牌下面的阴影里坐满了人。车站到处都是人。

这就是上海啊!

站在沙骋旁边的来自西部边远城市的计家龙望着面前潮水般的汹涌人流,步伐匆匆的行人,扩音器无休无止的播音,来来往往的车辆,不由得自言自语。

沙骋什么也没说。这样的景象,他早已司空见惯。他脑子里想的是“丐帮”里又有新朋友新成员了。这位新伙伴能和自己及同伴们一起友好相处吗?

沙骋领导着一个上海城隍庙最大的丐帮。在城隍庙小商品市场的流浪儿都尊他为“头儿”。在成功驱逐几个外来抢夺地盘流浪儿之后,他成了绝对的首领。

市场上不管有钱的或无钱的商贩,见了他表面上都亲热地称呼他为沙骋兄弟,他要吃些拿些尽管说,让他颇有几分扬眉吐气之感。其实真正原因是商贩抱着不愿意他们的态度,担心这些流浪儿使坏,做不成生意。沙骋收留计家龙,除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外,通过在火车上的观察,他觉得可以与计家龙交朋友。

走在他身边的计家龙却在想,从现在起,他也将成为上海



这汹涌人流中的一分子，开始自己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不得而知。他眼前到处是林立的高楼，豪华的商铺酒店，排成长龙的车队，熙熙攘攘的行人。从天桥上走下的人脚步匆匆，那副表情好像惟恐赶不上时代步伐似的。

这就是大都市上海呀！

沙骋和计家龙来到公共汽车站，他们看到一群穿着蓝色校服的学生排着长队在上班车，那些学生很引人注目，新校服新书包，朝气蓬勃，看得出，他们不是去春游就是去参观什么，人人脸上一副轻松愉快的表情，有的还在说笑打闹。这样的情景，俩人是很熟悉的了，触景生情，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们把头转了过去。

坐了一小时公交车，下车又步行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城隍庙小商品市场附近的一条偏僻的小马路。和刚才见到的高楼大厦不同，一片正在拆迁中的低矮破房子展现在计家龙面前。

一个在初夏还穿着一件旧的磨破皮的皮背心、皮肤黑黑的、看上去只有十来岁的瘦瘦小小的男孩子像野山羊一般从一个脏角落里蹿了出来。

“骋哥回来了！”

男孩欢快地叫着，一眼看到沙骋身边的计家龙，两眼骨碌碌地打量着计家龙。

“阿翔，来，认识一下，这位是你新来的家龙哥！”

沙骋介绍道，把小男孩推到面前。

蔡翔欢快地叫了一声：“家龙哥！”

计家龙掏出几颗在南京雨花台捡的彩色雨花石，作为见面礼。这是“丐帮”不成文的规矩。蔡翔高兴地接过。

屋子里陆陆续续走出几个蓬头垢面、手脚脏兮兮的少年人，这是沙骋手下的全部人马。他们尽管衣衫褴褛，却精神抖

撒,拍着手欢迎新到的伙伴。

“今晚上多买些好吃的点心,庆贺新伙伴加盟!”沙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交给蔡翔。

沙骋不愧是读过书的城里少年,把计家龙加入乞丐团伙一事说得很有文采。

“要不要叫晓宜姐来?”蔡翔问。

蔡翔说的晓宜真名叫吴晓宜,是城隍庙南街小摊主周莲娣的女儿,长得水灵灵的,读初三,和沙骋同岁。

市场上流传着一条小道消息,说吴晓宜是城隍庙大摊主包德惠的私生女,不知是真是假。不过,尽管她母亲的摊位生意清淡,却依然能够维持下去。

她母亲病恹恹的,因此晓宜常帮着母亲做买卖。由于做的是些低档的塑料盆之类的小商品,生意不太好。

吴晓宜和别的摊主子女不一样,从没有把沙骋当成乞丐看待,平时还说得很投机。她妈见女儿和乞丐来往,很生气,不许沙骋靠近晓宜。

“算了。”沙骋有气无力地说。

计家龙就这样成为以沙骋为首的丐帮手下的一员。

2

夜里,沙骋躺在捡来的露出铁丝的破席梦思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沙骋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因为他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师。读初中二年级的沙骋并不是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但也不是个落在后面陪太子读书的差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马马虎虎



混在中游。但他的脑瓜子特灵活,学校里搞的小发明小创造活动,还有棋牌比赛,每每得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最差也是老三。有一回,他创作的航模还得了市里的特别奖。校长带他去市里领奖,在领奖台上,比校长大的领导还与他合影呢。同桌靓妹刘萍萍戏称说这得益于家庭的熏陶。因为他父母都是教师,是书香门第,所以没什么稀奇的。可沙骋觉得这样的评价不公平,是在看低他。这和父母是教师又有什么关系?教授、科学家的子女中大笨蛋有的是。

沙骋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父亲本来很关心他的学业,抓得特紧。可是自从前年父亲的学校和别的学校合并后,在紧接着的裁员中,中专学历的父亲自然比不过比自己年轻、学历比自己高的同事。于是,父亲和一批同样处境的老师被裁了下来。听说父亲和一个同样资深同样家庭困难的老师中间只能留一个人,竞争很激烈。但留下的不是沙骋父亲。那个留下的老师后来成了沙骋学校的初二年级语文教研室主任,就是沙骋的班主任陈老师。据说陈老师向新村里的刘大胡子借了高利贷给校长送了钱。从此,父亲失业了。

不会经商不会做工的父亲整日为生计发愁,整日喝酒,借酒浇愁,再也顾不上他。父亲的脾气也变得格外暴躁,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揍他,比如他在家看那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时发出的笑声大了点,就有可能成为挨揍的理由。沙骋还见到父亲眼中射出犹如困兽般的凶光。这时候的他就得格外小心,避免挨揍。

他过着有一顿没一顿饱一餐饿一餐的日子。让沙骋奇怪的是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的父亲还能勉强维持这个家,让他上学,这不能不说是个大奇迹,但他从不过问父亲是从哪儿得来的钱,他不该问,也不敢问。

然而一天下午,当沙骋放学回家,走到自己家门口时,隔壁卖豆浆的朱阿姨一把抓住他,流着泪,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他父亲喝了过量的酒,走到新村旁大路新建的天桥上,一脚踩空……死了!邻居们都在到处找他。朱阿姨要他赶快去殡仪馆,看父亲最后一面。沙骋一下子软倒在地上。

父亲就这样离沙骋而去了。父亲没给他留下一分钱,也没留下一封遗书。十四岁的他一下子傻了。

更让他发傻的事还在后面。他父亲生前已经把房子卖给了新村里的刘贵。刘贵由于蓄着胡子,又称刘大胡子,他在路旁开着一家私人加油站,由于这地区仅此一家加油站,来往的汽车

都在他那儿加油,生意红火,赚钱大大的,是新村里的头号富户,连街道干部都敬他三分。他的漂亮女儿刘萍萍就和沙骋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上读书。不仅仅在一个班上,还是同桌。

他父亲死后,刘贵就收走了沙骋家的房子。沙骋上告也没有什么结果,他父亲的卖房合同可是有法律效用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



没有了住处的沙骋只能住在叔叔家,由于受不了吝啬出名的婶婶的唠叨,他一赌气又离开叔叔家,辍了学,流浪在城隍庙周围。

自从父亲死后,沙骋暗暗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将来要成为像刘萍萍的父亲刘大胡子那样的富人。他卖过报,当过小摊贩,还给人家看过店,非但没混出个人样来,最终成为乞丐中的一员。

平心而论,沙骋从没想到自己会沦落为乞丐中的一员。但命运就是和他开了这么个大玩笑。往事不堪回首,每当他蜷缩在四面透风的临时房子里,嘴咬着冰冷坚硬的面饼,用肮脏的被子裹住身体开始胡思乱想时,他感到家庭是多么的温馨,学校是多么的令人神往。但这一切都离他远去了,成为并不太遥远的回忆。

他现在成了一个乞丐,一个货真价实的乞丐。当初的冲动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多么的不应该。但沙骋不是个爱后悔的人,世上没有后悔药!你哭,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哭;你笑,全世界都对你笑。他明白这一点。

沙骋从不到原来自己住的新村、学校那儿去乞讨或捡垃圾,他也再没和原来的伙伴、同学交往。他爱面子。有几次见到过去的同学,特别是同桌刘萍萍,都被眼尖的他巧妙躲过。

但是沙骋坚信总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像包玉刚、李嘉诚那样的大富翁。这样的信念他始终坚持着,从没有动摇过!

喜欢看世界的沙骋乐意出行。有时候,他还带着伙伴们出远门逛逛,当然是不花钱的免费旅游。广州、成都、哈尔滨、乌鲁木齐……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什么天目山野趣、浙西大峡谷……附近的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嘉兴等地,更是逛遍了。冬去南方避寒,夏去北方消暑,他自豪地封自己为旅行家。途

中,他自有一套对付乘警、列车员的办法。只要混上车,没有谁再能够把他撵下车,到站后也有办法巧妙出站。这一次,他挺身而出带着计家龙从上海站地铁出口处大摇大摆没事儿似的出站,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试身手,小菜一碟。

生长于大城市且在学校读过初中二年级的他和其他乞丐头儿不同,他从不让伙伴们去偷东西,而是让大家靠捡破烂过活。上海居民家旧报纸、旧书、废弃的可乐瓶多得是。一天到晚,只要认真去捡,一人捡下来卖掉一二十元不成问题。口袋里也总有些零钱。他的伙伴们从没被揍被抓。因此,在这块地方,居民们都能容忍他们这几个乞丐孩子的存在,市场上的商贩们也会动些恻隐之心,像大商贩包德惠就常给沙骋一些食物和零钱,另一层意思也是希望这些小乞丐不要捣蛋,坏了他们的生意。而沙骋,在伙伴中拥有绝对的威信。特别是其中年龄最小的蔡翔,更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兄长。

蔡翔很小的时候死了母亲,他和比自己小三岁的妹妹和父亲过日子。可是父亲又娶了,后母生了小弟弟后,他和妹妹的苦难就再没有了尽头。后母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找茬子,无缘无故地打他们。

蔡翔恨后母。后母送人的礼物,比如月饼糕点,他会乘后母不注意时,自己先尝尝味道,吃掉一部分,然后再吐上口水,原样放好。被后母发觉,没少挨揍。常被打得鼻青眼肿,体无完肤,而父亲在一旁看着不吱声。

终于有一次在被痛打之后,他偷了后母的五十元钱,离家出走,到处流浪。流浪到上海后,在火车站做过一阵乞儿,又被乞丐头差去捡过垃圾,“以捡为主,偷摸为辅”,小小年纪的他被遣送过好几回,但不久就又回来了。

在火车站乞丐团伙那儿,他结识了沙骋,沙骋帮过他的忙。





原因是蔡翔小小年纪，嘴却特损，有一个姓张的老乞儿长着双白眼，他不叫张叔，叫人家“白大叔”，开始“白大叔”还挺高兴，后来发现是变着法儿骂自己，于是就痛打蔡翔，被沙骋发现后制止。沙骋带着几个乞儿伙伴到城隍庙另起山头时，蔡翔也跟着来了。他的活儿就是乞讨，沙骋从不让他去偷东西，而且，沙骋从不因为他完不成“任务”而打骂他。伙伴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蔡翔说他最大的愿望不是别的，就是长大后有了力气狠狠揍后母一顿。

沙骋翻了个身，面向着破碎玻璃的窗外。窗外，月亮正在升起来，升起来，柔柔的，亮亮的，月光满地。风轻轻吹着，小树叶儿沙沙响。

小时候向往的读书上大学的美梦在沙骋的心头已彻底破灭。小小少年的野心、梦想，全变成了夹杂着缕缕悲哀的惆怅。他本能地意识到他不能再把读书上大学当成出人头地的唯一。

渐渐地，沙骋脑子间开始冒出一个念头：靠别人靠不住，要想有出息有前途，只有靠自己！他记得自己以前上学时曾经在—篇作文中意气风发地写过，人生就像列车，前面是有许多站

点的,允许到站休息,但不能后退。一个人的将来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篇作文受到老师表扬。现在,该是自己把将来掌握在手中的时候了。

这个念头在这个初夏的月夜闪烁在他脑际,再也挥之不去。他要赚钱,做老板,将来要成为比刘萍萍的父亲刘贵刘大胡子还要有钱的老板!气气刘萍萍!而且,他要蓄大胡子,比刘大胡子的更漂亮,更威风。

想到此,他仿佛已成为大阔佬,衣锦还乡,回到他过去的里弄里,人们簇拥在他周围,骄傲的刘萍萍向他大拍马屁……他沉浸在遐想的幸福之中。他觉得自己现在是在等待着机会,什么机会,他不知道。但是他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在这样的信念中,沙骋睡着了,睡得很熟,嘴角边的涎水流得很长。

机会就在不知不觉中来了。



2

第一桶金



1

城隍庙小商品市场是上海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商贩都到这儿购买、批发货物,大量的货物发出去,又有大量的货物运进来。街上,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吵闹声此起彼伏。

城隍庙是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地价金子般的贵。因此,不少大商贩的仓库都建在别的地方,近的在环线外,远的在郊区。赫赫有名的大摊主包德惠的仓库就建在郊区南汇。沙骋去过那里,那是幢很气派的五层楼房。仓库里什么都有,有服装鞋帽,书籍,玩具,小家电小五金,还有香蕉菠萝椰子芒果等让沙骋和他的伙伴们垂涎的水果。

沙骋以前总把新村里的同学刘萍萍的父亲刘大胡子看成是个了不起的有钱人,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刘大胡子那样在新村里神气活现的富人。但现在不同了,刘大胡子算什么?和包德惠他们这些大商贩大摊主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不,简直是天壤之别,根本不能相比,差得太远了。

那是初夏炎热的一天。

这一天,天空少有的昏暗,气压很低,闷热得透不过气来。沙骋已经穿不上衣服,浑身出汗,赤着膊在大街上行走。

这一天,城隍庙大商贩包德惠在南汇的仓库失火,大火噼



里啪啦烧红了半片天,消防部门出动了好几部消防车,奋力扑救,才将大火扑灭。

火是扑灭了,但是仓库里的大部分东西都毁了,那些服装鞋帽书籍等烧成了灰,其他东西也差不多完了。损失惨重。少部分没有烧毁的过水的东西被包德惠拉到城隍庙紧急处理。紧急处理就是以极低的价格甩卖。

用大卡车拉回来的东西里包括在底层存放的好几十吨的菠萝、香蕉等水果,原来包德惠是趁这段时间正是上海水果市场香蕉的断档期进的货,打算狠赚一笔。当他见到拉到城隍庙市场的被烟火熏烤的原本黄颜色的香蕉开始出现斑点,发黑,有经验的他知道,用不了一两天,这批香蕉将烂掉。而且现在还正是炎热的初夏季节。

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望着前来批发的小贩纷纷离去,包德惠的长脸拉得更长了。没有小贩的推销,这批香蕉将很快腐烂成臭水。扔掉吧,实在太可惜,太心疼。尽管这点损失对他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作为一个商人,他现在要做的只能是少亏钱,只要能收回多少钱就多少钱。哪怕只收回倒往垃圾场的费用。

这时候,正在街上游荡的沙骋出现在包德惠的视野里。

包德惠顿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叫住了沙骋。

“包老板,你叫我?”沙骋感到不可思议。

包德惠脸上浮着笑容:“来,吃香蕉!”

包德惠亲自递上一个香蕉,沙骋也不推让,三两下剥掉皮,咬了一大口。

“好吃吗?”包德惠问。

“嗯,好吃。”沙骋实话实说。

包德惠拍拍沙骋的肩膀:“你觉得好吃,我把这些香蕉都送

给你吃。”

沙骋满不在乎地说：“包老板，你在说笑话，还是寒碜我？”

包德惠一脸认真：“不和你开玩笑，也不寒碜你，我说的是真的。”

沙骋望着堆成小山似的一篓篓香蕉，疑惑了：“包老板，你说的是真的？这些香蕉全送给我？不骗我？”

“我一个大人，一个在城隍庙数得上的老板，骗你干什么？当然是真的。来，来，到我房间里说话。”

包德惠让沙骋走到房间里，在椅子上坐下，这让沙骋有些受宠若惊。

包德惠说：“你听好了，你把这些香蕉拿到市场上去卖，每斤卖多少，我不管，你只要给我返回一斤三角钱，多卖的钱全归你。要是卖不掉也算我的。现在市场上每斤香蕉的价钱在二元五角左右，我是不是等于把这些香蕉送给你？”

见沙骋想着什么，包德惠用一种诚恳的语气说：“说实在的，我包老板觉得你这孩子是本地人，读过书，有头脑，本质也不坏，沦落到做乞丐，实在是可惜。我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就看你抓不抓，干不干了。”

沙骋腾地站起来：“包老板，你看得起我，我干！”

“好，有志气，我没看错人！”

包德惠笑了，他三言两语就促成了一支不花他一文钱的推销队。他自己不赚钱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不让别人赚钱。这才是做生意的精明之处。沙骋的低价肯定让附近和他竞争的水果商们叫苦不迭。这正是他想看到的。他向沙骋竖起了大拇指。

“我现在就去叫我的伙伴们来！”

沙骋说完，转身就走。被身后的包德惠叫住：“等等！”

包德惠拿起两串香蕉递给沙骋，大度地说：“拿去，给你的





同伴们吃！”

沙骋提着香蕉，被烟熏后过熟的成串香蕉一碰就往下掉，他只得捧着托着，一股甜甜的香味直冲门面。

当他兴冲冲地来到自己和同伴们的住处，在破房门口的蔡翔眼尖，飞快地迎了上来，接过他手里的香蕉，掰下一只，剥皮就往嘴里塞。其他几个伙伴也飞快地围了上来。

计家龙一掌把蔡翔手中咬了一半的香蕉拍落在地上。

“你懂不懂规矩？到一边去！”计家龙大声呵斥，“罚你今天晚上不吃饭！”

按照丐帮规矩，只有头儿分给的东西才能吃。蔡翔怏怏地离开，眼睛还贪婪地盯着那两串香蕉。

沙骋朝计家龙挥手说：“家龙，你别吓唬他，他这几天在发烧，他喜欢吃就让他吃，要吃多少就多少。”他弯下腰，把香蕉放到蔡翔手里，“吃吧，骋哥给你，吃吧。大家都来吃，跟着我骋哥，以后有你们吃香的喝辣的！”

沙骋说起了大话。牛皮要拣大的吹，给同伴们一个希望，同伴们就会紧随着你。他明白这一点。

伙伴们一拥而上，平时难得吃到水果的他们面对香气逼人的香蕉早已垂涎欲滴。很快，他们几个风卷残云般地把两大串香蕉扫个精光。有的嘴里还在吃，来不及下咽，手上又在剥另一只香蕉的皮。有的连吃几个，嘴里闷得伸着脖子直打着嗝。一副猴急相。不，比上海动物园里花果山上的猴子的吃相还急、还难看。

计家龙疑惑地看着沙骋。

沙骋把包德惠要自己帮他卖香蕉的事儿向同伴们讲了。他在征求计家龙的意见。在团伙里，唯有计家龙和他是读过书的人，年龄差不多，平时说话也最投机。而且，计家龙最有心计，脑子特好使，是他的参谋，不，参谋长。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

计家龙兴奋地说：“骋哥，包老板只收每斤三角钱？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他亲口对我说的。”

“那好，我们替他卖！”计家龙兴致勃勃地说，“卖得好，我们说不定还能发笔财呢！骋哥，你真有本事！”

沙骋神气地说：“我没想别的，我只想让我兄弟手里有零钱花。”

伙伴们一阵欢呼，有的怪模怪样地吹起了口哨。

“骋哥，什么时候去卖？”计家龙问。

“是呀，什么时候去卖？”同伴们纷纷七嘴八舌。他们都想手里有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沙骋像个将军似的，双手叉在腰间：“事不宜迟，现在就去包老板那儿提香蕉！”

众人乱哄哄地随沙骋出门。



走了不远,沙骋发现蔡翔跟在后面。他让蔡翔回去:“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你好好躺着睡觉,回去吧!”

蔡翔死活不肯:“骋哥,就让我去吧,多一个人就能多卖掉一些香蕉。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在屋子里闷得慌。”

沙骋无奈:“好吧,那你就跟我一组。”

2

当天下午,沙骋就从包德惠那儿提了香蕉到市场上去卖。根据他和包老板事先说好了的,他提多少,卖完多少,然后每斤付给包老板三角钱。

被大火熏烤过的香蕉共有一百多篓。沙骋和计家龙看了,大部分香蕉上都是黑色斑点。有的已经发软,开始腐烂。有的只是皮黑了,里面的肉质并没有坏。让他们兴奋的是竟有一部分完好无损的香蕉。

计家龙建议,这些开始坏的香蕉卖个七八角钱一斤,稍好些的卖一元钱,好的,在市场上卖二元五角,我们卖二元,至少卖一元五角。早早卖完算数。他还建议把十几个伙伴分成两三个人一组,到各集贸市场去卖,而不是到马路上去兜售。这样,可以避开认识他们的市收容所的那些人。不然,生意没做成,钱没赚到,人倒反而给遣送回乡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他自己专管给各组送货。

父亲是商贩的计家龙把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这让沙骋很佩服。

“你这小子,真是我们的好军师。”

计家龙耸耸肩。

3

沙骋带着蔡翔在一家大型集贸市场叫卖香蕉。

时值午市,正是集贸市场人最多的时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种小贩都在扯直嗓子吆喝叫卖。沙骋赤膊上阵,大声吆喝着:

“巴西香蕉来了,卖巴西香蕉!正宗里约热内卢香蕉!每斤只卖一元!这是罗纳尔多最喜欢吃的香蕉!罗纳尔多你们知道吗?那是世界球星!最大牌的足球明星!整个上海就进口这批巴西香蕉!如果再不买,以后你再也没有机会吃这种巴西香蕉了!”

沙骋给这批香蕉起了“巴西香蕉”的好名字,因为此时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正一路过关斩将,高歌猛进,夺取他们的第五个世界杯冠军。人们茶余饭后谈的就是世界杯,就是巴西队。好奇的心理使人们起了尝尝“巴西香蕉”的念头。沙骋看准时机,大吹牛皮,谁会去验证这是不是巴西香蕉?脑子有毛病哩。他随手拿起一只香蕉,剥了皮,递到一位老婆婆面前:

“阿婆,你尝尝,请尝尝吧!”

剥了皮的香蕉有一种醇香气味。婆婆尝了一口。

“阿婆,好吃吗?”沙骋略有些紧张。

阿婆又尝了一口,连声说好吃。

沙骋提着的一颗心放下了。

阿婆掏出钱,买了。别的顾客也一个接着一个买了。由于是在人多的菜场,这么便宜的香蕉,自然很有吸引力,买的人很多。而且,沙骋根据香蕉的损坏程度,随时调整价格,按质论价。沙骋称分量,蔡翔收钱,由于买的人多,计家龙不停地往他这儿送香蕉。



回去的路上,沙骋手里攥着钱袋,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儿可真没法说。这是他第一次做生意赚的钱啊!他嘴里哼着歌,那是他新学会的歌,什么歌名,他也不清楚。只是觉得好听才跟着学。头发被暖暖的夏风吹着,一副少年人意气风发的样子。落日余晖映照在他汗湿的脸上,像是涂了一层金色的奶油。他把手中的一串香蕉递给身边的蔡翔,那是他特地留下来的。蔡翔最喜欢吃香蕉,卖时,他那副馋模样可没逃过沙骋的眼睛。

“吃吧。你还有些发烧。”

沙骋摸了一下蔡翔的头部,关心地说。

蔡翔接过香蕉,却没掰下吃,而是用一只塑料马夹袋装起来。

“不吃?你这是干吗?”沙骋觉得奇怪。

“我想送给晓宜姐,她平时就喜欢吃香蕉。骋哥,你不去吗?”蔡翔问。

沙骋想了想说,还是你去吧,我去了,她妈妈会不高兴。

“她妈不高兴,晓宜姐会很高兴。”蔡翔扮了个鬼脸。

“你别再多嘴多舌,快去吧。”

不管沙骋怎么说,蔡翔就是不去,沙骋无可奈何。

当天晚上,沙骋回到住处,其他卖香蕉的伙伴也陆续回来了。带着空篓子,黑黑的脸上满是汗水和污迹,从他们脸上欢乐的表情来看,都获得了成功。

计家龙给各人递上量足的肉肉荤腥盒饭,这让饥肠辘辘的伙伴们垂涎欲滴,连肮脏的手都顾不上擦,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久未尝荤腥,饿极了的伙伴们立时风卷残云般地消灭盒饭,个个吃得肚子滚圆。一边吃,一边说些让沙骋听了晕乎乎的好话,诸如,跟着骋哥,走遍天下也不怕!

而后,沙骋嘴咬着香蕉,开始把各小组交上来的钱点完数

后交给计家龙统计。

在团伙里,出身于商贩之家的计家龙负责起“财务”之责。他还有一个本事,就是能辨别出真假钞票,他用手摸,用眼看,比验钞机还灵,可以说是百辨百中。那双手简直就是神手。有些不怀好意的顾客欺孩子,用假钞付买香蕉的钱,只要计家龙在场,这些假钞就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半天时间不到,五个摊位卖掉了一千多斤香蕉,按每斤一元二角计算,扣除掉返回给包老板的每斤三角钱,一个下午竟赚了九百块钱!

沙骋数着钱,他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做买卖可以挣这么多的钱!以前,做小学教师的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八百多元,在讲台上讲得唾沫四溅,回家批改作业至夜深,还不及他不到一天的买卖收入!而且,他并不感到累,只感到挣钱的快乐,卖香蕉时,一手交货,一手收钱,那种快乐简直无法形容。

计家龙走到沙骋面前,小声耳语了几句。沙骋立刻变了脸色。他小声地询问了一下,得到肯定答复后,便走到一个正在拉扯着排骨上剩余筋肉的伙伴面前。

“秦五子,排骨饭好吃不?”

“好吃,骋哥义气,知道我最喜欢吃糖醋排骨。”

那个被叫做秦五子的伙伴头也没抬,把嘴里的排骨咬得津津有味。这是一个有着在乞丐中少有的强壮身材的孩子,只是长的相貌可不怎么样:粗粗的吊眉下一双三角眼,脸上有一条长长的疤,牙齿暴龇,头发乱糟糟的似鸟窝,里面藏个麻雀儿保险看不出来。

沙骋把脸凑近他,目光中透着威严:“秦五子,听说,你做了对不起我骋哥的事?”

“哪能呢,骋哥。”



秦五子嬉皮笑脸地回答。依然兴致勃勃地咬着筋筋拉拉的排骨，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

“我问你，你把卖香蕉的钱自己藏起来了？”

秦五子嘴里咬着的排骨不动了：“骋哥，是哪个小子下的蛆，挑拨你我兄弟情谊？告诉我，我找他算账！”

秦五子瞪着眼，目露凶光，扫视着周围的伙伴们。

所有人的目光都移到了他们这边。有的小兽般野性的目光中透着兴奋：啊哈，一场好戏要上演了！

“秦五子，我问你，是不是这样？”沙骋依然不紧不慢地问，但目光中透着威严。他的所作所为得像一个团伙头儿。

秦五子噗地将嘴里的排骨吐掉，用衣袖擦一下油光光的嘴：“骋哥，别听人家瞎说，没有的事。”



沙骋冷冷地说：“别人卖香蕉最少的也有一百多元，而你比别人多拿了一篓，卖的香蕉钱却只有三十多元，这如何解释？”

秦五子翻了一下三角眼：“扯淡！我卖的香蕉都是烂得流水的坏香蕉，能赚到三十多元已是很不容易了，不信，你来卖卖看！”

在团伙里，只有秦五子敢和当头儿的沙骋这么说话。他和沙骋是铁哥们，沙骋在城隍庙“创业”初期，他鞍前马后，曾助过一臂之力。当时城隍庙有一个安徽来的小乞丐团伙，还有一些落单的乞丐，秦五子靠自己强壮的身体，偷钱离家出走后曾在少林寺学过的几招刚猛的拳脚功夫，在与对方争夺地盘的“开仗”中，不说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吧，要赶走别人却也绰绰有余，常把对手揍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他是沙骋团伙中最骁勇善战的，为沙骋扫清城隍庙地盘立下汗马功劳。

秦五子在计家龙来之前以老二自居。但是，这小子匪气十足，强横霸道，凭力气欺凌别人，有时强夺伙伴的零钱去买烟抽买零食吃，特别是对待年龄最小的蔡翔，差他做这做那，还让他给自己擦脚抓背搔痒捉虱子，就像是花果山上的猴王一样。可在团伙里，他并不是老大。因此，他在团伙中很不得人心。

沙骋瞅着他肥大的军裤口袋，鼓鼓的，在他的目光下，秦五子有些不自然地捂住裤子口袋。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盯住了他的口袋。

“把他口袋里的钱掏出来！”

沙骋命令道。在这时候，是没有道理好讲的！要是都像秦五子那样藏钱，还卖不卖香蕉？他还要不要做丐帮头儿？

几个人站起来，把秦五子围了起来。由于忌讳他的拳脚，一时不敢上前动手。

“谁敢！”



秦五子大吼一声,从身后取出一条尺把长的钢筋来。举在手里,用力挥舞着,风车似的呼呼响。

几个人被唬住了,不敢上前。

沙骋没事地向秦五子走去。秦五子脸露狰狞,他向沙骋挥舞着钢筋条。这小子,什么事儿都做得出,谁都替沙骋捏着一把汗。

“别过来!再过来,我可要动手了!”秦五子声嘶力竭地喊道。

计家龙上前,拦在沙骋面前,理直气壮地对秦五子说:“骋哥往日是怎么对你的?大伙中只有你一个人有零钱花,有什么好吃的,你是头一份,你现在敢对骋哥动手?还有没有规矩?”

秦五子翻眼上下打量了一下计家龙,一声冷笑:“嗨,小子,你才来多久,就以为自己是老二,把我撂在一边,我早就忍不住了!今日之事,也是你告的密,是不是?好,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秦五子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钢筋向计家龙抽去。

计家龙不屑地:“你以为我怕你?你这几手三脚猫功夫,也要来和我较量?”

计家龙嘴里说着,出手如风,也不知怎么,三两下把秦五子手中的钢筋条夺下,扔在地上。秦五子意识到今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嘴里嗨嗨叫着,把他平时得意的拳脚施展开。计家龙无所畏惧地迎上前,准备和秦五子对拳,好好干一仗。今日,他要在伙伴们面前露一手!

计家龙平时对秦五子的拳脚本事早已了然于胸,不然也不会单独向秦五子挑战。

秦五子向计家龙挥拳,计家龙巧妙躲过,挥拳还击。经过一番激烈斗,平时威风八面的秦五子被平时真人不露相的计家龙打得步步退却,最终被打得口角流血,倒在地上。沙骋吃惊地

看着计家龙。

几个人蜂拥而上，紧紧按着秦五子，这时出冷拳的出冷拳，捞便宜的捞便宜，出出平时积压已久的怨气。蔡翔把手伸向他的口袋，从他口袋里搜出的一卷东西，都是一元二元五元的纸币，数了一下，一共是二百元。

果然是他吞了钱！大伙为这结果高兴了，议论纷纷。都说秦五子的不是。

秦五子已经泄了气，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像一只受伤的野兽躺在角落里，可怜巴巴地看着伙伴们。

“把钱给他！”沙骋向蔡翔吩咐道。

蔡翔呆呆地，不知沙骋在搜出钱后，为什么又要把钱还给秦五子。

“把钱塞进他口袋里！听见了没有？”沙骋大声说。

蔡翔只得把那一卷钱塞进秦五子口袋里。

沙骋拍拍秦五子的肩膀：“秦五子，从现在起，你我不是兄弟了。你走吧，带着这些钱，离开城隍庙，离得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你！”

沙骋向秦五子挥挥手。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像港台电视剧中的帮会大哥，威风八面，把事做得光光彩彩。

秦五子在伙伴们鄙视和解气的目光中，突然把手中的钱向空中一甩，一跺脚，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彩色的纸币在空中漫天飞舞。

4

沙骋提着一串香蕉，悄悄地把蔡翔叫到外面。

外面，路灯泛着青紫色的冷光，小虫在光晕下飞来飞去。



“阿翔,走吧。”

“到哪儿去?”

“去看你的晓宜姐。”

“好嘞!”蔡翔轻轻吹了一下才学会的口哨。

沙骋和蔡翔来到吴晓宜家。和城隍庙的许多摊主一样,她家是商铺和家合二为一,前面是做生意的门面,后面的一半住人。有钱的则是全部用来做生意,在外购房自住。此时,吴晓宜的母亲正在后面厨房忙碌,吴晓宜在前面一边照看店铺,一边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书。当她见到沙骋,沙骋已到了她跟前,连忙招呼。

“骋哥!”

吴晓宜像其他同年龄的孩子一样称呼他。

蔡翔得意地把一大串挑选过的没有丝毫斑点的香蕉放在吴晓宜面前:“晓宜姐,这是我骋哥送给你的!”

吴晓宜笑靥如花:“谢谢!这么大串的香蕉!嗨,还是进口香蕉!”

蔡翔骄傲地说:“骋哥现在做老板了!”

吴晓宜面向沙骋:“是吗?听我妈说,你们在城隍庙各处卖香蕉?”

沙骋点点头:“给包大老板推销香蕉,搞几个零钱花!”

蔡翔插话:“今儿一个下午就卖出了许多,赚了好多钱呢!”

吴晓宜惊讶地说:“真的?”

沙骋笑笑:“你别听他胡说。”

话是这么说,话音里却透出几分得意。

吴晓宜想了想,出主意道:“骋哥,我看,干脆,你自己摆个摊,做小老板算了。”

蔡翔自豪地说:“我们骋哥做老板,一定发财!”

吴晓宜拿来几本书：“骋哥，这是我上学期的课本，你看看，也许以后用得着呢！”

沙骋随手一翻，朝柜台上一扔：“我和读书无缘，我想读书，可现实不让我读书，再说，读了书有什么用？我早就看穿了，我们贫困家庭出身的穷孩子被这个社会环境压着，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吴晓宜安慰着：“这是暂时的，多读点书，将来总用得着。”

沙骋挥挥手：“一提起这事儿就窝心，别说这些不愉快的事。你要是觉得这香蕉好吃，我明天再给你送来。”

“臭小子，谁要你送东西！”

从后屋走出来的吴晓宜母亲大声呵斥。

“妈！”吴晓宜着急地说。

吴母可不管是否丢女儿面子，她沉着脸：“你不好好读书，却去和这帮叫花子交什么朋友，你呀，真没出息！”

吴晓宜带着哭腔：“妈，你别说了！”

吴晓宜母亲大声嚷嚷：“我就是要说，我们不吃叫花子送的脏东西！”说完，狠狠地把那串香蕉扔到铺子外面。

沙骋一下子呆在小店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路灯下，他脸色惨白。刚才赚钱后的好心情顿时无影无踪，飞到九霄云外。

叫花子！

吴晓宜的母亲这么称呼他！在人家的眼里，自己不过是一个叫花子！活到十六岁，再没有比这话更刺激他的神经，受到的侮辱再没有比此更甚！但是能怪吴晓宜她妈吗？自己确实是个叫花子，货真价实的叫花子！谁让自己轮着个破碎的家庭，谁让自己不争气，不求上进，沦落到目前的这地步！但这能怪他吗？能怪他吗？

沙骋脸上的表情一会儿怒气冲天，一会儿垂头丧气。





“骋哥，你别这样，别这样！”

蔡翔从没见过沙骋这模样，他吓坏了。

沙骋苦笑了一下：“阿翔，骋哥没什么，你放心。”

沙骋已经平静了些，他跨前一步，朝吴晓宜母亲说：“告诉你，在城隍庙，像包德惠这样的大老板也对我另眼相看，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城隍庙里一个小摊贩吗？一个混了二十年也没混出名堂的小摊贩吗？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给你看看，让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沙骋！”

“哟，好大的口气！我等着看！到那时候，我是叫你沙老板呢还是沙大官人？”吴晓宜的母亲讥讽道。

“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沙大爷也行。”沙骋毫不示弱。身上积蓄的匪气瞬间暴发。

“大爷？好个叫花子大爷！”吴母讥讽道。

吴晓宜朝着沙骋大声说：“你发疯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走吧！”在“大是大非”面前，吴晓宜自然站在了母亲一边。

附近的人都朝这边看，开始围拢过来。看不花钱的热闹，是上海人最喜欢的了。

吴晓宜母亲手里举着扫帚，威风凛凛地，像个大将军。沙骋不理解生病的她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精神。她吼着：“你走不走？不走，我要叫警察了！”

“用不着你赶我走，我自己走！”

沙骋大怒，“蹬蹬蹬”离开了吴晓宜家的铺子。

“骋哥，你别生晓宜姐妈妈的气。”

路上，蔡翔小声地说。

“生气？我还要吐血呢！”沙骋恶狠狠地说。

5

才短短几天，一百多篓香蕉全部卖完。包德惠笑眯了眼，连声称赞沙骋有花头，本事不小，将来一定是个会做大事的人。还破天荒地邀沙骋喝早茶，吃那些沙骋从没有吃过的细巧的糕点。沙骋临走时，包德惠还塞给他几百元的一个红包。

“小兄弟，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再合作。”

包德惠拍着沙骋的肩膀，客气地把沙骋送出屋子。

回到住处，计家龙神秘兮兮地对沙骋说有重要事要和他商量。他把沙骋叫到附近的小花园处。还看了看四周有没有人。

“看你鬼鬼祟祟的，有什么重要事和我说？”沙骋不高兴地问。

“关系到骋哥和大伙的前途，是不是很重要？”计家龙一脸严肃。

“看你说得那么严重，你说吧。”沙骋一屁股坐下。

“骋哥，昨天晚上，我把卖香蕉的钱账都结出来了。”



沙骋把一个满满的拉链包放到沙骋面前。

原来是这么回事。沙骋问，一共赚了多少钱？

“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二元八角。钱都在这包里面。”

沙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短短几天，赚了这么多钱，近于阿里巴巴芝麻开门般的天方夜谭故事。

计家龙把包拉开，取出一叠叠整理好，用橡皮筋扎好的钱，放在沙骋面前的石桌上。

“骋哥，这些钱，是不是像以前卖旧报纸那样处理？”

过去，伙伴们将每次将捡来的旧报纸、可乐瓶等废品卖出，沙骋拿大头，伙伴拿小头。沙骋拿大头，是因为在大伙没钱没吃的时候，作为头儿的他得把钱拿出来供大伙使用。这在乞丐团伙里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从没有卖到像现在这么多钱。

沙骋看着眼前的钱，犹豫了下：“就按以前的规矩，大伙儿分了。”

计家龙把一叠百元钞票甩了甩，放在沙骋面前：“骋哥，你是老大，这一万元，是你的；这三千元，是我这个参谋长的。余下的分给大伙，每人都有几百元呢。”

说到这儿，计家龙停住了，不再吱声。只是用眼瞅着沙骋。

“你还有话要说？”

“我说了，你会生气。”

“我不生气。”

“说出来你肯定会生气，我不敢说。”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嘛，你我好兄弟，这里又没有外人。”

“好！我说，骋哥，你说这次替包老板卖香蕉的事儿，以后还会不会再有？”计家龙问。

“这是偶然的事儿，我们好比瞎猫抓着个死老鼠，像着火之

类,以后当然不可能再发生,要是天天着火,这世界上还有老板?”沙骋笑着回答。

“是呀,骋哥,你把钱分给大伙,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乱花完了,日子还是老样子。”

“那,你说该怎么办?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大伙慢慢地用?”沙骋问道。

计家龙摇摇头:“慢慢用,又能用多久?能用一辈子?”

沙骋看着计家龙,喃喃道:“是啊,又能用多久?”

计家龙慢慢地说:“骋哥,我昨晚上一夜没睡着。骋哥,就像你说的,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骋哥,你就想一辈子做个叫花子头儿吗?”

计家龙说到叫花子这词儿,联想到吴晓宜的妈称他为叫花子,沙骋心里就一阵刺痛。他愤愤地脱口而出:“孙子王八蛋才喜欢做叫花子!”

计家龙拍了一下手:“骋哥说得对!难道我们都是叫花子的命?看着城隍庙里那些做生意的,我就不服气,要是我摆个摊什么的,做起生意来保准不比别人差!至少不比那些不识字的老腰弓背的老头老太差!”

沙骋赞同地一拍手:“是啊,我们不会比别人差,这一次卖香蕉,我就感触很深。”

计家龙试探道:“骋哥,你就没想到自己做?”

沙骋疑惑地:“你是说自己做老板?”

计家龙认真地说:“为什么不可以?不是我捧你,你骋哥做事有一种领袖气质,天生就是个老板!”

沙骋笑了:“家龙,你在拍我的马屁。做老板,可是要本钱,我们从哪儿去弄这本钱?”

计家龙指着面前的钱说:“这不是本钱?你有一万元,还怕



没本钱,不能做生意?”

沙骋说要是他做生意,伙伴们怎么办?

计家龙一笑:“骋哥,你分给他们每人几百元钱,正好够各自回老家路费。回家团圆,读书上学,不是好事吗?他们还不磕头欢天喜地感谢你?以后呢,我们哥俩一起做生意,做老板!怎么样?”

沙骋看着处于兴奋状态中的计家龙,突然说:“你小子脑子这么灵活,这么会算计,以后会不会把我给黑了?”

计家龙一愣,接着认真地说:“骋哥,我要是动这歹念,我昨天晚上就来个卷款潜逃了,你到哪儿来找我?我计家龙不是这样不讲义气的人!”

沙骋点点头:“这倒也是,阿龙,你就算我这话没说。”

计家龙真诚地说:“骋哥,自从那天在火车站你把我救出来,我就认你这个铁哥们!骋哥,我一直在想,我们不能这样混日子了,看看那些和我们同年龄的人,读书上学,吃喝玩乐,无忧无虑,我就心里难受,窝心!就因为他们有多有娘,出生在大上海,而我们无爹无娘,到处流浪,我心不甘!要是凭个人本事,我们就比他们差了?”

计家龙的一番话引起了沙骋的强烈共鸣。

“阿龙,你说得对!城隍庙的那些老板难道是天生的?我就不服气!人们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乞丐!不是我们没本事,而是我们没机会!要是我有机会,说不定能把天捅个大窟窿!好吧,散伙后,我定当搏一下,在城隍庙做老板!”

沙骋豪气顿生,大有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气概。

诱惑就像是引人上钩的鱼饵,这种鱼饵很香很香,有烧烤的野味,有甘蔗的清甜。两个伙伴开始为散伙后的出路谋划。在城隍庙呆久了,多少知道些申请一个摊位要哪些手续要多少

钱、哪些地段好做生意、怎样从上家客户进货、哪些商品好销等等事件。说着说着，仿佛自己已经是城隍庙的小老板了。

让沙骋宽心的是，他提出散伙，伙伴们并没有伤心，难过，好像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似的。有的尽管才十三四岁，却已经有七八年以上的流浪史了，在一个又一个城市迁徙，在迁徙中渐渐长大。所以，他们本能地理解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这话语，只是兴奋地数着发抖手中的钱，从来没拥有过这么多钱的他们盘算着买些什么好吃的，以后是继续留在城隍庙乞讨，还是到火车站船码头那儿去加入别的团伙？压根儿就没想到回老家去。有的连老家在哪儿都模糊了，淡忘了。

只有还在发着低烧的蔡翔不愿意离开沙骋。沙骋向他保证赚了钱后，让他回来，并替他买了火车票，才把他送上回四川老家的火车。



3 当老板的滋味



沙骋租的小铺在城隍庙的南面，鳞次栉比的商铺中的一间，面积不过十多个平方米。一个月的租金却要一千五百元，三个月起租，还得自己承担水电费等。

沙骋的小铺主要经营纽扣、电池、纸笔等小商品。他不是不想经营服装、小家电、小五金这类利润丰厚的商品，而是他没有本钱。他的那一万元，四千五百元付了租金，还剩下五千多元，只能进这类货。他曾提出按月付租金，被拒绝。而且不能赊账。货主呢，谁也不愿意冒着风险把这类货放到他这么一个小孩子手中。

来城隍庙市场的客户有知道他们是乞丐出身的，那就更不愿和他们做生意。附近的、紧邻的一些商铺都想看他们笑话儿。吴晓宜的母亲断言，用不了多久，少则三月，多则半年，就会拉起卷帘门，关门大吉。一个小叫花子做生意，异想天开！

沙骋愤愤不平，很生气。做生意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在城隍庙，做生意的小孩比比皆是，提篮设地摊的到处可见，别人行，他沙骋就不行？他是叫花子出身，可这世界上出身低微后来发大财，成大富翁的还少吗？李嘉诚、包玉刚……还有，他故世的父亲是教师，这样算起来，他还是书香门第呢！你吴家有什么了不起，在城隍庙开店十几年，也没成包德惠这般的大老板嘛。

沙骋没有和计家龙合伙做生意，因为计家龙坚持说合做生



意不会成功,他父亲原来和叔叔合做生意,后来闹得几乎要动刀子,兄弟情分不知到哪儿去了。他记得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亲兄弟,明算账,赤膊兄弟糊涂账。

计家龙做的是文化学习用品的小生意,主要是练习本铅笔圆珠笔橡皮三角尺圆规包书纸之类的小商品。本小利也小。不过,他的日子比起沙骋来,要好过些。这些东西,即使批发不出去也有学生前来零买。靠零卖,维持下去是不成问题的。

沙骋的小铺开张后,路过的城隍庙大老板包德惠还在他小铺前驻足,和他说话儿。包德惠说,做生意好啊,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这不,现在成了小老板了。没有决断力的人,就是看见一棵摇钱树也不敢爬上去。沙骋说没人和他做生意。包老板说别急,庙再小再破,终究是个庙,是庙就会有人来烧香。做生意也是这个理,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才能抓得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赚钱也是讲缘分的。

沙骋想,这话儿谁都懂,你包老板大大地有钱,别说落在河底沉得住气,就是落在海底也沉得住气,我小叫花就这几千块钱,怎么沉气?不浮上水才怪。

开业两个月,沙骋还没做过一笔像样的生意。他是一个生手,更是一个孩子,他不像其他商铺那样有自己的固定客户,不管是大客户小客户,他都没有。有时见到周围的商铺主人在和客户交谈生意,谈天说笑,心里痒痒的恨不得去把人家叫过来和自己谈生意。不过,他觉得自己会慢慢长大的,他会有自己的固定客户的。面包会有的,一切会好起来的。他只能这么想。

但想归想,严酷的现实得面对,如果他再做不成像样的生意,赚不到钱,他就会交不出租金,他就会身无分文,又将重新开始过流浪儿的生活。这段日子,急得他抓耳挠腮,茶饭不香。

机会又在不经意中来了。

他的小铺两边和对面都是经营电脑元器件光盘、照相器材的店铺，门口摆放着的招牌上写着各类产品型号和价格面议等字样。招牌上还写着黑白胶卷无货的字样。本来，偌大的市场缺一两样商品并不起眼，可是在沙骋看来，黑白胶卷缺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或许就像包老板说的那样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沙骋是个有头脑的人，要做事得先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读书时，班主任陈老师常这么说。

他先去整个城隍庙市场转了转，发现城隍庙市场确实没有黑白胶卷供应，只有彩色胶卷。摊主们不进货的原因是黑白胶卷利薄。而且，上海生产厂家已经不再生产黑白胶卷。沙骋想，黑白胶卷利薄，但有人愿使用，有客户愿买，这里面就有商机。上海不生产不等于外地不生产。沙骋转弯抹角地了解到，安徽省的铜陵市有一家照相器材厂生产黑白胶卷，而且由于销路不好，产品大量积压。

这又是个好消息！要是在过去，听到别人发生困难，好比父亲学校合并之事，沙骋会觉得很难过，很伤心，但是现在不同了，别人的困难就是自己的机会！别人的商铺倒掉了，自己的商铺才会发达！别人的眼泪也许带来自己的欢笑！他不懂也不会去深究其中的根本原因。

沙骋悟出的道理其实并没有错，有时天灾虫祸弄得水果等农作物减产，本来是一个坏消息，但对有些农民来说反而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以将仅存的水果等农产品高价出售，提价多倍。而大丰收年往往大跌价，反而赚不到钱。谷贱伤农，就是这道理。

沙骋决定大干一场，胜败在此一举。他倾其所有，拿出全部家当几千块钱，当天夜里登上了去铜陵的火车。



火车又闷又热，拥挤不堪，连过道厕所里都站满了人，臭气熏人。要下车挤都挤不下去。有的乘客只能从窗口翻下车，掉在地上疼得哭爹喊娘。

沙骋反正是到终点站，还有些幸灾乐祸地看着那些上下不得的旅客。只是早上吃的一大碗豆浆很快转化成尿，可是厕所那边挤不过去，只能憋着。这一憋，一直憋到下车！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旅程，在第二天上午，他就到了有中国铜都之称的铜陵。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气清新、阳光灿烂的早晨。沙骋后来回忆，他当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厕所，这一泡足足憋了十个小时的尿，足足撒了一分多钟，就像是牛撒尿一般。他当时的感觉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痛痛快快地撒尿。

沙骋冒着炎热，按地址来到那家照相器材厂，正如人家所说的，工厂确实处于开工不足不死不活的状态，厂区内空空荡荡的，见不到人影，听不到机器轰鸣声。他顺着各办公室门上挂着的牌子找到销售部，销售部只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戴眼镜的男人在喝茶，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跷着二郎腿，正聚精会神地看。

沙骋礼貌地称呼对方先生，对方却好似没听见，只顾看报纸。沙骋见是一张《足球》报，看的内容是昨晚上的甲A联赛精彩评述。沙骋等了一会，又叫了一声，先生，你们这儿有接待的业务员吗？

那个看报纸的人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注意到报纸上。

沙骋心里有些上火。这里的人和上海城隍庙里做生意的完全不同！在上海城隍庙，只要有陌生的客户上来，不要说把手中



忙活的东西放在一边，笑脸相迎，恨不得把客人拖进饭店吃喝上一顿。怪不得这厂一副死相，活该！

沙骋耐心等待着，等对方把正在看的新闻看完。然后，又问了一遍。

“什么事？”对方终于开口了，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要是按照沙骋过去的脾气，他早就掉转屁股走了。可是现在不同了，再大的气也得受。要知道，他现在的身份是老板，而老板是遇什么事都得有风度。他不卑不亢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客户，到贵厂采购一批黑白胶卷。”

沙骋递上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印着的是上海大鹏工贸公司经理。

对方取下眼镜：“噢，看不出小小年纪还是一个经理！听人说在上海，经理多如牛毛，遍地都是。要是空中掉下一块石头，砸死的人中起码有一半是经理董事长。小伙子，你有多少资产哪？”

对方往椅子上一靠，手中握着一只紫砂壶。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

由于沙骋发育得身材高大，人们大都以为他十七八岁，一般看不出他只有十六岁。所以，对方称他小伙子。

沙骋气得不得了，他是来买东西的，是手握现金让人巴结的上家客户，理应受到作为卖家的下家优厚招待，可现在别说敬烟倒茶，对方还用这么一种态度接待他，和他说话！这地方的人怎么这么拎不清！

不过这也难怪，谁让他是一个少年人！

沙骋把胸中的火气往下压了压，大度地笑了笑：“先生，在上海，问人家有多少钱是不礼貌的，就好比问女士多大年龄一样不合适。不过，先生，我告诉你，城隍庙客商都是腰缠万贯的，



虽说我是一个小老板,我的资产也在七位数上下。”

沙骋信口开河,吹了个大牛皮,一下子把自己的资产夸大了二百倍。牛皮要么不吹,要吹就吹大的!而且,这个回答里面还有一个上下的下在里面。再说,也没有人会去查他有多少资产。

不过对方并没有被他的牛皮唬住。“眼镜”喝了口茶,噗地吐出一片茶叶,说:“我们头儿不在,出差开会去了,你过几天再来吧。”

这一下,沙骋有些沉不住气了,本来想说要是你们头儿死了,你们永远不要做生意了?但刻薄的话到嘴边忍住了。和气生财,沙骋记住了包老板常挂在嘴边的话。

沙骋决定来个欲擒故纵:“好吧,放着上门的生意不做,我也没办法。我走,我到其他地方去看看。”

沙骋夹起皮包,不紧不慢地向外面走去。

果然,沙骋走出销售部不远,在拐弯处一个花坛旁被从后面赶来的“眼镜”叫住了。

“沙老板,慢走!”

沙骋转过身子。见到的“眼镜”和刚才那副冷嘲热讽截然不同,此时脸上已堆满笑容,只是这笑容看起来有些儿谄谀。而且,不再叫他小伙子,而是叫他沙老板,这是第一次有人尊称他沙老板,他顿觉身子轻飘飘的,感觉就好像是刚下火车撒的憋久的那泡尿时那样痛快淋漓。

“你叫我?什么事呀?”这时候的沙骋本能地感觉要摆架子。

对方给了他一张名片,还有一份胶卷的材料、价格表等资料。名片上是销售部业务员高尚德。

“沙老板,这是我们厂里生产的各种胶卷的价格表,请你看

看。”

你不是说头儿不在,你不能做主吗?这是怎么回事啊?”沙骋拿腔拿调地说。到了这时候,他知道该怎么办。城隍庙的老板都这副派头。

高尚德有些尴尬。他自嘲地一笑:“沙老板,有些话在办公室不好说,对不起,请你包涵。来,到街上茶铺借一角说话,行不行?”

沙骋装模作样地沉吟了一会,点点头。

沙骋随着这个名叫高尚德的业务员来到街上的一家红漆铜环门的古色古香的大茶馆,这在新兴的工业城市铜陵还不多见。在临街靠窗的位子坐下。一个穿着明朝服装扎着辫子的十七八岁的服务员小姐问吃什么茶?说话声音很脆,有些像过去读书时的同班女同学靓妹刘萍萍。沙骋不禁为之一呆。

高尚德说沙老板请随意。沙骋脱口而出说来两杯珍珠奶茶。他平时喜欢喝珍珠奶茶。喜欢边喝边嗑瓜子。

“先生,我们这儿只有红茶绿茶花茶,还有菊花茶,没有您要的珍珠奶茶。”小姐脆生生地说。

“没有珍珠奶茶,这倒奇怪了,这么大的铜陵,这么大的茶馆,会没有珍珠茶?”

沙骋跷着脚,搭起了架子。

“先生,珍珠奶茶在圆缘园那儿有,我们这是最上品的茶馆,不做那种下等的珍珠茶。在我们茶馆,喝的都是地道功夫茶。”小姐抿着嘴,不让自己笑出来。

这位小姐明显地看不起他,说话声还有脸盘都像刘萍萍。沙骋有些恼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功夫茶?别说岭南功夫茶,就是日本功夫茶、韩国功夫茶,泰国功夫茶,我也喝过。你喝过没有?”



见服务小姐怔怔的,沙骋接着说:“现在是新世纪了,新世纪,你懂不懂?就是过了2000年了!吃什么,店里应该为顾客多准备各种茶水。你们这里有没有咖啡?有没有摩卡、巴西咖啡、水果冻,奶油布丁?我想你们也没有。真差劲。”

沙骋强词夺理,把他喜欢吃的东西都说出来了。在这场合,把他在丐帮厮混时沾染上的油滑和匪气不知不觉带出来了。

服务小姐呆愣着,有些不知所措。

高尚德打圆场说:“这是铜陵数得上的高级品茶居,一色的古派作风。沙先生,您是上海人,正好领略一下我们这儿的古朴民风民俗,呆会让她唱个地方小曲,比卡拉OK强多了,保你满意。”

“会唱小曲?那好,”沙骋来劲了,信口开河,“小姐,你会不会唱那个莲花落,敲凤阳花鼓?我认识几个安徽来的小姑娘朋友,她们敲花鼓,唱莲花落可有滋味了……”

沙骋一高兴,差点把他过去当乞丐的马脚给暴露出来。幸而他反应快,紧急刹车,才没有说漏嘴。好险!

敲花鼓唱莲花落是讨饭的乞丐所为,这让一旁的高先生脸色也有些不好看。那个服务员小姐看了一眼沙骋,带着哭腔说了一句:“你,你欺负人!”捂着脸跑开了。

沙骋装模作样地摊开手:“高先生,你看就这服务态度?真差劲!要是在上海,早就被老板炒鱿鱼了。”

“那是,那是。”高尚德言不由衷地说。

高尚德离座,和服务台说了几句,一会儿,另一个服务小姐端着一杯从对面茶室搞来的现榨水果汁,放到沙骋面前。

沙骋打开刚才高尚德给他的材料看了起来。

高尚德说这上面的产品全是他们厂生产的。质量保证。价格就是这材料说明上的价格,最多可以下浮百分之五。如果数

量大,可以下浮百分之十。这是底线。

“沙老板,即使打八八折优惠买,你也不合算。”高尚德讨好地说。

“是呀,我是觉得这价钱高了点。比其他地方贵。要不是为了能谈个好价钱,我也不会坐火车到你们这儿来了。”

沙骋决定杀杀价,没有一竿子到底的买卖,把价钱杀低,才能赚得到钱。

高尚德低声说他有一个主意。要是沙骋将来继续合作的话,那对双方来说是双赢。

“你想怎么做?”沙骋问。心里保持一种警觉。这家伙,神秘兮兮的,该不会叫我做违法的事吧?违法的事,那可不能干。这是包老板谆谆教导的。

“我的意思是你买我的货,今后只从我手里进货,不和我厂里其他业务员做生意、进货。”

“你的货?”沙骋有些迷惑,“你自己开着工厂,自己做老板?”

“是我的货,不过,沙老板你放心,我的货就是厂里的货。”

见沙骋不明白,高尚德告诉他,他自己私下开着一家名叫尚德商贸公司的公司,他有本事打通厂里头头的关节,把厂里的胶卷以六折买下,然后以七折卖给他沙骋,双方都得益。这事儿只能说到这儿。听过就当风吹过。要是他不愿意,不打折的价钱也不卖。

沙骋明白了这个叫高尚德的业务员的意思,要他抛开厂子,不和别业务员做生意,只和他高尚德做,但产品依然是厂里的产品,而且是低价卖给他,高尚德从中得到返回的回扣,双方都可以从中得益。

这家伙是白脸狼,吃着厂里的,做的是自己的活。没错,是



白脸狼。可名字却起得那么好听：高尚德！高尚也就罢了，还有德！做出的事是那么缺德！

沙骋立时动起了小脑筋，不管对方的名字是高尚德还是真缺德假缺德，这生意得做，不管高尚德是不是白眼狼，他能再降低两个折扣进货，何乐而不为？要知道两个折扣绝对是个天大的诱惑。不是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高尚德是白眼狼还是大灰狼，只要能从他那儿进到货真价实的便宜胶卷就是匹好狼。对，没错！沙骋对自己的解释很有几分得意。

沙骋告诉高尚德，由于是第一次和他做生意，他还不知道这胶卷的质量，所以他只能先买个几千元的货试试。其实他只有这几千元。

“那是，那是。”高尚德迎合着，当即表示同意。

现在，两人之间才是一种真正的上下家买主卖主的关系。买主是上帝。沙骋就是上帝。

“沙老板，看得出你是诚心买，我带着相机和胶卷，就在这茶居，我给你拍几张照片，保证拍得好，我的摄影还在省里得过奖呢。拍了马上去冲洗，看看质量，怎么样？”

高尚德从包里取出一只相机，装上胶卷。然后，替沙骋拍了十来张照片。拍完后，到一家影楼一冲洗，质量确实不错。是上等的黑白胶卷。

更让沙骋惊喜的是，照片上的自己有模有样，像个小老板的派头。那个高尚德，不管他是否在省里得过摄影奖，这照片倒拍得确有水平，把沙骋的神采都拍出来了。沙骋想，回去弄个镜框挂起来，最好再送一张给吴晓宜。只是不能让她妈瞧见，不然，保准立马撕了，落个身首分家可不是好玩的。

“沙老板，下午有空，我们一起去狮子山玩玩，好玩的东西

可多了,那可是铜陵最有名的风景区啊。”高尚德说。

“狮子山上有狮子?”

“没有,因为这山像狮子,所以叫做狮子山。”高尚德解释。

“要是真有狮子,我去看。没有狮子,有什么看头?不去。没有狮子叫狮子山,没有熊猫叫熊猫山,这不是在乱起名吗?”

高尚德没注意到这是沙骋在挖苦他,又说:“那,要不要去看土龙?还可以尝尝鲜!”

“土龙?”沙骋有些好奇。

“土龙就是鳄鱼,就是扬子鳄,我们这儿是野生扬子鳄的产地,人工放养的也很多。”

高尚德还在怂恿,沙骋觉得这人怎么黏糊糊的,于是明确说:“不了,铜陵再好玩,能比得过上海?下次我来,你再请客吧。我们还是先签合同,按你说的价格办,我不讨价还价,可你得把托运的事儿和运价给包了。结完账,我把胶卷随车托运回去。”

高尚德满心欢喜,恭维道:“沙老板年纪轻轻,做事爽快,有魄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客户。只是这么急着回去,我本想请客,为你接风洗尘。”

“下次吧,我得马上回去,公司里的事特多。”沙骋底气十足地吹牛。

沙骋随高尚德去他的尚德工贸公司,那是靠近郊区的一所平房。面积倒不小,只是显得很空。在一角落垫高的木板上堆着几个纸箱子。沙骋看清了,这就是他寄予发财希望的黑白胶卷。

沙骋抑制住激动,让高尚德叫来了运货车,把胶卷箱运往火车站。看着他花了全部钱买下的胶卷箱被运进站台,他自己才手拿着高尚德为他买的火车票,上了回上海的火车。

在火车上,沙骋美美地睡了一觉。

一觉无梦。



4 富翁的故事



1

让沙骋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带回来的五千卷黑白胶卷在一天之中就被客户提走，他给胶卷的定价是每个二元二角，已经“涨”了一倍。按每个胶卷赚一元钱算，他一天里就赚了五千元！这在沙骋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赚钱就像是阿里巴巴念了芝麻开门的咒语后发现大宝藏一样容易。

没提到货的客户和知道他这儿有黑白胶卷的客户纷至沓来，只要能拿到货，再提高一点价格也没关系。特别是摄影家协会的那位胡先生，说他那儿有许多搞摄影的人需要这种120或135的黑白胶卷，希望他能长期供货。

沙骋又上路了。这一次，他要的是上回的一倍，高尚德没想到这个上海小老板这么快就来要货，又惊又喜，而且是上回的一倍。沙骋告诉他，只要质量好，他过几天再来提货。高尚德拍着胸脯，保证质量，要是有不合格品，拿他是问！他屁颠屁颠地帮着沙骋发货，招待沙骋去大饭店吃饭，去玩，把沙骋当作大爷似的供着。

看着高尚德忙前忙后，沙骋知道了什么叫手握现钱客户的滋味。

“沙老板，这回在铜陵住上几天，我好好陪你玩，这里好玩的地方多着哩，包你满意，开销由我包了。”高老板话中有话。



沙骋为难地说,高经理,以后吧,在上海有客户急着等他回去。而事实正是这样。

沙骋把胶卷运到上海,很快就又被客户提走。

于是,沙骋与高尚德联系,要他往上海发货,货到付款。沙骋不必再往返于上海和铜陵之间,不必再去坐嘈杂的火车了。

短短几个月下来,沙骋的黑白胶卷在城隍庙市场做出了名气,被人们称作“胶卷大王”。许多南来北往的客户都与沙骋做生意。而沙骋也不再局限于做黑白胶卷,他开始涉足其他可以赚钱的生意了。

手中有钱了,沙骋自然是鸟枪换炮了,腰间名牌小牛皮皮带上别着手机、寻呼机,还有电子通讯记事本,崭新的西服,锃亮的皮鞋。大凡老板都喜欢紫砂壶,沙骋也手里拿着一把宜兴紫砂壶,喝着上等安溪乌龙茶。常言说居移气,养移体,他现在整日里和各地商贩老板做生意打交道,上饭店应酬,大场面见多了,已自然而然有一种老板派头。

不过,让沙骋烦恼的问题也随之来了。

当城隍庙商人们看到沙骋的黑白胶卷生意红火,也开始做起以前被自己忽视的黑白胶卷来了。一时间,黑白胶卷有货供应字样的招牌挂在许多家商铺的橱窗和门上,而且价格越来越低,从沙骋过去的二元二角一路往下跌到一元三角左右。再往后,竟然跌进了进货价。

沙骋有些想不通,这黑白胶卷商机是他发现的,他刚赚了点钱,别人就眼红,横刀跃马杀进来分羹了。唉,市场竞争就是这么残酷。

不过,几个月下来,沙骋从仅有的五千元现金,滚雪球似的滚到了五十多万元。整整上涨了一百倍。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这些钱,可以买一套相当不错的住房,或者可以买一辆高级小

汽车,自己开着在上海的大马路上奔驰,尝尝风驰电掣的味道。

但是此时的沙骋有更高的目标:将来有一天要超过包德惠,成为像李嘉诚、包玉刚那样的大富翁!让人家看看他沙骋的本事!

下一步,他要好好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做生意嘛,就像打仗似的,被称作没有硝烟的战场。商战得有个计划。

但是现在,他得去拜访一个重要人物。

沙骋是个讲义气的人,他有现在的成功,全靠包德惠当时给予的恩惠。

他约了计家龙一起去拜访包德惠。

2

回过头来再说计家龙。

计家龙的发财史没有沙骋那么富有传奇色彩,可是更能透出计家龙的精明和执著。是他当时阻止了沙骋的“大锅饭”分配卖香蕉的钱,由沙骋和他抽了“大头”,正是由于他的“高瞻远瞩”使沙骋和他脱离了流浪儿群体,开始走上人生新生活的第一步。

他的人生第一步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地方,却远比沙骋踏实。

计家龙是从摆小摊开始的,他只有三千元,本钱小,只能这么做。虽然他精明,可他没有沙骋那么大的魄力。他什么都干过,卖水果、香烟……他就在做小本生意的经营和叫卖中,很快发现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计家龙做起了文化学习用品的生意。他很快发现,这里面的利润大得惊人。一本六十四开的笔记本成本不过几毛钱,可



是在大商店里要卖几块钱！
钱都让中间商赚去了。于

是，他不像其他
商贩那样从零
售中赚钱，而是
把脑筋动在批
发上。他批给人
家一元钱，自己
就可以从中赚两毛钱，
一千本是多少？一万本
是多少？他只要批发出
去，赚批发差价，只要
量大，照样可以赚大
钱。还有铅笔、橡皮、三
角尺、圆规等，特别是
贺卡星卡，一张成本不

过一两毛钱，加价一倍批发出去，有时一天可以批发出去好几箱。关键是要货好，让少年人喜欢的图案就有好销路。

由于他肯动脑子，他进的货容易批发得出去。

计家龙最引以自豪的是曾经做过“雷锋式的义务商”。那是他暑假里开学前做的包书纸生意。他从工厂里以每张三毛钱批来，又以每张三毛钱批给商贩，自己做了回二传手，钱没赚到，精力都花在了这上头。

没多久，他的小铺“确实便宜”的名声远播，到他那儿来批发包书纸的商贩络绎不绝。此时，他开始把购货收据发票给商贩们看，说自己没赚他们一分钱，是无偿服务，结果商贩们为他的诚实感动，同意包书纸每张提高五分钱收购。



同时,他又来到工厂供应商那儿说是他的原价义务销售才使得产品销售量大增。他把客户的收据拿出来,工厂供应商似乎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诚实的小生意人,一口答应每张给他降价五分钱。

如此一进一出就是一毛钱,赚的钱反比同行要多,他的包书纸生意比别人都做得红火。

计家龙的生意没有沙骋那么轰轰烈烈,可圈可点,但却不露声色,有滋有味,赚钱并不比沙骋少。

计家龙有着和年龄不相称的精明,这种精明是现实磨练的。他从不对人谈及自己的过去。有人问及,含糊敷衍过去。

其实,他的出身比沙骋更苦。来自遥远的天府之国的他的回忆是苦涩的,他怀念着妈妈,亲爱的妈妈。他妈妈是在他十四岁那年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在建筑队做泥水工的父亲从高空坠落身亡后,依然还保持着美丽身段的妈妈拒绝乡干部和村长不怀好意的帮助,走了,远走他乡了。从此再没有妈妈的消息。他成了孤儿,到处流浪,他先是去了遥远的新疆,接着又扒火车来到长沙、杭州,南京,又返回四川,最后来到上海,这里是流浪者的天堂,找到填饱肚子的食物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两年过去了,计家龙已长成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人,可是,他已经记不清妈妈的脸庞是啥模样了,但他常常在梦中见到妈妈,闻到妈妈的气息,他儿时最幸福的向往就是能偎在妈妈身边,妈妈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能使他无忧无虑安稳睡去的味道……每从梦中醒来,总是泪湿枕头。每逢这时候,他就打开灯,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得很平整的小纸片,这是他妈妈留给他的唯一物件,纸上面简短地写着,龙儿,妈对不起你……人心太坏……原谅妈去过几天好日子……就当妈死了,来生再见……



那是计家龙心头永远的痛。

计家龙和沙骋一直保存着很铁的哥们友谊。所以当沙骋为今后的发展提出去请教包老板时,他一口答应同去。只是担心包老板会不会见他们。因为,他们和包老板之间不是一个级别。

沙骋却拍胸脯说包老板一定会见他们。

3

和大多数城隍庙的大商贩大老板一样,包老板的家不居住在城隍庙,在上海西区的一座花园小区内。

沙骋的预判准确。只是没想到包老板一听到是他俩来见自己,连睡衣都没换就亲自出来迎接他们进屋,让进自己的小书房。这让沙骋和计家龙又惊又喜,受宠若惊。大名鼎鼎的包德惠老板是不见一般的城隍庙小商贩的,这样破格见他们是给足了面子。

包老板的发迹史有种种美丽的传说,有人说某地某时银行运钞车掉下的钱箱,正好被路过的包老板捡去,才开始做生意发财。也有人说地质队员出身的包老板挖掘了一座古墓,偷盗了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价值连城。这些传闻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包老板不是凡品。他和城隍庙的大多数商贩不同,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豪爽,三教九流都兜得转。热心于社会事业,要是哪儿发生自然灾害,捐款捐物,都走在他人面前。他的一举一动,进的什么货,向哪儿投资,都是城隍庙的多数商贩们关注的风向标。城隍庙的小商贩们有一句口头禅:要发财,跟着包老板没错。足以证明包德惠在城隍庙的地位。包老板还是市人大代表。

更让两人惊讶的是，包老板的小书房内除了书外还是书，没有像他俩到过其他商贩家见的那样，豪华考究的装修，古朴或时尚的高级家具，一应俱全的进口家用电器，华美的地毯。包老板家给人的印象是到了一个学者之家。

包老板还留了他俩吃晚饭，这对他俩来说更是一种殊荣。包老板家的晚餐丰盛，但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厉害。沙骋估计在四五百元。有人传包老板家每餐的花销在万元，这是胡说，胡说八道。

晚饭后，包老板告诉家人，今晚上他一个客人不见，一个电话不接，就在书房和两个小客人聊天，谈家常。

“包老板，要不是你给我卖香蕉，我这会儿还在乞讨捡破烂。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沙骋诚心诚意地说。

包老板哈哈大笑：“你不要谢我，是你自己凭本事抓住了机会，我早就看出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你来我这儿，不会仅仅是来感谢我的吧？”

包老板一语道破沙骋的来意动机。

沙骋点点头：“包叔，我是遇到了难处，不知该怎么办。”

他开始称包老板为包叔，觉得这样亲切些。

“你说吧，说出来让我听听。”包老板点起一支烟，烟雾开始在书房内弥漫开来。

沙骋把自己做胶卷生意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包老板，现在遇到城隍庙很多摊位上都在卖黑白胶卷，都在你死我活地竞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包老板，沙骋觉得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学校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文化知识，包老板教他做生意，怎样赚钱，同样是老师。

包老板弹弹烟灰：“孩子，你把这些告诉我，很好。我很高兴，你是一个可塑之才，我送给你两句话，第一，你必须要怀有



梦想,要做大事得有伟大的梦想,梦想不等于空想,空想等于是白日梦,永远无法实现,一个梦想可以支撑一生,如果连梦都没有,那就什么也不会有。第二,发掘自己独到的才华,古人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各自的才华不同,三百六十行,到底哪一行是自己的用武之地,需要自我设计,自我发现,自我创造。明白吗?”

“包叔,我不太明白,你说得太、太深奥了。我上学只读到初二,家龙和我一样,都是初中生的底子。”

沙骋认真地说。一旁的计家龙一言不发。

包老板摁灭烟头:“没读多少书不要紧,关键是要找到自己发展的用武之地。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听到包老板讲故事,沙骋和计家龙来劲了,专心致志听包老板讲。

“一个穷人到雅典一家银行去应征一个门卫工作,人家问他会不会写字,他摇摇头说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于是他没有找到工作。只好向人家借点钱,漂洋过海到美国。若干年后,一位美国著名企业家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一位名记者对他说,你应该写本回忆录。这位大企业家笑着说,这不可能,我根本不会写字,到会的人都大吃一惊。大企业家接着说,任何事情都有得有失,要是我会写字,今天的我可能仍然是个门卫而已。”

沙骋、计家龙笑了。

包老板点起一支烟,继续说下去:“就拿我点烟的火柴来说吧,这里面也有商机。日本丰田公司有个名叫大保久的推销大王,发现在生意场合,人们常用火柴给对方点烟,然后把火柴留给对方,于是,他特制了一种大火柴,在盒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公司的电话号码。火柴有二十根,每点一次,名字和电话号码就会出现一次,而一般吸烟者都是在兴奋和困惑时才点烟,凝视

火柴思考,因此这种无意识的注意就会给人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正是这小小火柴使丰田汽车的销售大获成功,有许多购买丰田汽车的人都是看到火柴盒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讯问才决定购买丰田车的。”

包老板又点起一支烟,他的烟瘾真大。这在沙骋看来是一种派头,是一种男子汉气质的体现。看着包老板吞云吐雾时那副神仙状,很是羡慕。沙骋后来吸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个金融家在期货股票中如鱼得水,但或许是一个差劲的厂长,一个商贩买卖做得好,或许是个蹩脚的技术工。只有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行业,才能发掘出自己的潜能。你们懂了吗?”

这一次,沙骋和计家龙都点了点头。沙骋说,只是他现在不知从哪儿做起。

“要放大船下海,必须先找到水深的地方。”

包老板说了一句很通俗、很有哲理性的话。

包老板看着两个孩子:“我再给你们讲个小故事,一百多年前的某一天,美国一艘驶往爱克斯的轮船在途中突然爆炸沉没。船上有许多乘客和供爱克斯市民消费的煤油。惊魂未定的人们游到岸上,首先是想办法烘干身上衣服,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睡上一觉。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可是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却与众不同,他马上租了匹快马,用最快的速度直奔爱克斯城,买下了当地店铺里所有的煤油。当两天后沉船消息传到爱克斯城里,居民们知道煤油断档,而且要在一个月后才能供应后,大家纷纷抢购,这位年轻人买下的煤油一下成了热销货,他就此发了大财。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沙骋和计家龙面露钦佩的表情。

包老板继续说:“利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一种趁火打劫的





行为，不应该是你们学习的榜样。我说的只是如何抓住机遇。你知道身上穿的牛仔裤是怎么来的吗？（包老板指着沙骋身上的牛仔裤）我来告诉你。一百多

年前的美国正流行淘金热，有一个年轻人也在做着发财梦，他专卖锄头、帐篷用的帆布给淘金者，由于做这生意的人多，生意清淡。一天，一位淘金者无意中对他讲，我们淘金人每天不停地挖金，裤子磨损厉害，如果有一种结实耐磨的布料做成的裤子，又能防蚊虫叮咬，一定很受欢迎。于是，这个年轻人灵机一动，把做帐篷的帆布用来做裤子，果然畅销。于是他再接再厉，细心观察矿工的生活和工作特点，为了使裤袋不致在矿工把样品矿石放进去时撕裂开，他将裤子臀部的口袋由线缝制改为用金属钉钉牢，经过不断改进，牛仔裤终于成为人们喜欢的式样。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牛仔裤鼻祖，自然发了大财。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成功的吗？（包老板说到自己的故事，沙骋和计家龙更提起了精神）外面有许多流言，我知道。我不去辟谣，你越是辟谣越是被人当真。当时我开着一家服装厂，为自己的产品销不出去烦恼，偶然在站柜台时听到有个顾客反映，抱怨现在的服装长短合适而腰围尺寸太小，现在的人大腹便便而身高依旧。我于是为自己厂的产品制订了新的尺寸系列，一举成功。我的事业从顾客的抱怨中起步。如果我不站柜台能了解到这样的信息吗？不可能。市场充满机会，就看你怎么去抓住它。市场上到处是机遇，到处是黄金，就看你怎么去抓住它。

“我现在做外贸生意，和外国商人做生意时还要掌握他们最基本的国情和特点：比如，利润大的商品不一定是最好的商

B
十六岁的
首富

品,顾客喜爱的才是最好的商品,这是美国商人。不说这种产品我们店没有,而是说你需要的商品,我们尽力替你想办法,这是英国商人。卖的即使是水果、蔬菜,也要排列得像一幅静物写真那样富有美感,这是法国商人。只要能大量销售,哪怕是极便宜的东西也大量生产,因为有利润,这是日本商人。你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客人打交道,你才能成功。要放大船远航,必须先找到有水的地方!寻找客户,绝不能采用拉网式,或广种薄收,以为东方不亮西方亮,没有太阳,哪儿都不亮!这太阳就是选中的客户目标!不到手绝不放弃!”

包老板像讲故事一样,把做生意的窍门说给两个少年人听。沙骋和计家龙听得津津有味。

包老板继续说:“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假如你所从事的事业只能赚一万元,假如你对自己说,我一定能赚十万、一百万,这种想法也许会被人认为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但对你并非无益。它能激励你更奋发向上,因为你有心想赚更多的钱,你就会敢于突破常规,敢于冲击更远的目标。你会大成功还是小成功,成功的大小与目标的大小是成正比的。”

一直谈到很晚,沙骋和计家龙才向包老板告辞,外面已是夜色沉沉。

这一个晚上,对两人的今后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到了花园外面,两人招手,叫了辆出租车回城隍庙各自的商铺。

4

沙骋从出租车里出来,回到自己的小铺。在店门口,闪出一



个人影,他定睛一看,是梳短发穿着裙子的吴晓宜。

“请,请小铺里坐!”

沙骋没想到这么晚的夜里,吴晓宜会在他小铺前等着!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是没什么事,她决不会出现在他小铺前。但是,他现在是老板,而老板是不该先问的,得让对方把要说的说出来。这些,他懂。他知道用不着他问,吴晓宜会自动说出来的。

吴晓宜连忙说:“不坐了,我有要紧事找你。都等你大半天了。”

沙骋想,没错,果然是有要事。不然不会等大半天。是什么要紧事呢?

“你妈妈病好些了没有?”沙骋问。他听说吴晓宜的母亲得了不治之症,正在住院治疗。吴晓宜面临着辍学的窘迫境地。该不会是来问他借钱吧?要是她开口,他自然慷慨解囊。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她妈看不起他,可是她妈归她妈,吴晓宜归吴晓宜,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

“谢谢你,我妈的病好些了。我不是为我妈的病来找你,沙老板,你看,他是谁?”

吴晓宜称呼他为沙老板,让沙骋一愣,还没有仔细品味这话的意思,吴晓宜的手向后一指,暗影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

沙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出现在面前的竟是被他赶走离开团伙多时的秦五子!他没想到吴晓宜会陪着秦五子来找自己。

“骋哥,找你真难。听说你当老板,发了财……”

“你来干什么?”沙骋冷冷地说。

吴晓宜说:“你放心,秦哥不是来向你耍钱的,他来的要告诉你,蔡翔病重得怕不行了,他要见见你。秦哥就为这来找你。”

要是在平时,吴晓宜称秦五子为秦哥,沙骋肯定会泛起酸溜溜的味道。当听说是蔡翔病得不行的消息,他大吃一惊。

“他不是回四川老家了吗?是我亲自送他上火车的呀!”

一旁的秦五子赶紧说:“骋哥,没错,蔡翔是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可火车到了松江站,他就溜下了车,他到火车站找到我,从此和我在一起……”

沙骋一把抓住秦五子的衣领,由于衣服太破旧,竟哧啦一声扯下了领子,就像是纸糊的一般。他冲着秦五子怒吼:“一定是你平时欺负他的结果!”

“骋哥,你冷静些!”吴晓宜拉着沙骋的手。

吴晓宜不叫他沙老板,又改称他为骋哥,就是这骋哥的称呼,使沙骋冷静下来。

5

沙骋和吴晓宜、秦五子坐着出租车来到灯火通明、号称不夜城的新客站。那是一座真正的不夜城。深夜,依然人流车流如潮。

在出租车上,司机瞅着这三个衣装各不相同的孩子,猜测着他们为什么会凑合在一起,其中秦五子明显的是个货真价实的乞丐。而沙骋穿着光亮的衣装,神态高扬,身上还有一股酒气。那个清秀的短发女孩胸前佩着校徽团徽。真不知他们是什么路数。

车钱自然是沙骋付了。下车后,沙骋随着秦五子七拐八弯,在新客站附近的一座天桥旁的待拆的垃圾遍地的破屋子里见到了蔡翔。那屋子里乱七八糟的电线缠绕着,稍有不慎,就有触电的危险。但这样的境地,沙骋是再熟悉不过了。



蔡翔躺在一张捡来的小折叠钢丝床上。小脸苍白像一张没有生命的纸。即使在暗淡的灯光下，血管也透明地印出来。突出来的颧骨下面睁着两只无神的眼睛。沙骋一见这模样，知道蔡翔不行了。他是见过不少同伴死亡的。他估摸着，这可能是人们常说的白血病一类极为凶险的病。

“阿翔，骋哥看你来了。”秦五子在蔡翔耳边轻轻说。

当蔡翔吃力地转过头，见到沙骋，两眼出现了少许光彩，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阿翔，骋哥给你带来你最喜欢吃的香蕉。”沙骋把一大串香蕉放到蔡翔身边，掰下一只，顿时，一股醇香味弥散开来。

蔡翔见到沙骋伸过来的到嘴边的香蕉，摇摇头：“骋哥，我不吃香蕉。”

一边的一个和蔡翔差不多年龄的小乞丐插话说：“他发过誓，说永远永远不吃香蕉！”

沙骋手中的香蕉掉到了地上。小小的蔡翔这么记着！是呀，要是没有为包老板推销香蕉，他也不会做老板，伙伴们也许不会散伙，蔡翔也许还不会得病。也许是他害了蔡翔！但世上的事，谁又能说得准，料得到呢！

“阿翔，你恨骋哥？”

蔡翔还是摇摇头：“骋哥，我不恨你。你做老板，赚钱，我真的很高兴。”

旁边那个小乞丐又插话了：“我们斗嘴时，他很骄傲，他说他有个做老板的大哥！真的，不骗你！”

“阿翔，骋哥对不起你！”沙骋五内俱焚，俯身下去，握着蔡翔烧得烫人的小手，泪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了蔡翔的身上。

蔡翔见到了旁边的秦五子，声音微弱地对沙骋说：“骋哥，秦哥……他……对我……很好，真的很好。”

秦五子的眼泪掉了下来。

沙骋问蔡翔想吃什么，蔡翔摇摇头。

吴晓宜抚摸着蔡翔瘦成皮包骨的手，轻轻地说：“阿翔，吃点东西吧，晓宜姐给你带来水果冻，还有糕点，你吃了，病就好了。”

蔡翔摇摇头：“我的病不会好了，我明白。晓宜姐，我会死吗？”

吴晓宜含着泪：“阿翔，你没事的，没事的，相信晓宜姐。”

说了一回话，蔡翔的力气差不多耗尽了，他声音微弱地说：“我要睡了……”

吴晓宜替他掖掖破旧如猪油渣似的被子。

6

秦五子把沙骋送到外面，外面刮着风，秦五子在冷风中不停地抽着鼻子。

“你到我店里来做吧，给我做帮手。”沙骋说，拍了拍秦五子的肩膀。

“真的？”秦五子眼中闪出一道光芒。

“我几时骗过你？我说话算数，你给我做工，我会付你工资的。”沙骋说。

秦五子怔了一下，仿佛不认识似的看着沙骋，才几个月的时间，他感觉好像是陌生了许多。刚才眼中闪烁的光芒暗淡了，消失了。

秦五子摇摇头：“骋哥，算了。”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骋哥？骋哥不会亏待你！”

秦五子发自内心地说：“骋哥，我怕会影响你的名声。还有，



我不会做生意,说白了,我秦五子天生是个要饭的命。我自由自在惯了,想怎样就怎样。我这一辈子走的路和你不会一样……我要去全国各地的大码头,看看大好河山!”说到这后两句,秦五子突然涌起一股豪气:“骋哥,再见!”

秦五子返身往回走。

7

回去的路上,好长时间,沙骋一言不发。还是吴晓宜打破了沉默。

“骋哥,听说你做生意发了财?”

“没有的事,不过是有了口饭吃。”

沙骋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是真实还是撒谎。

吴晓宜不出声了。

“你妈的病好些了没有?”沙骋关切地问。其实,在刚才他已经问过了。

“医生说是癌,到了晚期,最多一年半载,拖时间而已。”

“你妈,唉,她……”沙骋欲言又止。

“你恨我妈?”吴晓宜问。

“不,不恨,真的。”

沙骋走了几步:“你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反正就这样过呗。”吴晓宜淡淡地说。

她自己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母亲的小铺本来生意就不太好,艰难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和供她上学,母亲为治病花光了积蓄,还借了不少钱,现在母亲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手头拮据,连学费都付不出,更别说还钱了。而那些势利的债主,天天上门讨债。这些,她不想告诉沙骋。

沙骋把吴晓宜送到家门口，家里还亮着灯。吴晓宜说：“进去坐一会吧，喝杯热茶。”

“不了，太晚了。”

沙骋稍一犹豫，还是拒绝了。他没有忘记和吴晓宜母亲的积怨。那句“你不过是个叫花子”的话语深深刺痛了沙骋。

8

晚上，沙骋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一会儿是包老板的娓娓而谈，被包老板抓机遇发财的话语鼓动得热血沸腾，一会儿是蔡翔苍白的脸色，让他又感到沉重。还有吴晓宜端庄秀丽的脸庞在眼前晃动，还有死去的父母的身影也袭上脑际，搅得他心里难受。

月光透过窗棂照进屋内，洒下一地清冷的碎银子般的月光。

就在这一个月儿明朗的晚上，蔡翔死了，一个十岁的小生命离开了人间。



5

初露峥嵘



1

上海城隍庙市场四通八达,经销全国各地的商品,同样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贩,浙江义乌、南京夫子庙、福建石狮、武汉汉正街……终日人声鼎沸,川流不息。市场上的商品不断地升级变化着,你进的货或因质量或因款式不被市场接受而滞销,商品周转慢,销不出去,积压,就会亏本。有的商品上市仅一个星期就被抛入仓库,即使你大跌价也难卖掉、处理掉。而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城隍庙市场发生。在催生出新的致富者的同时,每天都有商贩因经营失败不得不撤出城隍庙市场。

沙骋自从在黑白胶卷上赚了一票,在城隍庙市场得以立足。只是这一段时间生意清淡。沙骋进的货都是小批量的,赚得不多,但亏得也不多。接下去做什么生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还没有选择好出击的方向。他不急于做生意,他琢磨着包老板说的,在城隍庙市场,遍地是黄金,机遇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就看你怎么去抓,他绝不会像市场上的那些老头老太那样,针头线脑的零售生意都去做,做了二十年生意还是一个小商贩,这不是他沙骋的性格,他要做的就是包老板那样轰轰烈烈、大把赚钱的生意。

他就像一只刚学会捕羊就离开母狮身边独自去猎取公牛、斑马的雄狮,虎视眈眈地寻找目标。



不过,沙骋做生意并不总是瞄准大目标。包老板不是说过万事得从小做起么?城隍庙里有些老板在发迹前,能够尊重所有的顾客,可一旦腰缠万贯后就财大气粗,开始瞧不起小主顾来,对零星顾客不屑一顾,久而久之,逐渐影响了生意。有的后来甚至不得不退出了城隍庙。

与城隍庙大多数摊主一样,沙骋也是以批发为主,零售为辅。遇上前来买东西的零星顾客,一样不含糊。有时遇上顾客粗心或失手,不小心将商品损坏或者弄脏时,他从不采取责问责难的态度,而是大度地说算了,不就是一件小东西么?你自己的手碰伤了没有?他把所有的责任都自己承担下来。这样的诚实态度给他带来的回报是,吸引了不少回头顾客。

进入初冬,接连下了几场冷雨,雨量之大,是近年来少见的。随之而来的是气温大幅下降,人们都赶紧穿上了冬装。市场上经营冬装的商铺前人头攒动,生意兴隆。

沙骋没有经营服装,因此店铺门前冷落。用计家龙的话来说,这一次踏空了。

计家龙怂恿他赶紧去进货,才刚初冬,冬装生意还长着呢。计家龙慷慨表示,愿把自己的供货商提供给沙骋,保证以最低价格进货。谁让我们是好兄弟呢。

沙骋没有答应,他觉得现在再去做,早落在别人后面,最多只能喝些别人丢下的残汤剩水,要是再来个天气突然回暖,进的货有可能卖不出去,要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而且,他从报纸上的天气预测方面看到,今年又将是一个暖冬。暴冷就那么几天。

这天中午,西北风刮得很厉害,睡了一个大懒觉,才把早饭和午饭一起吃了的沙骋拉起卷帘门,开始做生意。他泡上一杯热热的龙井茶,两眼注视着吊在上面的电视机里播出的武打

片。看得津津有味。

这时，他的铺前来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来自武汉的中年客商。姓古，叫古鸿盛。第一次来上海城隍庙市场进货，他住在城隍庙附近的一所宾馆内，由于不慎，他带的三十多万现金被窃，急得他双脚跳。这些钱是他的流动资金，他本想从上海进货回去赚一笔，没想到遭窃。他已经和不少他的下家客户签订好供货协议，正等着他回去供货呢。而且，这三十多万元中有一半是供货商的垫付款。要是空手而回，他的信誉完了。信誉是商家的立身之本，信誉完了，他今后就别想再做生意了。

古鸿盛必须要把他所需要的货从上海带回去。他要做的事，就是和城隍庙的商贩商量，要求先赊账。而这谈何容易！商贩们做生意，几乎都是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使你是老客户，也很少赊账。何况他是个和上海城隍庙市场没有什么来往的陌生客户。

他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说，但没人相信他的话。有的甚至怀疑他是一个骗子。再说，他要进的货很多，也很散。除了服装，玩具，电脑零配件，还有胶卷，即使有客户愿意冒风险，但一了解到他进那么多那么散的货，也就退缩不前了。

当古鸿盛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沙骋的商铺前，他已经不抱幻想，近乎绝望了。只是机械地在这个陌生的少年商人面前重复他已经说过许多遍的故事。

沙骋把古鸿盛让进屋，倒上茶，看着面前的这个几乎垮了的湖北商人。桌上，放着湖北商人的名片。

“你要的这些货，我替你办。”沙骋爽快地说。

古鸿盛一愣：“沙老板，我的钱被偷了，可要赊账的。”

沙骋点点头：“我知道。”



古鸿盛不相信地看着沙骋：“这些货不是一笔小数字，有三十万元！”

沙骋平和地说：“没关系，你回去把钱汇到我的账号上，还有，你下次来城隍庙和我做生意时带来也行。”

古鸿盛认真地说：“沙老板，这，你能做主？”

沙骋笑笑：“古老板，我是这商铺的主人，我自然能做主。”

“你不把我当成骗子？像别人那样？”古鸿盛说。

“要是你真的是骗子，我真的吃亏上当，就当我看错了人，我也会当作是一种经验，从中吸取教训。”

沙骋说得很实在。

古鸿盛掏出自己的笔，把自己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都写在名片背后空白的一面上，认认真真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递给沙骋。不料，沙骋接过，看也不看，刷刷几下，当场把它撕了。

“古老板，我信任你。”

古鸿盛感动了，凝视了沙骋好几秒钟：“小兄弟，不，沙老板，你不是一个平凡少年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没想到上海还有你这样的少年才俊，我会和你交上一辈子朋友的。不，过命交情的朋友。”

接下去的两天，沙骋陪着来自武汉汉正街的古鸿盛老板购足了所需的货物。小小年纪的沙骋所展现的气度和生意头脑，让这位商贩吃惊。吃惊之余是敬佩。第三天，古鸿盛在托运完货物后，离开城隍庙回武汉去了。

沙骋为做成这件事心情愉快，眉飞色舞，有声有色地把这件事告诉给计家龙，后者听完后担心地说，要是他真是骗子怎么办？现在骗人的各种把戏可多了，层出不穷。你为什么事先不和我商量？

计家龙替朋友着想。

“我觉得这位古老板不像是个骗子。”沙骋固执地说。

“骗子脸上又不贴字，骋哥，别看走眼，上了人家的当。”

沙骋生气了：“像你这样小心，永远做不得大事，发不了财！”

计家龙反唇相讥：“骋哥，你要是总想着做大事，就会发财？”

沙骋挥手：“好了，好了，别争了，要是真的被骗，我也是自愿的！”

2

古老板回湖北后，沙骋并没有得到他的汇款，他也没有把钱汇到沙骋的账号上。

沙骋开始还满不在乎，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古老板的消息，计家龙每见沙骋，总在耳边唠叨。沙骋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开始打古老板家的电话，电话那边，古太太回答说古老板出去了，沙骋问什么时候回来，古太太说可能要十天半月吧。

就在沙骋被计家龙说得六神无主的时候，古老板到上海来了。他不仅带着归还沙骋的款子，还带来了好几位汉正街的老板。这几位见过大世面、做过大生意的老板除了想在上海开拓新市场，还有一个目的，都想亲自见见这位神奇的上海小老板。当见到英俊少年的沙骋，这几位老板都很欢喜。

沙骋在上海城隍庙著名的绿波廊酒店招待这几位来自汉正街的老板，这可是外国总统都光顾过的上海百年老饭店呀！从来花钱就大方的沙骋觉得花这钱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他还特地请来了包德惠老板作陪，当听完沙骋说的这事儿，包德



惠欣然前往。给足了沙骋面子。

上海湖北两地的商贩饮酒说话,谈笑风生。沙骋和计家龙听着他们纵谈国家大事,各地商情。一位湖北来的姓赵的带头客商感慨地对沙骋说:“我当时听说古老板在上海被窃,赊账不得,走投无路,我对偌大的上海城隍庙市场很不以为然,对上海人也不以为然,当知道沙老板你挺身而出帮助古老板时,我心中对你生了好感,没想到在后一辈的商贩中出现了像沙骋兄弟这样的少年英才,我敬你一杯!”

赵老板举起酒杯,沙骋只得饮了。

另一位客商夸奖道:“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将来,上海城隍庙市场要靠你这样的少年才俊撑门面了。”

沙骋谦虚地说:“我要不是包老板的提携,这会儿恐怕还在要饭呢。”

这种场合,沙骋已经很会应酬了。

包老板笑眯眯的:“我抬举你,你也没让我失望。”

赵老板点点头:“年轻人不忘本,难得。上海城隍庙市场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出人才啊。”

一位一直不发声的姓杨的湖北客商说话了:“沙兄弟,我请教你一下,上海城隍庙市场,还有我们武汉汉正街市场生意一直红火,而一些大商厦却纷纷关门的道理是什么?”

这位杨客商大有考考沙骋的意思。

沙骋稍一思考,说:“大道理我不懂,我举个例子说吧,有一个晚上我想到一家商店去买东西,不过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关门,为了不吃闭门羹,我打了个电话到他们店里,问他们营业到什么时候,接电话的那个女营业员说九点关门,不过从八点三刻起,我们的面孔已经开始拉长了。”

几个客商都会心地笑了。

“还有一次我去一家大商厦时，那儿警铃大作，市里正在举行火警演习，几百个人从商厦里一拥而出，消防队长说花了五十分十八秒。一会儿，下班铃声响起时，消防队长又看了下手中的秒表，这回只花了三分五十秒。”

几个客商笑得更厉害了。

沙骋来劲了：“我再举个不同的例子吧，我对面原有一家做复印机生意的店，生意蛮好的，后来装修得富丽堂皇，全用英文字母标着自己的服务项目，看着多漂亮！结果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生意的，还以为是外国公司的代办处，结果开了几个月就歇业了。还有，南街有一家小吃店，来城隍庙做生意的都喜欢去吃，后来花大钱装饰得华丽高贵，门前摆放着花篮，还有漂亮女孩站门口，过去的老顾客望而却步，档次高的顾客又嫌门面小不愿光顾，生意一落千丈。老板没法，撤去花篮和站门口的小姐，挂出大字招牌，上写大众饭菜，经济实惠。顾客又回来了，生意又开始兴隆。是什么原因？就是价廉物美的便宜货，永远受顾客欢迎。各位老板，我说的对不对？”

这位客商竖起大拇指：“小兄弟，说得好！”

包德惠赞许地点头。

带头老板朝着包德惠说：“包老板，你不仅在城隍庙市场呼风唤雨，是大家公认的头领，还能带出像沙兄弟这样的少年英才，我佩服你了。”

包德惠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也是他的悟性和造化。”

包德惠转脸朝向沙骋：“你能说到这份上很不容易了。不过，你没全说对，因为你只说了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你没说清楚。”

沙骋有些紧张地看着包德惠。

包德惠喝了一口茶：“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大公司



或者老字号店铺苟延残喘,逐渐没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突破现状,努力除旧布新的缘故。他们总是抱着陈旧的观念不放,认为以过去的方式经营还能经营得好,何必吃饱了饭没事做似的去搞改革。他们甚至认为,改变了经营方式就是丢掉了老字号招牌,就等于砸了自己饭碗。在当今社会,无论做什么事,只有不断进取的开拓精神,永远不满足现状,你才能不会遭到淘汰。只维持现状,不求改变,有了几张钞票就小富即安,不想再发展,总有一天要衰败下去的。我们做生意赚钱也是这个道理。”

沙骋敬佩地点点头。包老板不愧是城隍庙的老大,说出来的道理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汉正街的带头老板说:“沙兄弟,我们几位商量过了,在上海找一个代理商,把我们几位要的货直接运往武汉,这事儿,就委托你了。”

沙骋马上明白,这是一笔大买卖,只赚不赔的大买卖。对方要货,报来价格,他只管供货。作为供货商的他从生产厂家中可以赚取不菲的差价。他看到计家龙投来羡慕的目光。心里得意地想,兄弟,这下子,你没想到吧。

沙骋当即站起,恭恭敬敬地举杯:“我一定牢记各位老板的嘱



托,尽心尽责地把委托的事情办好!”

接下去,开始谈起了怎样进货怎样发货,走铁路公路水路之类的事儿。这些都是技术上的事。

几位湖北汉正街的客商回去后,没有食言。很快发来传真向沙骋要各类货物。钱也预付了。沙骋自然尽心尽职地去做,做得熨帖、到位。

这事儿传出去后,很多外地客商慕名而来,愿和沙骋做生意,只要沙骋愿做,赊账也行。就认他做事行。更多的是请沙骋做代理。沙骋成了城隍庙市场上的一位明星级人物。钱,自然大把大把地进来。沙骋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在城隍庙市场,有许多商贩做了几十年生意都达不到的百万富翁的梦想,沙骋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做到了,而他只是个才刚刚十六岁的少年人。

沙骋从做生意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人要往高处走,为人须从低处行。

3

沙骋做生意也不是回回成功,也有失败的时候,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

沙骋的生意做大了,除了原来经营的纽扣、胶卷、文具用品之外,又渐渐转向五金百货服装,客户也大增。有固定的像古鸿盛那样的铁杆客户,也有新交上的客户。

沙骋和一位江苏南京的新客户谈妥,以每件五百元的价格向客户提供六百件男女皮衣。沙骋从浙江海宁的一位供货商那儿以每件四百二十元的价格进货,一进一出,每件可以赚八十元,六百件就是四万八千元。除去交税,还有运输费等,实得四



万元不成问题。这是一笔很不错的买卖。

该客户姓颜,自称是包老板的好友。沙骋也确实是在包老板那儿见过颜老板。由于这一层关系,所以,他对颜老板还是很相信的。颜老板挺着大肚子,慈眉善目,待人和气。一副做大生意的老板相。

让沙骋稍有不安的是,颜老板没有马上付钱结账,而且是在见货以后。按规矩,颜老板至少应该先付百分之三十的定金。当然,颜老板有自己的道理,比如,手中的现钱稍有些紧,他准备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颜老板是南京人。他的公司在南京附近的一个叫青阳的小镇上。所以,沙骋的货得运往这个南京附近的青阳小镇。

南京,六朝古都。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名胜古迹不少。沙骋在做乞丐头儿时经常去,那儿好玩,让人流连忘返。也是由于进出方便,平均二十分钟就有一班往返于上海的火车。不过那时他是混进车站,坐免费火车。此一时彼一时也。他和计家龙相识就是在南京返上海的火车上。

沙骋找好朋友计家龙商量怎样运货,并请哥们儿一起去。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在这事上,只有铁哥们才帮得上忙。因为,他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安。

计家龙是极力反对做这笔生意的,头次做生意,没有拿到钱,连定金都没拿到,就把这批价值三十万的货送过去,万一对方是骗子,弄不好给人骗了,太危险了。并不是每个客户都是像武汉汉正街的古鸿盛老板那样正宗。计家龙劝沙骋这生意不能做。沙骋说他不是没想到这一层,只是颜老板是包老板的朋友,不能不给面子。再说从这个生意上他可以赚上四万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生意。放着这样的生意不做,还做什么生意?哥们,你得帮我一下忙。

计家龙见沙骋执意要做成这笔生意,知道再劝也没用。自己铁哥们的忙能不帮吗?于是,答应随他一起去南京。只不过要沙骋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沙骋一口答应。

第二天清早,天刚蒙蒙亮,沙骋和计家龙带着六百件皮衣的货向南京出发。

六百件皮衣一共有二百二十箱,每箱五件。一百十五箱装在一辆箱式货车上,由计家龙押运。

沙骋自己坐的是一辆金杯面包车,面包车上只有五箱,二十五件男女皮衣。司机老方叔是城隍庙的个体运输户,和沙骋很熟,他老婆很喜欢沙骋,常送自做的青菜鲜肉馄饨给沙骋吃,叮嘱他不要有钱去轧坏道朋友,待他犹如自己的亲儿子一般。老方叔绝对可以信赖。

按照他和计家龙商量好的,金杯面包车在前,货车在后,两车相隔一公里路程。到了青阳镇,面包车进镇。货车停在外面路旁。当沙骋交货,颜老板查看样衣完毕,付钱后,货车才进镇。计家龙说他父亲以前做生意就是这样的,这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沙骋一笑了之。

车子驶上沪宁高速公路,风驰电掣般前行。路旁的树木飞快地向后倒去。沙骋看着指针指向一百六十公里,连声说过瘾!

“你也该去买辆车,有事自己驾驶着去办事,像城隍庙那些赚了钱的年轻人一样。东街的林兵买了一辆‘宝马’,招摇过市,神气得很,好多女孩子跟在他后面。”

手握方向盘的老方叔眯着眼,笑着说。

“我年龄未到,只能看着人家玩车。待我到驾车年龄,非买辆车不可。”沙骋说。

“你想买什么车?”



“保时捷，”说到车，沙骋来了劲，兴致勃勃地说，“我上个月在上海汽车展上见到一辆红色的最新款保时捷跑车，太漂亮了！以后我非买不可。”

“到那时候，南街的吴晓宜还不追着你？她妈还敢不让你上门？”

老方叔哈哈大笑。

“老方叔，请你别再说这事儿。”

沙骋不高兴了。

4

青阳镇是一个只有几条街的小镇。颜老板的公司就在最热闹的一条小街的尽头。说是热闹，其实就是多了几个正在叫卖的小贩而已。颜老板的公司是一幢三层楼房，屋前停放着颜老板的那辆银灰色丰田车。

颜老板亲自从屋里出来迎接沙骋，向旁边几个人介绍沙骋，说是上海城隍庙市场最年轻有为的老板，将来定是城隍庙市场的台柱，是中国商界的未来希望。一番话把沙骋捧得晕晕乎乎的。他想，颜老板真会说话，说好话又不要花钱，这一招得好好学。

“沙老板，货什么时候到啊？”颜老板笑吟吟地问。

沙骋告诉颜老板，由于是货车，再加上运载了货物，行驶得比较慢，货车落在后面。不一会就到。

颜老板很高兴，把沙骋让进屋。

屋里，铺着白色台布的桌上放着时下冬季少见的荔枝、菠萝、芒果等夏季水果。颜老板和他公司的人员像是精心准备过的，并不急于谈生意，谈交货付款的事儿，只是东拉西扯谈些生

意外的事儿。沙骋才吃了几个荔枝，满桌酒席就摆了上来。一个描眉扑粉的漂亮女孩子上来为沙骋开酒瓶。

“沙老板，你得为她付开瓶费哟！”

颜老板笑着说。

“要多少钱？”

沙骋不明就里，问道。

那女孩脸一红，不说话。

颜老板哈哈一笑，意味深长地说：“不要钱，我都替你搞定了。”

颜老板手下的几个人也笑了起来。沙骋觉得这笑声有些下流。坐在他另一旁的老方叔踩了一下沙骋的脚。沙骋一怔间，腰间的手机响了。

是计家龙打来的。计家龙告诉沙骋，他和货车在镇外停着，发现有可疑的人在他货车旁转悠。他吃不准是什么路数，问沙骋货款交接情况如何？如果不妥当的话，他要让货车挪个地方。

沙骋关掉手机，朝颜老板说：“颜老板，后面的货车到了，请先验货吧。”

颜老板听说后面的货车到了，笑脸如花，说，等会验货吧，先喝酒，喝酒。沙骋离座，执拗地说，颜老板，还是验货吧。验完货交款。银货两清，再喝酒不迟。颜老板说，好好，沙老板不愧是少年才俊，好，先验货，验完货付款，再喝酒！

说话间，离席的老方叔已经把五箱皮衣搬进屋，打开，各种时新款式男女皮衣尽露众人眼前。有人禁不住赞叹，多漂亮的皮装！

“颜老板，请你手下验货，这是你所要的五种款式样衣，我保证后面的货车里的货同样衣一样，如有不合格，一赔十。”

颜老板拍拍沙骋的肩膀：“我相信你，完全相信你，不用验



货了。”

沙骋掏出合同、发货单、发票等：“颜老板，那就请你签字，然后付款。”

颜老板脸露为难之色：“沙老板，我昨天刚做了一笔大生意，现在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现钱，这小镇上调头寸也一时调不到那么多钱。实在不好意思。能不能让我缓一缓付款？我把钱付到你账号上，或者我来上海给你把款子带来。沙老板生意大，不在乎几天时间缺这些钱的周转。”

计家龙的估计没有错。沙骋想。这颜老板是个滑头，老滑头，没错。不付钱还要给我戴高帽子哄我。要骗我沙骋，没这么容易。

沙骋一脸诚恳：“颜老板，我理解。我也经常碰到你这样缺现钱的情况，没问题。”

颜老板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是沙骋接下去的话又让他浮起的笑容褪去了。

“颜老板，你不用那么客气，专程到上海送款，带着现金也不方便。还是请你开一张现金支票吧。”沙骋把皮球踢了过去。

颜老板迟疑了一下，又显得爽快起来：“那也好，我马上开一张支票。”

颜老板一招手，一个秘书模样的人拿来了支票本，颜老板刷刷写下几行字，盖上自己的支票法人章、私章。把支票放到沙骋面前。沙骋把支票交给老方叔。

“老方叔，请你到这儿的信用社去验一下这张支票。”

老方叔应了一声就往外走。

颜老板有些急了：“慢着！沙老板，这张支票会有假？你不相信我？”

沙骋装糊涂：“我怎么会不相信颜老板？颜老板和包老板是

好朋友,和我自然就是好朋友,你们都是我的前辈。不过,包老板告诉我,收支票时,先要验一下支票,什么支票的真伪啦,银行里有没有支票上填写的实际金额啦,这里面的花头可多了,是不是?我也说不上来,我想应验一下。”

颜老板沉下脸:“我也没验你的货呀,再说,你后面的货车还没到。”

沙骋不在乎地:“马上就到,马上就到。颜老板,请放心。我给司机打个电话。让他把货送到这儿来。”

沙骋打开手机,当着颜老板的面,说一切顺利,要计家龙把货送到这儿来。

其实,他说的是反语。一切顺利就是遇上大麻烦,生意可能告吹。让计家龙远离青阳镇,往上海回去的方向等着。这是他和计家龙事先商定好了的。

“计老板也来南京了?”

颜老板显得很惊喜。

“是呀,我们哥们做事向来是联手做,这皮衣有他的一半资金。所以,他在后面押车。他来了后,呆会儿要和你颜老板干上几杯,他可是海量。我不行,喝不上一杯啤酒……我要去撒尿了,尿泡憋得厉害。”

沙骋说完,就往对面的厕所方向走。

一上午的尿确实憋得难受,既然生意可能做不成,计家龙再不会自投罗网,这后面的一百多箱皮衣也就保住了。他也放心了。

一宽心,这一泡憋久的尿撒得加倍地痛快。

一个身影闪进了厕所,是老方叔。

“小骋子,这张支票是张空头支票,信用社账号上根本没有钱!”



老方叔急急地说，手里举着支票。

沙骋的尿刚好撒完。他的手在束紧皮带，脑子里飞快地想，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小骋子，怎么办？快通知后面的货车回去，不要再来！货到地头死！道道上的人们都是这么说的！”

老方叔急得直搓手。

见年长的老方叔紧张成这个样子，年轻的沙骋反而一点都不紧张。包老板说过，人的素质在紧急关头才显示出来。所以，他能做老板，而年长的老方叔只能是司机。这就是素质决定的。沙骋轻松地说，老方叔，别急，我早已料到这结果，计家龙的货车没有进镇，这会儿已在回去的路上。

“谢天谢地！”老方叔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老方叔，走吧，我们赶快回去！这地方，一分钟也不能呆！”

“那，那屋子里的五箱皮衣……”

老方叔心有不甘。

“那是学费，我交的学费！老方叔，别再说了！走吧！”

沙骋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老方叔马上明白，要是不走，说不定被扣着让货来换人，或者被逼着写下欠条什么的，事儿会闹得不好收拾。

老方叔钦佩地望着面前这个处事冷静果断的少年人。心想，这小子能成为老板，确实是有两下子，怪不得连包德惠这样的大人物都愿意和他交往。自己已经二十多岁的儿子还只知道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只会动歪脑筋骗老子的辛苦钱去讨好女孩子们。和沙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沙骋和老方叔回到面包车上，老方叔发动起车子，箭一般驶离青阳镇。十几分钟后，车子驶上了沪宁高速公路。

这时，沙骋的手机响个不停，沙骋一看，是颜老板打来的。

此时再说什么都没用。他也不想再和颜老板说些什么。沙骋按了不愿接来电的键,于是颜老板那儿只能听到对方正在通话的话音提示。

沙骋也确实是在打电话,和计家龙联系。几分钟后,沙骋见到了前面计家龙的那辆货车。

沙骋点起一支烟,打开面包车上的收录音机。在阵阵轻柔的音乐声中,放松一下刚才绷紧的神经。

沙骋完成了安全撤退,但不是胜利大逃亡。他失去了许多、许多。

5

这一百多箱皮衣后来以每件三百元脱手,一下子损失了六万多元。心痛归心痛,货还是要尽快脱手。时已近冬末,要是不脱手,积压资金不说,还将成为陈年宿货,明年流行什么还不知道,明年冬天是暖冬寒冬还是个未知数,卖不出去赔得更多。

沙骋没有诉诸法律。他不想打官司,并不是他没有精力,他有的是充沛精力。而且,这官司准能赢。即使打到国际法庭也能赢。他是觉得没这个必要,让人家骗,只能说明自己没本事,让城隍庙同行看不起,让人家看笑话。谁是谁非,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有这种气度,这就够了。不过,颜老板在他的客户名单上被永远地勾销了。

沙骋从此再也和颜老板打过交道,做过生意。

这次教训是适当和及时的,使沙骋知道商场上是多么的兵不厌诈多么的残酷无情,也使他迅速成长起来。

他从教训中悟出一个道理,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6 少年情心



1

沙骋从计家龙的小铺回来,感到晕乎乎的,还有轻微的头疼,在计家龙那儿和几位客人吃午饭时,自己感觉扁桃腺肿了起来,咽唾液都有些疼,所以吃到一半就回来了,还不知道客人会不会不高兴。

进入冬季,城隍庙的商贩考虑的是春季的商品。尤其是服装等商品。做什么都得未雨绸缪才行。计家龙邀请的都是些年轻的商贩,平时往来甚密。沙骋的离去,让计家龙有些扫兴。

沙骋拿了一面小镜子照照喉咙,发现喉咙深处肿起部分有一片白色。

今天是星期天,附近的社区医院没有门诊。沙骋也不喜欢去医院,他讨厌医院里的那股福尔马林气味。沙骋只得关了前面的卷帘门,喝了一些开水,躺在床上。不一会,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正昏昏沉沉之间,他感到面前有人,一只手放在他前额上,凉凉的,他努力睁开眼睛:站在面前的是吴晓宜。

“骋哥,你在发高烧,看过病吃过药没有?”

吴晓宜俯下身,关切地问。

沙骋摇摇头。醒来,身上都是汗。

“这怎么行!你烧得这么厉害,一定要去看病打针吃药,来,



起床，我陪你去市第九人民医院看医生，医院离城隍庙又不远。”

“不远？有好几站路呢？”沙骋寻找着不去医院的理由。

“你可真会找理由，就几站路，你嫌远？你坐火车坐飞机去外地做生意，怎么不嫌远？”

吴晓宜掀掉沙骋身上的毛毯，拉沙骋起床：“天气很冷了，还盖这么薄的毯子，你呀，真是个懒男孩，过几天我来给你洗，再给你缝上——看你身上的汗，内衣都湿了。来，披上外衣，别让风吹着。”

吴晓宜给沙骋披上外衣。

沙骋看着吴晓宜，问：“今天没去上学？”

吴晓宜嗔道：“今天是星期天，我看你是烧糊涂了！走，去医院！”

沙骋只得随吴晓宜去医院。叫了出租车，来到市第九人民医院。吴晓宜替他问诊，挂号，量体温，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一跳，体温四十度五！

医生诊断他是扁桃腺发炎，伴有重感冒，打了退热针，输了液，配了一些药回家服用。然后，吴晓宜叫了出租车送他回去。

“骋哥，今晚上，你别去外面吃了，我给你做完饭菜，我再回家。”

沙骋说你回去吧，我没什么，照顾你妈要紧。他知道吴晓宜病重的母亲在家里，要她回去做饭菜做家务。

见沙骋推托，吴晓宜不高兴了：“骋哥，亏你还是个男子汉，怎么这样不爽气，瞧不起我做的饭菜，不合你的胃口不好吃，是不是？”

沙骋没法，只得随吴晓宜回去。到了自己的商铺，吴晓宜让沙骋躺在后面的小房间里，自己出去买些菜，还拉上了窗帘。

沙骋躺在后面小房间的小床上,房间因拉上了窗帘,显得很暗,就像是晚上。他起来拉开一角,只见窗外梧桐树叶随风摇曳,天上似乎刮着风,虽然还是冬天,总感觉到处散发着一股春天来临前的暖和气息。沙骋睡不着,起来喝了开水,然后想去院子里走走,不料,刚走出小房间,迎面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吓死我了,你不好好躺着,突然从房间里走出来干吗?”

迎面撞上的是买菜回来的吴晓宜。她穿着一件薄薄的毛衣和一条呢绒短裙。

“对不起,我吓着你了。”沙骋连忙道歉,在和吴晓宜相撞的瞬间,沙骋下意识地用手臂护住了自己的身体,手臂碰上了一个柔软暖和的东西,当沙骋意识到撞上对方的胸脯时,不由得慌乱起来,并把目光从吴晓宜按着的胸脯上移开。

“讨厌!你真讨厌!”吴晓宜害羞地说。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沙骋做着解释。

吴晓宜扑哧一笑:“谁要你对不起了?假正经!我在路上碰见家龙,说你病了,发烧,他说要来看你……现在怎么样了?好一些了吗?”

“好一些了,真的,喉咙不那么痛了,头也不那么疼了。”沙骋说。这可不是敷衍吴晓宜,打过针吃过药,确实好多了。

吴晓宜用手摸了一下沙骋的头:“凉凉的,烧是退了,你还是躺在床上吧,呆会我烧饭做菜,然后早点回家。不然,我妈又要骂我了。”

吴晓宜说得很坦然。

沙骋笑笑:“你那么怕你妈?”

吴晓宜点点头:“我妈对我可凶了,要让我上大学也罢了,还要我将来读博士!我自己也知道可能不是博士的料,人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想还是学系统性的文理科,凭我在班上



的文理科成绩，考个名牌大学应该不成问题吧。可我妈不许，硬要我学理科，说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的。你说我妈顽固不顽固？”

沙骋想了想说：“你不能全怪你妈，你妈盼你成名成家么。就像我一样，当初刚做生意时根本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成功的希望，结果还不成了？只要你还不想放弃，就有成功的希望。”

吴晓宜嘴一扁：“我不能和你相比，包老板都说你是生意场上的小天才。”

“话是这么说，可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如果我不努力，客户会自己送上门来？晓宜，你也不要放弃理想，对自己要有信心。我们一起好好努力，你读好你的书，将来做你的博士，我做我的老板！”

沙骋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鼓励吴晓宜，明知晓宜很可能因无钱而读不上大学，而且骨子里高傲的她不会接受他的帮助，却还是要给她打气，给她加油，只是出于一种友情、一种豪情，他相信吴晓宜不比别人差。他说即使不成功，只要自己努力过了，也不感到什么遗憾了！

“走着瞧呗，”吴晓宜却不怎么热情，“我考大学，是我不能



让妈妈伤心,可我心里并不想读书,你说怪不怪?我爸去世十多年了,我妈就靠这小铺做生意,生意又不好,就这么一点收入把我抚养大,还供我读书,真的很不容易。”

吴晓宜说着,眼圈有些红了。沙骋没想到吴晓宜还有这一番心思,他不由得看着吴晓宜出神。

“有什么好看的,平时还没看够?”吴晓宜红着脸,“喂,我告诉你,我刚才说的,你可千万不要和别人说,更不要和我妈妈说,要是我妈知道了,我不知道妈妈会怎样对我生气,噢?”

“你要封住我口,可得付出代价才行。”沙骋开玩笑说。

吴晓宜歪着头:“什么代价呢?我叫你一声哥哥,行不行?”

“你本来就叫我骋哥。”

“那,你说什么?”

“给我亲一下!”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亲一下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来!”

沙骋作势要去抱吴晓宜。

吴晓宜慌忙躲开,沉下了脸:“你要是再说不正经的话,我不理睬你了!”

吴晓宜扭过身子。

沙骋连忙说:“好好,就当我说,我赔礼道歉,还不行?”

吴晓宜扑哧一笑:“骋哥,你总是这样,变着法欺负我,哄我……喉咙还疼不?”

“不疼了,喉咙真的不疼了。”沙骋说。

“我差点忘了,喏,给你!”

吴晓宜从口袋里掏出几包喜糖,说是她家隔壁做工艺品生意的女店主李莎结婚,托她带给沙骋的喜糖。

沙骋拆开喜糖袋,把一颗巧克力放进嘴里:“晓宜,为什么



喜糖不能用口香糖代替？谁都喜欢嚼口香糖。”

“你问的问题真怪！”

“怪什么？口香糖不是糖吗？据做食品生意的朋友说，所有糖果中口香糖利润最高，也最好销。”

“你就想到利润高，生意好做。想来想去就是想的赚钱。”

沙骋一本正经地说：“做生意就得想赚钱，我说错了吗？我问你，口香糖干吗不能用来做喜糖？”

“好吧，我告诉你，口香糖初嚼时甜蜜蜜，嚼久了就味同嚼蜡了，用口香糖做喜糖不吉利嘛！”

“还有这道理！”沙骋惊叹，“还有什么，你统统告诉我！”

“不和你说这些无聊话了，我要做饭菜了！”

吴晓宜开始忙忙碌碌地做饭做菜。不一会，饭菜做好了，虽说不上丰盛，却很爽口，吴晓宜又不停地给他夹菜，问他，她做的菜好吃不好吃？他说好吃，吴晓宜又给他加菜，嘴里咯咯笑着。

“我还做了一些新腌制的酸辣菜，保你吃了胃口大开，我晚上给你带来。”

说着，吴晓宜又给沙骋夹上一段清蒸带鱼。

2

吴晓宜走后，沙骋摆弄着他那台高级影碟机，放上他喜欢看的最新武打片，银屏上马上开始激烈的打打搏杀。正看得起劲，计家龙来了。

“骋哥，你看过医生没有？”计家龙问道。

“看过医生了，是吴晓宜陪着去看的，医生说是感冒，打了针，吃了药，回来后，吴晓宜做的早晚饭，吃过晚饭，她回去给她妈做饭去了。你晚饭吃了没有？”

“还是吴晓宜对你好，她可从没这样关心过我。”计家龙用手打着节拍，“我呢，当然吃过了，我可不能等你一起去饭店，几个朋友都说你不给面子，我说你不是不给面子，是真病了。几个朋友又喝了点酒，我把第二瓶没喝的法国红葡萄酒带了回来。”

计家龙把一瓶酒放到沙骋面前：“骋哥，要不要来上一杯？”沙骋闻到计家龙身上有一股酒味。

“不，我不喝，我感冒不能喝，明天还要去外地。”沙骋马上拒绝。

“好，我听你的，”计家龙把酒瓶放到桌上，狡黠地说，“你和晓宜呆了一个下午，和一个女孩子一起走在路上，一起呆在屋子里肯定情绪高涨，是不是？”

沙骋笑笑：“也没什么，不过，差点和晓宜闹了个误会。”

沙骋把自己和吴晓宜撞了个满怀，不小心碰上晓宜胸脯的事儿告诉了计家龙。

计家龙突然两眼发光：“骋哥，是真的吗？你等等，告诉我，碰上那个部位是什么滋味，什么感觉？你仔细道来！”

沙骋不快地说：“没什么感觉，只是不小心碰了一下，不是故意的。”

“你是不打自招，我又没问你是不是故意的，怎么样，说说吧！”计家龙缠着沙骋。

“别胡闹了，我看你是酒喝多了，还是换个话题吧。”

“骋哥，你真让我失望。”计家龙有些不高兴了。正在此时，传来脚步声，沙骋和计家龙都不出声了。一个女孩走进屋子，让他俩尴尬的是，正是他们谈论的吴晓宜！她手里拿着一瓶酸辣菜。还有满满的一袋苹果。

计家龙酸溜溜地说：“晓宜可真会关心人，沙骋胃口不好，你就给他酸辣菜，沙骋正缺少维生素，你就给他送来了。我生



病,你可没有那么积极。”

“一袋苹果能解决维生素缺乏症?你也太夸大其词了吧。”
吴晓宜嘴里这么说,心里挺得意。

“这要看是不是在关键的节骨眼上,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计家龙振振有词。

吴晓宜掩嘴:“你这个比喻真恶心。”

计家龙笑笑:“比喻主要看是不是贴切,西街做音像生意的葛大伟长发飘逸,很潇洒,可是又留胡子,嘴边一圈,很旺盛的,他还很得意。前天在绿波廊过二十岁生日时,几个朋友要我给他的胡子打个比方,我说他这胡子啊,就像是粪坑边上的草!”

沙骋和吴晓宜都哈哈大笑,计家龙的嘴可真够损的,不过,他这个比喻还是蛮贴切的。

计家龙却不笑:“他的女朋友说你这样说我们吃不下饭了,我说,打个比喻就吃不下饭?我在要饭时,常常在粪坑边垃圾堆旁吃饭,吃得津津有味,看着饭盒里的,瞧着粪坑里的,是什么滋味?他女朋友立马呕吐,不吃饭了,要向我索赔精神和物质损失费,我说谁让你们要我打比喻的?活该!”

计家龙有这样的本事,他说笑话,别人被逗得哈哈大笑,他却一本正经,笑意全无。

沙骋也来了劲:“歌星李春波不是有首《一封家书》,现在在外面最流行的《一封家书》新版本词儿更有味了,我唱给你们听: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日子好过吗?没下岗吗?我在学校挺好的,就是功课一门比一门差。虽然我的功课不太好,其实在班上还名列前茅。爸爸还是每天喝三顿酒吗?我的酒量也不马虎,啤酒白酒都能喝。寄上一张照片给爸妈看,我的拍拖够模特吧?以前爸总说我傻,拍拖说我帅呆了。大哥二姐还在挑拣对象吗?要求别那么高。有什么事发个伊妹儿,我的电脑上

了网。爸爸有空也上上网，不要喝酒和妈闹。老来离婚算不了什么。好了，又要上课了，敬礼，此致那个敬礼！”

吴晓宜笑得直打噎，用拳头捶着沙骋。

笑够了，吴晓宜又把几个小纸袋交给沙骋，那是沙骋在医院配的药。

“我忘了把药交给你，喏，给你，你可别忘了按时吃药。”

计家龙怪腔怪调地说：“晓宜，他这会儿正不舒服，又在发烧，你给他倒水，让他吃药，就做一回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做好事就做到底嘛。”

吴晓宜信以为真：“骋哥，你又犯病了？”一边说，一边给沙骋倒上热热的茶水，一脸关切之情。

“他这个烧发在心里，你问问骋哥！”计家龙狡黠地说。

沙骋朝计家龙说：“你别说怪话，行不行？”

吴晓宜对计家龙说：“你说些什么呀，含糊糊的，一点都不痛快，有话就说呗。”

“沙骋发烧是为了你呀！”计家龙大声笑了。

“为了我？”吴晓宜有些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家龙你说！”

计家龙双手一摊：“你自己心里明明知道，还要装糊涂，晓宜，你的演技可不高明哪，不高明哪！”

吴晓宜越



发摸不着头脑：“你这个人今晚上怎么一点都不爽气，卖什么关子，是男子汉就不要装腔作势嘲弄别人。”

计家龙朝沙骋说：“喂，兄弟，把刚才我们议论的事告诉晓宜好不好？”

沙骋马上急了：“你别胡说八道！”

计家龙朝吴晓宜一本正经地：“他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哥们义气要紧。”

“你这个人真怪，话只说半句，好了，随你，我要回家去了。”

吴晓宜往外走。

计家龙赶忙说：“哎，别走，我不卖关子，我告诉你！”

沙骋大声说：“家龙，不许你说！”

沙骋真的急了。

计家龙笑嘻嘻地：“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晓宜，我们刚才在议论骋哥今天下午碰到了你那人浮想联翩的伟大胸脯，是什么感受，对于骋哥来说实在是太刺激了。所以，他又发烧了。骋哥，我说得对不对？”

吴晓宜气急败坏：“你们、你们下流！下流！沙骋，没想到你那么坏！还有计家龙，你们两个都一样坏！”

吴晓宜一激动，手中的杯子掉在地上，啪地碎了。她转过身子就往外走。

沙骋慌忙上前：“晓宜，对不起，是我不好，不该对家龙说这些，请你原谅我！”

吴晓宜看着沙骋，胸脯起伏着，喘着气：“我平时一直把你当成可以信赖的好朋友，没想到你内心这么阴暗，我不理睬你了！”

吴晓宜冲出了屋子。

沙骋急得在房间里转圈，嘴里嘟囔着：“怎么办，怎么办？”

唉,都是你惹的祸。”

计家龙做个鬼脸,轻松地说他没想到吴晓宜会发这么大的火。

沙骋还是埋怨着:“我让你不要说,你偏要说,现在让我多丢脸!”

计家龙大咧咧地拍拍沙骋的肩膀:“骋哥,对不起,我想这不过是生活小花絮,幽它一默,可惜我没到位。”

沙骋不满地说:“要是她妈知道了,会怎么看待我?唉呀,这事儿娄子捅大了!”

计家龙反问沙骋:“那你说怎么办?”

“我想我们一起去向吴晓宜道歉,请她原谅。”

“道歉?为这事儿道歉?你,还有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开开心玩笑罢了。骋哥,又没到世界末日,你急什么!”

计家龙不乐意了。

沙骋静下来想了想,打消了去向吴晓宜道歉的念头。也许计家龙说得对,这会儿到吴晓宜家去,只会把小事弄大,使大家都很难堪,她妈妈又会怎么看待他?



7

重逢在夜总会



1

冬夜的夜晚,凉气袭人,沙骋和计家龙走出城隍庙,走在外面大街暗淡的路灯下。走了一会,前面的树阴渐渐多了起来,路两旁枯黄的梧桐树叶映着昏黄的光,摇曳着。身边驶过的小汽车油光锃亮,折射出霓虹灯绚丽变幻的色彩。

“我们去哪?”沙骋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计家龙回答。

“你还对我保密?”沙骋笑着说。

晚饭后,计家龙神秘地对沙骋说,今晚带他去一个地方,让他开开眼界,保准让他快乐,别一直呆在城隍庙的商铺里,只知道赚钱。现在有了钱,也该快活快活啦。计家龙相邀,自然不能回绝。他换了衣服,随计家龙出来。

“那,还要走多久?”

“马上就到了。”

计家龙走了几步,神秘地笑问道:“骋哥,你有没有看上的女孩?”

“没有,”沙骋老实地回答。

沙骋的回答显然使计家龙有些失望:“那么也没有和女孩有过亲密接触?你太传统了!”继而发表自己的高见,“像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到了十六七岁的年龄,在这方面没有一知半解,对



做生意没有好处。据说在国外,像我们这样年龄的男孩,交过的女朋友起码有一打。”

沙骋问:“兄弟,你有女朋友了?”

“有了,过几天我请骋哥和她认识认识!”计家龙有些骄傲地说,“骋哥,不瞒你说,跟在我后面的女孩起码有一打!还有女大学生呢!”

“你吹牛!”

“我骗你干吗?你不相信拉倒。谁让我们现在是有钱的小名人呢!”

两人说话间,来到了一家霓虹灯闪烁的名叫月亮宝石的夜总会门口,计家龙说,我们到了。见沙骋茫然踌躇,计家龙说:“进去吧,我是特意不告诉你来这儿,这里很好玩呢,今天晚上我请客埋单。骋哥,等一会你会有惊异的发现,不信,你进去瞧瞧。不过,你别露出很有钱的样子。”

门口几位迎宾小姐看来和计家龙很熟,上前热情地打着招呼。

“你进去吧,我不去。”沙骋说。

“骋哥,你不给面子?”计家龙不高兴了,沉下了脸。

“好,就这一次,下不为例。”沙骋无奈地说。他不能因这事儿和好兄弟计家龙闹不愉快。不进去无疑削了计家龙的面子。事已至此,沙骋只得硬着头皮随着计家龙走进夜总会,同时,也有一种好奇心吸引着他,他想知道夜总会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沙骋惊讶的是,一进入夜总会,他发现几位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正在台上手握话筒,如痴如醉地纵情欢唱,煽动着热烈疯狂的群舞场面。而在众多的舞者中间,沙骋也见到了城隍庙其他几位做生意的青年人。有的正在狂舞的女孩见了沙骋和计家龙,还频频抛来飞吻。

“你见到了吧,这里好多都是学校的学生,有高中生,还有大学生呢!在这儿,伴人跳舞一小时是一百元,一个晚上有好几百元钱进账。学生们出来捞些外快,挣些零花钱。她们最喜欢我们这些有些钱的小老板了。你可以让她们教跳舞,以后还可以开开心心地和她们玩。”

计家龙兴致勃勃地告诉沙骋。

“她们不害怕校领导和老师知道她们这些事么?”沙骋问。

计家龙满不在乎地说:“你放心,不会有人把这些告诉校领导的,没有人会做告密的叛徒,即使知道了又怎样?勤工俭学么!再说现在社会开放了,管得那么紧干吗?脚长在她们腿上,管又管不了。”计家龙拉住沙骋的手,“走,骋哥,我们上楼,到上档次的包房去,好好乐一乐。今晚的花费,我包了。”

走上三楼,楼道口一个女孩正低着头打瞌睡,计家龙上前和她打招呼。

“你是谁?”

女孩揉着眼睛问。

“是我呀,你忘了?上星期天晚上我还请你吃过麦当劳呢!”

“噢,是计老板!”女孩想起来了,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你点谁?”

“我点君君,我这位朋友点萍萍!你先让萍萍出来见我这位朋友。”

“君君在,萍萍她下午刚陪完几个台湾老板弹琴唱歌,这会儿正在休息呢。”女孩回答。

“我们在包房等她。”计家龙说。

这时,从一个包房里出来一个涂脂抹粉、年近三十的女人,走过时,看了他们俩一眼,冷冷地说:“真不害臊,还是两个孩子呢!”



沙骋的脸开始发烧。

沙骋停住了脚步,迟疑起来。计家龙看出了他的心思,说:“既来之,则安之。你知道吗,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位著名演员说,从事艺术必须投入感情,进入角色。我们以后总要交女朋友的,你说对不对? 现在就算预习吧。”

计家龙总是有理由,总是振振有词。

“走吧! 勇敢点!”计家龙笑推着沙骋。

“我怕什么!”沙骋豪气顿生,说着往里冲。

两人来到一间包房,推门进去,里面没人。两人就在沙发上坐着。沙骋跷着二郎腿,打量了一下这套式包房,大屏幕彩电,高级音响,还有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房间里还有一只书架。整个房间布置得还有几分艺术气息。

“这,这房间里怎么会、会有钢琴,怎么会有书架? 你看,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书,嘿,都是艺术书籍呢。”

“你的眼光不错。”

“为什么会有女孩,而且是好女孩会到这种地方来,做这样的活?”沙骋不解。

“这,大概主要是她喜欢刺激吧。”计家龙耸耸肩。

“真难以理解。”沙骋摇摇头。

计家龙把一个靠垫推给沙骋,像在自己屋里那样随便,给自己和沙骋倒上一杯饮料,然后说道:“我告诉你吧,每个周六到这儿来给客人弹琴唱歌跳舞的萍萍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漂亮女孩,偏偏又绝对聪明,她自己独立生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供自己上学,很了不起。要是陪的客人是色迷迷的老头,给再多的钱她也不愿意。其实到这种地方来的并不都是坏女孩坏男孩,你能说我是坏男孩吗,见到的那些都是坏学生吗? 兄弟,现实社会是复杂的。”

计家龙像大人开导小孩一样开导沙骋。沙骋听计家龙一说,不由产生了兴趣,心里很想见见那个独特的女孩,见见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骋哥,那女孩不仅唱歌唱得好听,学王菲惟妙惟肖,长得还特漂亮。”

“漂亮?”

沙骋来了精神。他平时喜欢看的武打片,对女主角的要求,第一是漂亮,第二是漂亮,第三还是漂亮。对男主角的要求是武功高强,豪爽大度,行事是不是像一个好汉,英俊不英俊倒无所谓。

“噢,她来了,我一听她的脚步声就知道了。”

计家龙站了起来。

果然,传来了轻盈的脚步声,沙骋连忙坐得端端正正,本能地想使自己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

“是计老板啊!”

还没进屋的女孩在门外大声说。声音似清脆的银铃。沙骋听来很熟悉,来不及细想,人已走了进来。她身材苗条,双腿修长,瓜子脸就像日本漫画上的女孩子,白白的皮肤,身上散发出一股香味。沙骋一见到她,不由得愣住了:她就是自己读书时的班上女生刘萍萍!

沙骋目瞪口呆。要是在平时,见着漂亮女孩子,他早就上前胡说八道一番了。

计家龙满脸是笑:“今晚闲着没事,我带我的哥们出来走走玩玩,也是特地来看看你萍萍小姐。”

“你不教人好。”

刘萍萍嗔声嗔气地对计家龙说。当她看清楚一旁的是沙骋,一时也惊住了。





“你这话可不对，他可是有独立思维的人啊，我没有强迫他来这儿。不信，你问他好了……哦，你们认识？”

沙骋勉强地说：“认识，我们以前是同学。”

刘萍萍已恢复过来，咯咯一笑：“我们还是同桌呢！”

“那太好了，你们老同学叙叙旧，我去找君君玩玩。”计家龙拍着手说。

“好的，我今天晚上就和老同学聊天。”刘萍萍说。

计家龙向沙骋做了个鬼脸，拉开门，走了出去。

刘萍萍穿了一条黑色的短皮裙，她当着沙骋的面脱掉长筒袜，又脱掉裙子和外衣，披上休闲运动套装，坐在过去的同桌男生面前。

“沙骋，你是第一次来这地方吧，以后可别再来，别听计老板那些堂皇的理由，他会把你带坏的，而他这家伙仿佛有天生的免疫力。”

刘萍萍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沙骋对她文雅的举止和毫不拘束的言谈应酬感到佩服，他认识的女孩子还没有一个像她那样从容，大方。

“萍萍,你真行。”沙骋由衷地说。

“你别学计家龙油嘴滑舌,做这等事不是光彩的事,我们村里知道我在这儿打工的没有几个人,老同学,你可要为我保密啊。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刘萍萍举起小拳头,吓唬道。

“一定。不过,保密总不会保到头吧,时间长了总会让人知道的。打工有什么担心的?”沙骋反问。

“说担心吗,是有一点担心,说不担心也不担心。我打个比方,就好比在学校课堂上作弊,谁都知道有利,但你总得要避免被当场抓住。面子问题嘛。这,你是知道的。我再打个比方,战场上有牺牲的战士,也有安然无恙回家的战士。重要的是别让子弹打着你,你就得想些办法保护自己,你说对不对?”

刘萍萍说完,笑了起来。沙骋觉得她笑得很好看,也比过去成熟多了。是的,大家都在成长。

沙骋直直地说:“你怎么会到这儿打工?你爸不是很有钱的老板吗?”

刘萍萍摇摇头:“前年,我们新村附近搞市政建设,马路拓宽,我家的加油站拆了,我老爸拿了补偿金去做期货生意,大亏了,现在连个小摊贩也不如,什么也不是了。整日在家喝酒,骂人。你高兴了吧!”

“这怎么说?”

刘萍萍盯着沙骋:“你别装糊涂了,我知道你一直恨我父亲,恨我父亲有钱,在新村里耀武扬威的,还收了你家的房子……是不是?”

“以前是恨过,但现在不恨了。”沙骋承认,他本想说,我现在比你父亲要有钱得多,我恨不起来。但他没说。

“陈老师,他好吗?”沙骋换了一个话题。他有许多话题要问。



“他呀，还是老样子，把学生们管得可紧了。不过他是个好老师。现在，他已经管不着我了，我上艺校了。”刘萍萍笑着说，“陈老师哪，越来越瘦了，咳嗽个不停，据说肺有些问题，你失踪以后，他一直在同学面前念叨着你，说你尽管顽皮，捣蛋，可是个有志气的少年人。要是他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一定会很高兴。”

沙骋心里一阵激动，眼中有些湿湿的。

交谈中，沙骋知道了刘萍萍的事儿。她父亲刘大胡子炒期货破产后，讨债的差点挤破了门。刘大胡子以前的朋友都避而不见，生怕他借钱。他只得搬出原来的房子，卖了还债。一家人挤在沙骋家原来住的那一间屋子里。日子过得艰难。刘萍萍初中毕业后，高中都没去考，考上艺术学校后，学费得自己筹措。

刘萍萍好看的脸上是一脸无奈。沙骋喝着咖啡，苦苦的，心里也是苦苦的感受。

刘萍萍站起来，打开音响，顿时，优美的音乐回旋在屋子里，她走到沙骋面前，把手伸给沙骋，笑吟吟地说：“来，别说这些不愉快的事。跳个舞，告诉你，在过去，我们班上的女生一致公认你是班上最帅最有魅力的男生。”

沙骋慌忙说：“我，我可不会跳舞啊。”

“不会跳舞？现在还有男孩不会跳舞？亏你还是做生意的人呢。你是不愿和我跳舞，是不是？”刘萍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我骗你干吗，真的不会。”沙骋说。

“我教你。不过，你得付钱。不然，今晚我别说赚钱，连要交的房费都付不出呢。”刘萍萍爽快地说，一点都不感到扭捏。

沙骋只得站了起来，握住刘萍萍的手。

“不对，你得搂住我的腰，这样！”

刘萍萍真的开始教沙骋怎样跳舞，怎样迈步子。

跳着舞,刘萍萍垂下长长的睫毛,眼中忽闪着泪花,她是在为见到初中时的同桌,为过去的美好日子动情,还是在为现在的落魄而难过,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沙骋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难受,一点也没有重逢后的欢欣、喜悦之情。没想到他和她会在这个场合重逢,他从过去的一个穷孩子成为一个有钱的小老板,而刘萍萍从一个富家女变成一个陪人唱歌陪人跳舞的女孩,她变了,变成和沙骋印象中完全不同的一个女孩子了。造物主真是会捉弄人!

要是在以前,他听到刘大胡子破产的消息肯定会感到解恨。会引吭高唱一曲。要是在以前,他能想到刘萍萍家现在的窘境吗?他会想到高傲的刘萍萍会自愿到这种地方来赚钱上学吗?社会真是一所大学校,让人学到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社会真是一座大熔炉,性格再温顺的人也能锤炼成钢。想到这,他一点也没有看不起刘萍萍的意思,反而觉得她了不起。他搂着刘萍萍的腰,心里很想为刘萍萍做些他能做的事。

跳了舞,坐下来喝浓浓的咖啡。他们有许多许多的话要说,而且真的说了,滔滔不绝地说了,把过去的事说得津津有味,意外的是他们都没有忘记以前的不愉快,而那些不愉快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说话间,不再有过去男女生之间的故作矜持,不再有那种拘谨、隔阂,他们力图使自己像成年人那样,使用成年人的语气语言,一种新的美好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2

沙骋和计家龙向城隍庙方向走去。夜已深,街上行人很少。身边驶过出租汽车,可沙骋并没有招手要车。而在平时,沙骋向来是大手大脚、甩派头的。沙骋为今晚的事激动着。计家龙说叫



辆车回去吧。沙骋说还是走走吧。

“骋哥，萍萍可是这儿数得上的红星啊，你给了她多少钱？”

“我没给。”

沙骋撒了个谎。他给了刘萍萍两千元钱。刘萍萍当时愣了一下，没想到沙骋出手这么大方。她本不想收下，沙骋说你不是说要钱的吗？要是嫌少，我再付钱。刘萍萍说够了，你真要赞助我，下次吧。

“没给？不可能吧？”计家龙疑惑，“或许她看在你们老同学分上，不好意思向你耍。下次见了，向我耍。”

沙骋没说话。

“骋哥，其实把钱花在娱乐上很值得，只要快活。”计家龙兴致勃勃地说。

“这是为什么？”沙骋问道。

计家龙没有马上回答，走了几步路之后，才说：“花了钱，就想挣更多的钱花！”

沙骋提出自己的观点：“挣了钱是得花，可这么高的消费太吓人了，一个奶油蛋筒要三十元，一杯可乐要五十元！在商店可以买十大瓶呢！我的商铺一个月租金也只是一千五百元，这些钱只能到月亮宝石玩几次。兄弟，虽说我们有了钱，但这儿不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去的地方。”

计家龙表示不同意沙骋的观点：“骋哥，比如，我们把钱花在拍市场管理员的马屁上是一种目的，花在刘萍萍她们那儿也是一种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目的。”计家龙抬头仰望深远的夜空，“我们和刘萍萍同龄，我们做生意赚钱，可是像刘萍萍这样读书的女孩却一分钱也没有，她无助，可她又很高傲，不需要人们的施舍，我们去她那儿，事实上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帮助她，你说对不对？花在她那儿的钱就很值得。如果把钱花在别的地方，

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沙骋没想到计家龙还有这么一套理论,他觉得计家龙说的不正确,可一时又没有足够的道理来反驳他。他默默地走着,十六岁的他心里头有一种浅浅的压抑,一种自卑感,他在问自己,同是十六岁,计家龙有时显得比自己更成熟,更有思想。尽管自己做事儿比他成功。他觉得自己太不善于思考了,这使他心里很惭愧,无来由地为自己生气。

“我只是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出入这样的地方,包老板再三告诫过我们。”

计家龙不以为然:“你不要总拿包老板来做挡箭牌。包老板归包老板。他和我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其实我们出入这地方,不也是对社会增加一点了解?”

沙骋摇摇头:“我看你是有一种报复思想。”

计家龙激动了:“骋哥,想想过去捡垃圾乞讨时,那时候,我看着别人吃喝玩乐,坐小汽车,我想,总有一天,我也要这样就好了!骋哥,以前人家是怎么称呼我们,对待我们的?我要告诉人们,我现在不是了,不是了!”

计家龙脸上浮现出一种报复后的胜利表情。沙骋默默无语。

“骋哥,你今晚怎么啦?”

沙骋勉强笑笑:“我没什么,我在想,我们就永远这样下去?”

计家龙:“那是自然。我们不这样下去,还能怎样?把生意活下去,赚钱、发财、寻欢作乐,有什么不好?”

沙骋摇摇头:“我没说这样不好。”

计家龙吹了一声口哨:“骋哥,今晚上你遇到老同学,情绪不太好吧?别去想那么多,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走吧,快到了。”



说话之间,已到了城隍庙,在交叉路口,沙骋提出去看看吴晓宜她妈。

计家龙大感意外:“这么晚?你今晚不对头,受刺激了!”

沙骋不高兴了:“你别胡说八道!我受什么刺激?去看望晓宜她妈有什么不对?”

计家龙连忙解释:“骋哥,她妈以前是怎么对待你的,她骂你叫花子,赶你走的事儿,你都忘了?”

“没忘。不过,记仇有什么意思?谁家的父母愿意孩子去和叫花子交朋友?当时,晓宜她妈这么做也是为了晓宜好。”

计家龙还想说什么,沙骋摆摆手,让他别说了。说要是你不愿和我一起去,我一个人去。

计家龙无奈,只得跟着。

吴晓宜没想到沙骋和计家龙这么晚来看望她妈,连忙把他俩迎到后屋。沙骋问她妈的病如何,吴晓宜说不好,现在吃不下饭,说不出话。

吴晓宜妈妈的病已到了最后的时刻。原来饱满的脸已全是皱纹,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手臂细得像是芦柴棒,呼吸微弱。

吴晓宜弯下身子,凑近母亲:“妈,北街上的沙骋和家龙来看你了!”

沙骋忐忑不安地看着吴晓宜她妈。不知她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吴晓宜母亲睁开了眼睛,搜寻着。吴晓宜让沙骋过去,靠她妈近一点。她妈看见沙骋,失神的眼睛里突然闪现出一丝光芒,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想说什么,可是发不出声来,沙骋碰碰她瘦骨嶙峋的手,没想到却被她抓得紧紧的。一双眼睛只是看着沙骋和计家龙,看着女儿。

“晓宜妈,你放心,我们哥俩将来一定会好好帮助晓宜的!”

沙骋凑在她妈耳边，激动地大声说。

几滴眼泪从吴晓宜母亲干枯的眼眶里掉了下来。

3

周末，沙骋去托运处托运一批运往汉正街的服装，这是古鸿盛老板要的货。这是一笔不小的买卖，沙骋从工厂购来，而不是从批发商那儿购来；除去运费，他可以净赚两万多元。托运完货物，打了个手机给古老板，告诉他，货物已经发出，提货单也已经传真给他，收到货后，再向他告知。关掉手机后，他兴冲冲地往回走。

时已入冬，天气出人意料地暖和。梧桐树上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落完。这是暖冬特有的现象。天空还时不时飘起小雨，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雨，变化无常。

沙骋走在大街上，刚刚下过的小雨在人行道的彩色路面上积起一个个小水洼，大树上不时掉下一两滴小雨滴，落在沙骋的羊毛外衣上，湿湿的。穿在脚上的高级锐步运动鞋感觉很闷，不过，雨后湿润的清新空气让沙骋感到舒服。

从托运处回城隍庙只有几百米，很短很短的一段路，没有公交车，只能走着回去，除非你坐出租车。沙骋宁愿走。走回去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坐出租车简直是黑色大幽默，天大的笑话。

“沙骋！”

沙骋听到背后有人叫他，他转过头去，他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是刘萍萍。她穿着一身时尚的圈圈毛绒衣裙，肩上背着一个黑色小坤包，脚上是高跟鞋，戴着一副墨镜，一副都市阳光女孩的打扮。

“你这模样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太新潮了！”沙骋禁不住



赞叹。

“你是不是想说是歌舞厅小姐模样？”刘萍萍追说着。

“啊，没有，我怎么会这么认为呢，刘小姐，我怎敢？”沙骋开玩笑说。

刘萍萍看着他：“你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又开始油嘴滑舌起来，又要欺负我。”

“我哪敢？”沙骋笑着说，“街上走路的行人都在看你呢！”

“我每天走在路上都这样，有时候心里真有几怕。”

“那你应该换一条



路线。”沙骋提议道。

“换一条路线,也许没那么多的人看我了。”

刘萍萍一本正经地说。

沙骋不由得笑了起来。

刘萍萍看着沙骋:“你……你到哪儿去?”

“刚办完事,随便走走。你呢?”

“我也是。”

“那我们一起逛逛,你不反对吧,要是你不喜欢和我一起走,请直说,别找个理由搪塞我。”沙骋快人快语地说。

“怎么会呢,恭敬不如从命。”刘萍萍说。

沙骋和刘萍萍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走着,与这样漂亮又有个性的女孩在街上并肩行走,这是沙骋在城隍庙成为小老板后的第一次。沙骋不觉心潮起伏不定。他感觉刘萍萍一直在观察着自己。

刘萍萍轻轻一笑:“你大概觉得我这副模样不像是个正在学校读书的正经女学生,我看上去是像个公司秘书呢,还是像个歌女,说得不好听是三陪女,所以你在我旁边有些不自然,是不是?”

“没有!”沙骋认真地说。

“那你把手伸出来!”

刘萍萍把手伸给他。沙骋伸出手,握住了刘萍萍的手,两人的距离一下子近了,刘萍萍快乐地轻轻地哼着歌,沙骋看着她,街两旁的树木中透过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有光泽的瓷器一般亮晶晶。

走了一段路,刘萍萍说:“我们到淮海路那边的月光咖啡屋喝咖啡,一边听音乐,一边聊天,很有艺术氛围的,我请客。”

“就你赚的这几个钱?还是我请客吧。”沙骋说。



4

月光咖啡屋是个被装扮成具有西洋风格的咖啡屋,木质结构,小门。店内,端咖啡和饮料的女孩个个都穿黑色背心白衬衣红裙子,显得很有教养。顾客中不乏各种年龄段的人,当然,年轻人占多数。

坐下后,听着如同瀑布飞泻而下的美妙音乐,沙骋觉得周围的顾客都在回头看自己,便有些不自然,不小心把杯子打翻了,咖啡洒在桌子上。刘萍萍掏出餐巾纸,将打翻的咖啡擦净了。沙骋很尴尬,觉得有些不自在。

“你是不是觉得热?看你脸上都是汗。”刘萍萍说。

“我是难得来这高级场所,乡下人上不得台面么。”沙骋自嘲道。

“可你是老板呀,大场面见得比我多。”

“上海遍地都是老板,上档次的现在都不称老板,我算得了什么?”

刘萍萍安慰道:“我第一次来这儿也有些不自然的感觉,慢慢地就习惯了。”

由于开着空调,屋内很热,刘萍萍和沙骋脱去外衣,挂在旁边的衣架上。刘萍萍里面只穿着薄薄的无袖羊毛衫,沙骋看她的脸有些苍白,嘴唇红红的,眼睛里闪着清澈的光辉,从外面马路上伸出来的梧桐树嫩叶反射的光使她的脸更白。她抬起一只胳膊,将长发擦到脑后,又用手把它盘起来。见到她抬胳膊时露出的那淡如褐色的烟雾似的腋毛,沙骋有些不自在,也有些激动。他觉得自己看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女招待送来香烟,刘萍萍推给沙骋,沙骋要了,刘萍萍掏出

打火机,替他点上。然后自己点起一支烟。女招待问要不要点歌点乐曲,刘萍萍让沙骋点,沙骋从女招待手中接过漂亮的本子,发现上面各类著名乐曲应有尽有。沙骋也不客气,按照上面登录的点了流行歌曲。女招待抿嘴一笑,分明有轻视的意味。刘萍萍叫住女招待说,点莫扎特的《K小调奏鸣曲》,要是没有,巴赫的《降b大调序曲》也行。

“一位客人只能点一个,我去和总台说,你等着。”女招待说。刘萍萍点的曲子镇住了她。此时,她再也不敢小瞧这两个少年人了。

看着女招待惊讶地带着佩服的目光离去,沙骋拍了一下刘萍萍的手:“你可真行,唬住了她,我只是想一边喝咖啡,一边胡乱听着音乐,只要好听就行,管它流行还是古典。还有,一边和一位漂亮女孩说话,那多惬意。”

刘萍萍笑了:“你真讨人喜欢,有的人也说这样的话,但听起来总是有些虚情假意,绝没有你那么舒服,你的话听起来一点都不是在恭维,你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怪不得班上的女生都喜欢你。”

“你是在蒙我吧。”

“瞧你那张时而诚实时而顽皮表情的脸,那表情是最让女孩经受不住的,最能诱发出女孩母性的本能,我们班上的女生有的在暗恋你,唉呀,你简直就是女孩杀手。”刘萍萍有些夸张地说。

沙骋得意地说,要是她们知道他现在的那些成功的事儿,保准更喜欢。

刘萍萍顺口问,你这两年是怎么过来的?

于是,沙骋把自己离开学校后,怎样到处流浪,怎样做乞丐头,怎样替包老板卖香蕉赚到第一笔钱,掘到第一桶金,然后自



己怎样做生意的事儿说了,但现在到底挣了多少钱,没说。回忆往事一旦开了头,就好像一支曲子的旋律那样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会儿平缓,一会儿高亢,沙骋本来就有撒谎吹牛编故事的本事,这么精彩的事儿由他嘴里说出,自然更精彩,更惊心动魄。

人生中如此真实的时刻很少,像昙花一样转瞬即逝,他们年轻,单纯,甚至还调皮,还不懂得有所隐藏。沙骋沉浸在自我炫耀里,炫耀其实就是一种骄傲,这样的骄傲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人来说很正常,无非想在女同桌面前证明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沙骋了。

刘萍萍听后,赞叹不已,说简直就是一部传奇小说。

“以后我每个周末都到月亮宝石来看你。”沙骋说。

“不行。”刘萍萍断然拒绝。

“为什么不行?是我小气,少给你钱?”沙骋问。

刘萍萍嗔道:“谁要你的钱!你就这么看低我?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说白了,我不希望你到那种地方去,这不是像你这种男孩去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要去?你放心,我会把持住自己的。”

刘萍萍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她执拗地说:“我不想和你解释,也不会向你解释,我只想说,你为了做生意去那种场所应酬玩玩是可以的,平时,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常去那儿。在那种地方,许多人会变得没有灵魂。”

刘萍萍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让沙骋取了一支,沙骋掏出打火机,刘萍萍说不用,她自己点烟惯了。说完,掏出火柴,手势优雅地点燃,沙骋看着她不断地从鼻孔里喷出烟雾,觉得她成熟得就像是一个女大学生一般。

刘萍萍问道:“我问你,你做生意是为什么?”

沙骋用打火机给烟点上火：“很简单，当然是为了赚钱。不然，我做生意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不做生意，我又能干什么？”

刘萍萍吐了口烟：“是呀，我到这儿又为了什么？你会说是为了学费，上艺术学校是自己喜欢，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凭我的天赋和勤奋也许将来能成为歌星或在影视方面寻求发展。即使上大学，我也有这实力，所以我要争。想尽一切办法地去争。所以我要到月亮宝石这种地方来。我是一个准备和命运抗争的女孩，我做对做错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愿意的。”

刘萍萍显得有些激动。

眼前的女孩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同桌女孩，变了，就像沙骋一样，刘萍萍也在变。看着刘萍萍，沙骋不由得想起以前读书时看到的词句：贫穷真是一所锻炼人的学校，千锤百炼着人生。这话对极了。

店里飘浮着悠悠的音乐和醇香的咖啡，顾客们轻轻的谈话声，托着托盘同样轻轻走动的穿着制服的女招待，一起构成一种独特的美妙的氛围。

“小姐，我有件事想问你一下。”沙骋叫住那个笑容可掬的女招待。

“先生，您请说，什么事？”年轻漂亮的女招待在他们身边坐了下来。

“我看到出去的客人都给你小费，特别是女客给的比男客还要多，真让我惊讶，这里有什么窍门没有？”

女招待和刘萍萍都没想到沙骋问这样的问题。

“沙骋，你问这个是不礼貌的，你又胡来了。小姐，对不起。”刘萍萍有些不高兴，连忙和女招待打招呼。

女招待柔柔一笑：“这没什么，我见到女客人进来，总要对她们说，您好，太太！当她们离开时，我就说，再见，小姐。就这么





简单。”

沙骋笑着说小姐你说得真到位，真妙。

“先生，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女招待看着沙骋。

沙骋说没有了。女招待起身，嫣然一笑，飘然而去。

“沙骋，你做生意有什么窍门没有？像这位女招待那样？”轮到刘萍萍发问了。

沙骋说没有什么窍门。

“我不信，你做生意会没有什么窍门？没窍门怎么会发财？说吧，我又不会偷窃你，剽窃你。”刘萍萍扁扁嘴。

沙骋说他真没有，不过他可以说一个他铺对面做眼镜生意的老板的生意窍门，当笑话听也行。

刘萍萍你说说吧，我听。

“我对面那个老板对新雇的伙计面授机宜说，要是有新顾客来配眼镜，他问多少钱时，你就说一百元，如果他的眼睛没有颤动，你就说，这是镜架的价钱，镜片是五十元。如果他的眼睛

依然没有颤动,你就马上补上,那是每片的价格,他要是开始犹豫了,你就补上说会给你打八折。”

沙骋还没说完,刘萍萍就捂着餐巾纸笑个不停。

“我再说个笑话吧。在我的店铺过去几间,有两间紧邻的商店,做的是床上用品的同一生意,一家在橱窗上挂出:出售杭州织锦缎被面,质量一流,价格低廉,仅卖六十元。另一家也不甘落后,也在窗口上挂出:杭州织锦缎被面,完美无缺,价格合理,只卖五十五元。于是另一家再降价。最终,他们在店铺外相互对骂,甚至大打出手。生意倒也兴隆,得利的是顾客。后来,一家店铺的老板不幸患癌症去世了。另一家店铺也搬走了。当租房子的新主人装修店铺时,意外发现两位老板的住房相通。进一步了解后,原来两位老板竟是亲兄弟。他们平时的所作所为原来是在演戏。所有的竞争都是骗人的。”

刘萍萍摇摇头:“这样的笑话让我感到恐怖,让我生出鸡皮疙瘩。你别再说了。”

沙骋点点头:“我不说就是啦。其实,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要见风使舵。打个比方,一个女摊主见到一个其貌不扬的男顾客,女摊主上前大献殷勤,就容易使他成为常客,买她的东西。有些男顾客喜欢带女友逛店铺,进餐馆,这时必须牢牢抓住机会。男顾客在自己女友面前都很顾面子,不愿在女友面前表现寒酸,尽管钱不多,也会打肿脸充胖子,要是经常有这样的顾客,你就好做生意了。要是店铺里来了衣着时髦、风度翩翩的顾客,你就要向他着重介绍高档商品的品质,如果你着重介绍商品价格,那就会使他们产生‘小看我’的反感心理而负气离去……”

刘萍萍拍着手:“你还说没窍门?这就是窍门!你现在真厉害!谁教你的?”

沙骋坦率地说:“这还用教?看人家摊主怎么做,跟着学就



是啦。要是你在城隍庙摆摊,保准比我精明得多。”

沙骋趁机恭维刘萍萍。

刘萍萍接受了他的恭维:“这倒也是,不算你恭维我。在学校读书时,我可是样样比你强。你说是不是?”

沙骋暗暗好笑。刘萍萍还是原来的刘萍萍。

“哎,和你说一件事!我差点忘了!”刘萍萍想起了什么,大声说。惹得人们不满的目光投向这边。

“什么事?瞧你大惊小怪的,不会是想起我欺负你的又一件往事吧?”沙骋开玩笑道。

“过去的那些事,谁放在心上了?告诉你,前天下午,我在我们学校门口见着了陈老师,说了你现在的事!”刘萍萍兴致勃勃地说。

“陈老师怎么说?”沙骋惊喜地问。

“陈老师说要来好好教训你,说你让他失望了。”

沙骋看着刘萍萍一本正经的脸:“不会吧?陈老师不会说这样的话,你在瞎编!”

刘萍萍格格一笑:“骗骗你呢!陈老师很高兴,说以后要到城隍庙市场来看望你呢!”

沙骋惊讶地说:“真的?你不骗人吧?”

“不骗你,陈老师说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只要听到你的消息就很高兴。我把你的摊位也告诉了陈老师。”

“陈老师怎么了?得了什么病到市区来看病?”沙骋关切地问。

“不知道是得了什么病,听陈老师说是到市区医院检查身体,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人越来越瘦了。”

刘萍萍忧虑地说。

外面,天色转阴,天空中有一层低低的黑色的云。空气湿度

很大,风摇曳着咖啡屋外面的紫丁香叶子。一会儿,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小雨中的淮海路,车在缓缓行驶,行路的人们撑起了一把把雨伞,更增添一种让人怀旧的气氛。

5

傍晚,沙骋和刘萍萍离开月光咖啡屋。

沙骋打着伞,两人合撑着一把伞,慢慢地走。沙骋要唤出租车送刘萍萍回去,刘萍萍不让,她说她喜欢走在下着雨的道路上,喜欢这种雨天的气氛,会让人在心底里滋生出一种忧伤的情绪。沙骋说你那么年轻,那么伤感干吗。刘萍萍说也许她将来要走入她喜欢的演艺圈生活。

“你真的有这种想法?”沙骋有些诧异。

刘萍萍半认真半开玩笑:“是啊,我想许多歌星在十六七岁成名,我为什么不能?就像你,十六岁就在城隍庙市场做了老板。”

“我和你是不一样,我做老板是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

刘萍萍正色道:“我也差不多,上大学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一份好工作,高收入?我读艺校,将来投身演艺圈的目标也是这样。说实话,原先我是看不上这行的,可现在是买卖自己的时代,卖知识卖力气卖名气卖才艺和卖商品没什么不同,光明正大,没什么难为情的。好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以后,我成了歌星,你得为我捧场啊!”

沙骋笑笑:“到那时,你还认得我这个当年的同桌,要过饭的乞丐?”

刘萍萍用手在沙骋的额头上点了一下:“到那时,你已经是城隍庙的大老板!比你常挂在嘴边的那个包老板还要成功,还



要有钱！”

刘萍萍说到包老板，沙骋马上摇摇头：“我怎能和包老板比？打个比喻，人家是泰山，我不过是松江那边的佘山，不，用佘山比喻也太过分了，我是一颗小石子！”

刘萍萍鼓励道：“沙老板，别看轻自己，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不想当大老板的商人不是个好商人！”

沙骋哈哈大笑：“你说得好，说得好！我就当个大老板，到那时，我的同桌，你也成为像王菲那样的歌星，红遍全国，不，红遍全球！麦当娜第二！”他也不管是否在路上，兴致上来，大声嚷嚷。

路人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少男少女。

刘萍萍碰了一下沙骋的臂肘：“成为王菲那样的歌星不是做不到，要说红遍全球，成为麦当娜第二，那是你在胡吹，糊弄我。”

“牛皮拣大的吹！吹牛皮又不花钱！到那时，你在大剧院演出，我开着最新款的奔驰车，或者凯迪拉克来大剧院接你！”沙骋气冲霄汉。

“不，我不喜欢奔驰凯迪拉克，我喜欢法拉利，红色法拉利！”

“为什么？奔驰和凯迪拉克多气派，你不喜欢？”轮到了沙骋惊讶。

“我喜欢浪漫，刺激，法拉利的速度和线条让我着迷。也许有一天，我自己驾驶着法拉利在高速公路上飙一回。”刘萍萍憧憬着。

不经意间，沙骋挽着刘萍萍的手臂，紧紧地靠着。刘萍萍格格笑个不停。

说话间，已到了城隍庙市场。

在沙骋商铺的屋檐下,沙骋见到了正在等他的吴晓宜。他本能地想把刘萍萍挽着的手臂放下,已经来不及了,吴晓宜已经见到了和他手挽手的刘萍萍。

“晓宜,你妈的病好些了?”

沙骋硬着头皮打招呼。

吴晓宜母亲的病不见好转,日趋严重,医院病房已经不收,只同意留在急诊观察室,实际上是在告诉她,你母亲的病已到了尽头。聪明的吴晓宜自然明白。她母亲是独生女,父母又早早亡故,没有亲戚,吴晓宜只有来找沙骋商量,她已经把沙骋看成是最亲近的人了。在沙骋的店铺前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想到沙骋挽着一个漂亮女孩有说有笑地过来,这让她心里很不好受。

“我妈还好,仍在急诊室。”

吴晓宜淡淡地说。她想尽快离去。

正在尴尬间,没想到刘萍萍看看沙骋,看看吴晓宜,笑吟吟地说:“沙骋,这女孩是你的什么人?是女朋友?”

刘萍萍的目光里还有些作弄人的意味。

沙骋很尴尬,回答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不过,聪明的他马上知道该怎么办:“晓宜,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刘萍萍,现在是艺校学生,还是个未来歌星;萍萍,这是我们城隍庙摊主周阿姨的女儿吴晓宜。”

沙骋耍了个滑头,没有直接回答刘萍萍的问话。

刘萍萍好像洞悉他的心思,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吴晓宜,对沙骋说:“明天下午,我们学校不上课,给我打手机,我们一起去‘月亮宝石’跳舞。你可一定要来!”

沙骋急于摆脱眼前的处境:“我来,一定来。”

刘萍萍好像故意要给沙骋难堪似的,踮起脚,在沙骋的脸上亲了一下。



吴晓宜再也看不下去了,再也忍不住了,一句话也不说,快步走了,走进雨中僵持着。

“晓宜!”沙骋在后面叫道。

刘萍萍格格笑着:“她在吃我的醋呢!”

沙骋急了,跺了一下脚:“别说了,都是你!”

沙骋朝着吴晓宜追了过去。

刘萍萍在他身后叫:“哎,哎,你怎么就走了?”

在一个拐角处,沙骋追上了吴晓宜,他赶到吴晓宜面前:“晓宜,她是我的同学,她就这个脾气……我和她就同学,不是什么女朋友!”

“我不要听!”

吴晓宜捂住耳朵,侧身要走,沙骋拦在面前。

“你让我走!”

沙骋好言相劝:“下这么大的雨,身上都淋湿了……走,到屋檐下去躲躲雨!”

“不要,我喜欢下雨,喜欢被雨淋湿!你走开!”吴晓宜很犟。

“冬天的雨淋在身上要生病的!”

“我喜欢生病,不要你管!”

吴晓宜开始“发作”了。

雨还在下,越下越大。两个少男少女在雨中。

沙骋见雨水滴落在吴晓宜身上,环顾一下四周,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大男孩撑着一把伞过来,沙骋一把夺过他的伞,给吴晓宜撑上。

那男孩急了:“哎,哥们,你这是什么意思!”

沙骋掏出几张百元人民币塞给他:“兄弟,对不起,请你再去买几把伞!”

男孩嘟囔着我要买几把伞干吗?要不是看在你对女朋友那

份情意上,非狠狠教训你不可。嘴上说着,手里拿着钱,走了。

“快走吧,一个漂亮女孩在雨中……别人都看着你呢!”沙骋好言相劝。

“上海比我漂亮的女孩多得是,让人家去看吧!”

吴晓宜往前走,沙骋在旁打着伞,不让吴晓宜淋雨。吴晓宜急了:“你走开,你给我走开!我不要你撑伞!”

“为什么不要我撑伞?我这是在保护你!”

“谁要你的保护?我喜欢淋雨!”吴晓宜依然憋着气。

一股豪气从沙骋胸口喷涌而出:“你真的喜欢淋雨?那好,我也喜欢淋雨!我陪着你一起淋雨!”

沙骋猛地将雨伞扔掉,任雨水把自己淋湿。

吴晓宜捂住脸,哭了。

沙骋把她搀到旁边的车棚下:“好了,晓宜,别再和你骋哥闹了,告诉我,到底出什么大事了?”



8 荒唐哥们



1

吴晓宜的母亲去世了。二十年前是城隍庙的一个摊贩，奋斗二十年后仍是城隍庙的一个摊贩，无声无息。而同时和她做生意的包德惠等人已是城隍庙大亨级风云人物。真让人感慨万千。

追悼会安排在龙华殡仪馆的一个中厅。办理手续时，当被问及多少人参加，沙骋回答不到十人时，殡仪馆职员说凡五十人以下，小厅就够了，还省钱。惹得沙骋发火，把一大叠钱啪地甩在桌上，非要包个大厅不可。经过那位职员耐心解释，大厅已租了出去，一边连连向他赔不是，给安排在最好的一个中厅才罢。

追悼会上，哀乐低回。出席追悼会的除了吴家紧邻的几个商铺小老板，就是沙骋和计家龙。显得冷冷清清。当母亲的遗体被运去火化时，吴晓宜趴在她母亲遗体上，不愿被推走，大声哭嚎着，要随她母亲一起去，被刘萍萍死死抱住，殡葬工才得以把她母亲的遗体推走。

刘萍萍从沙骋那儿得知吴晓宜母亲病故的消息，自告奋勇地前来帮忙，晚上还陪着吴晓宜睡觉。说，一直要陪到她不害怕为止。这让吴晓宜原先对她的不快一扫而空。两人叙了一下年龄，不仅同龄，还同月，刘萍萍只比吴晓宜大三天！



两人遂以姐妹相称。刘萍萍自然是姐姐。

2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节将临。

城隍庙喜气洋洋,到处是迎接春节的喜庆气氛。各个商铺也到了最忙碌的时候。沙骋接连做了几笔大生意,买进卖出,赚了不少钱。

沙骋忙得不亦乐乎。这几日,他陪武汉汉正街的古鸿盛老板在上海看货和游玩,那个铜陵的高尚德也来凑热闹,到上海城隍庙市场来找沙骋进货。

高老板和沙骋做胶卷生意发了一笔财,已经离开原来的胶卷厂,自己在铜陵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经营各种小商品。沙骋心里有些看不起高老板的为人,觉得他既不高尚也无德,可他是自己做生意发迹时的第一客户,不能忽视。于是,自己陪着高老板去上海各处玩玩,还买了许多东西,说是送给他家里过年。高老板说他没看错人,你沙老板年轻有为,将来一定会成为像李嘉诚那样的大老板!马屁拍得震天响。还邀请沙骋再去铜陵,他们那儿铜制品的价钱已经到了谷底,跌进成本价。沙老板正好做做铜生意,保准发财。

沙骋听着高老板的奉承,心里很受用,拍自己马屁总是受用的,只是高老板嘴里那股臭烘烘的气味让他有些受不了。那股气味,就像是城隍庙老街阴沟里翻涌上来的臭气。

送走高老板的这天晚上,计家龙来到沙骋的商铺。他已经雇了第三个人,为他在商铺接电话,跑跑车站码头,做些运输的事儿。他劝沙骋也多雇个人,省些力气,生意做大了,总得要雇人。沙骋说他刚做生意不久,雇人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计家龙又带来了酒,小小年纪的他已经有了酒瘾。这也难怪,做生意应酬就得喝酒。沙骋虽不喝酒,烟瘾茶瘾却不小。

沙骋去对面的熟食店买了烤鸡香酥鸭油爆虾等,两个好兄弟边喝边聊。每到此时,兄弟间就仿佛亲亲热热地回到过去那种单纯、那种坦诚的时光。计家龙把自己和新结交的女朋友玲玲的事告诉给了沙骋。

“骋哥,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沙骋笑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左一个女朋友右一个女朋友,我羡慕都来不及,我能为你出些什么主意?”

沙骋见过那个叫玲玲的女孩,是个让沙骋瞧着不顺眼的二十岁左右的、大冬天还穿皮裙、露出粗腿的胖胖姑娘。笑起来,圆脸上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直线,就像是一只正在瞌睡的猫。他不明白计家龙为什么会和她搅在一起。要是他,才不呢。

计家龙斟酒:“骋哥,你也该找个女朋友了,你看城隍庙的小摊主哪个没有女朋友?带到外面去多爽!”

沙骋喝了口酒:“别人归别人,我是我,不要混为一谈。”

计家龙向沙骋劝酒:“骋哥,玲玲说后天生日,要我在大富贵酒楼为她过生日,你也来吧。这个面子得给兄弟。”

沙骋连忙说:“实在对不起兄弟,我后天一早去铜陵,不信,你看。”

沙骋一口回绝,拿出火车票给计家龙看。

“高老板不是你最看不起的人吗?”计家龙有些诧异。

沙骋耸耸肩:“看不起归看不起,做生意归做生意。再说,他又没有骗过我,我只是和他保持生意往来。”

“这倒是的……去几天?”

沙骋想了想:“大概要三五天吧,有什么事,你打我手机。”

“你走了,晓宜肯定要失望的。”计家龙狡黠地说。



“不会吧？”

“什么不会吧，你知道她喜欢你。”

“家龙，你别胡说八道。”沙骋不高兴了。

“我怎么胡说八道？你要是认为我胡说就算我胡说。那么，她讨厌你？”

“那也不至于讨厌我。”

沙骋违心地说，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在计家龙面前，嘴上不承认吴晓宜喜欢他，心里却有些不甘心。本来他想直率承认吴晓宜喜欢自己，又觉得这样说未免自作多情。要是传到吴晓宜那儿，保不准又会惹出些事来。

计家龙一口把杯中的剩酒喝干：“骋哥，我们哥俩打个赌！”

“打赌？打什么赌？”

“你愿意不愿意打赌？”

“当然愿意，只是你拿什么打赌？”

一听说打赌，沙骋的劲头上来了。

“我拿我的手机作赌注。”

计家龙说。他的手机是最先进一代的手机，不但可以摄像，还可以发新拍摄下的画面。是城隍庙年轻商贩中拥有的最先进最好的手机。计家龙有时把拍摄下来的画面传送给别人。沙骋也想买一部这样的手机。

“一言为定，打什么赌？”

“打是不是晓宜喜欢你的赌。”

“这，这怎么打赌？”沙骋犯了疑。

“赌的内容你别管，我问你，赌不赌？”

“难道我还怕你不成！赌！”

沙骋伸出手，和计家龙击了一下掌。

计家龙又给自己和沙骋各倒了一杯酒，沙骋喝了一口，胸

口顿时火辣辣的。

“骋哥，我们掌也击过了，我们赌晓宜是不是喜欢你，就这事儿，对不对？”

“对。”

“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怎样证明，对不对？”

沙骋稍稍迟疑了下：“对。”

沙骋觉得只能这么说了，他心里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一时又想不出哪儿不对劲。

计家龙把头凑近沙骋，压低声音：“骋哥，晓宜现在是不是一个人住在铺子里？那是毫无疑问的。她这会儿在做什么呢？是在看电视，做功课，还是睡了？”

沙骋一笑：“就猜这谜语？太小儿科了吧？”

“哪能呢！骋哥，我问你，晓宜住的铺子是不是在南街最里面的，前面有一棵大树的那儿？”

“我怎么会不知道？铺面朝南，后面是一条小弄堂，栽着一排小冬青树。铺子的窗就在冬青树上面……”

计家龙嘻嘻一笑：“骋哥好记性，说的一点不差。那扇窗很低，呆会儿我们到她铺子那儿，你悄悄去敲她窗门，让她打开窗门，要是她让你从窗子外进去，这个赌，你就赢了。从门里进去，不算！”

“亏你想得出！这太无聊，太荒唐了，我不干！”

沙骋断然拒绝。

“骋哥，刚才我们说得好好的，我说晓宜喜欢你，你说没有的事，我们为这打赌。要是从铺子正门进去，别说你，就是我，她也会让我进去。这不算什么。能证明她喜欢你的就是她让你从窗子里进去。这才是打赌！”

“你别怂恿我，我不干！”沙骋拒绝。



“为什么？”

“就算她对我有好感，我这样做，一定会让她看不起我。她会很不高兴。”

计家龙激动了：“所以才有打赌的价值呀！骋哥，你击掌过的事可不能反悔呀。要是你真的不愿打这个赌，那就算了，我们哥们继续喝酒。”

计家龙采用激将法。

果然，沙骋将杯中的剩酒一口喝干：“我怕什么？你几时见我反悔过？”

沙骋站了起来，拍拍计家龙的肩膀。

“兄弟，走吧！”

B
16岁的
富翁



3

月色朦胧。

吴晓宜所在的小铺后门是在一条小弄堂里。窄窄的小弄里还栽着几棵白玉兰树和夹竹桃。要是在春夏季,白玉兰香气四溢,夹竹桃开着红色黄色白色的花朵,很是好看。然而在冬天,什么也没有。小弄里没人,在这寒冷的冬夜,人们都早早地睡了。偶尔,传来一两声狗的吠叫。

沙骋和计家龙来到后弄堂。冬夜阴柔的风像一把小刀轻划着他们被酒激红的脸颊。胸膛里更是热烘烘的。在吴晓宜家后门,两人站住了。沙骋突然感到心里有一种压抑,一种难受,他想对计家龙说,不打这个赌了,太低级趣味了,甚至想用下计家龙,独自一人跑掉算了。沙骋其实不知道,当答应别人自己内心其实不愿意做的事,不得不去做自己不情愿的事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的。这时候的他只感到口干舌燥,嗓子冒烟,真想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大瓶矿泉水。

吴晓宜家的窗户黑着,看来她已经睡下了。

离吴晓宜家的窗户几步远,沙骋停下了脚步,犹疑不决地对计家龙说,他觉得有些不对头,要是吓着了吴晓宜怎么办?要是吴晓宜大叫起来怎么办?会不会让人给抓起来?这赌打得是不是太过分了?

计家龙说,这正是衡量她对你是不是有感情的最好尺度。男子汉做事要果断,坚决,毫不犹豫。不要婆婆妈妈。

计家龙说完,退到弄堂口去了。

计家龙的后一句话促成了沙骋的行动意志。是呀,男子汉做事要果断,坚决,勇敢,就好比电视上的侠客,遇上武林高手,明知打不过,也要上去较量一番,生死不惧。婆婆妈妈干不成大



事,他沙骋从来就不是那种前怕狼后怕虎的人。

沙骋走上前去,轻轻碰了下窗户。窗户吱呀一声,开了。

窗户没关!

沙骋喉头一阵发紧,一阵发干。他是继续敲窗呢,还是从窗户里爬进去?他的内心深处此时反而希望吴晓宜发现窗户开着,起来关窗时发现他,继而大骂他一顿,把他赶走。然而,窗开着,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晓宜,你睡了没有?”沙骋轻轻叫了一声。

依然没有声音。

也许,吴晓宜不在?

沙骋忽然这么想。

这样想,沙骋又碰了一下窗,还是没有动静。他抓住窗沿,轻轻一蹬,身子蹿上了窗台,接着,轻轻地跳下。像一只灵猫一样,几乎没有一点声响。接下去,新的发现让沙骋屏住了气息。

月光下,吴晓宜被子紧裹,侧身向里睡着。本来并不修长的身材这么一裹显得修长苗条,一股女孩的温馨气息向沙骋袭来。他咽了下唾液,哑着嗓子说:“晓宜,晓宜!”

躺在床上的吴晓宜动了一下。

沙骋胆子大了起来:“晓宜,是我沙骋!”

吴晓宜又动了一下。

沙骋凑过去:“晓宜,是我,你的沙骋哥!”

晓宜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些什么,沙骋没听清。

沙骋高兴了,吴晓宜不但没有受惊吓,还答应了他!他放开了,说,晓宜妹妹,别睡了,起来和你骋哥说话聊天。但是吴晓宜害羞不应。沙骋开始油嘴滑舌起来,说,你再不答应,我要采取行动,吻你了!

吴晓宜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沙骋没听清,但感觉

吴晓宜没有拒绝的意思。沙骋脑子一热，有些得意忘形了，上前抱住吴晓宜，就势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啪！”

沙骋脸上狠狠挨了一下，火辣辣的。

随即，灯亮了。

“谁是你的晓宜妹妹，睁大眼睛瞧瞧，我是谁！”

刘萍萍一掀被子，从床上跳了下来。

沙骋大惊失色，一下子呆了：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林妹妹变成宝姐姐，吴晓宜变成了刘萍萍。

该死！是他自己忘了，刘萍萍自吴晓宜母亲过世后，一直伴吴晓宜睡觉。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好姐妹。沙骋不知道的是，今天早上，吴晓宜去江苏昆山市的表舅家，晚了，表舅舅母说什么也要留外甥女过夜。吴晓宜只得打电话回来告诉刘萍萍，说不回来了。刘萍萍看了一会儿书，刚关灯睡觉，就听到窗响。正惊异间，她听到了沙骋的轻轻叫声。于是，她要看看沙骋到底想干什么。没想到沙骋把自己当成吴晓宜，油嘴滑舌了几句，抱着亲吻，她火了，狠狠地在沙骋脸上打了一个耳光。

沙骋见刘萍萍愤怒的神色，自感羞愧难当，恨不得打自己嘴巴，饶是他平时机智异常，面对这尴尬局面，这时候也无法可想了。连忙说：“萍萍，你听我说，听我说……”

“我还要听你说什么？我不要听，你给我出去！出去！坐车到昆山找你的晓宜妹妹去！听见没有？”

刘萍萍气极，手指着沙骋。

“好，我出去，我出去。”

沙骋灰溜溜地说。其实他心里正巴不得出去，连忙双手用力，抓住窗沿，跳了出去。真是哪里来还是哪里去。

刘萍萍把床边的报纸杂志等东西向沙骋扔去。



沙骋落荒而逃。

4

沙骋快步跑到弄堂外面,计家龙嬉皮笑脸地凑上来。

“骋哥,你赢了。我见你进去了。”

沙骋喘着气。

“骋哥,这么快就出来了?没和晓宜亲热亲热?”计家龙挤眉弄眼地说。

“我和你亲热!”

沙骋狠狠揍了计家龙一拳。计家龙没防备,被打得趑趄趑趄,几乎摔倒。

“你,你怎么打人……”计家龙摸不着头脑,嘴里说着,手挡着,沙骋的拳头又打了过来。

“都是你!”

“什么都是我?”计家龙摸不着头脑。

“都是你使的坏!”

“什么都是我使的坏,你说说清楚!”计家龙叫道。

“还要说清楚?打赌?瞧瞧我们做了什么无聊多么荒唐的丑事?”

沙骋恨恨地说,又向计家龙挥起了拳头。论打架,他不是计家龙的对头,可计家龙只是挡着,并不还手。沙骋冲过去,把计家龙抱住,两人扭在一起。沙骋似乎极力想从这扭打中发泄些什么。计家龙的鼻子破了,流出了血。计家龙也被惹怒了,几下子就把沙骋摔在地上。

沙骋站了起来,额上起了个大包。计家龙警惕地看着沙骋,防备沙骋的突然进攻。然而沙骋站起来只是拍拍身上的尘土,

自顾转身往回走。

“骋哥！”

计家龙跑到沙骋面前：“骋哥，你干吗生气？我哪儿惹着了
你？”

计家龙一脸迷茫。

沙骋摇摇头：“我是生自己的气，不该做这等傻事。我不怪
你。兄弟，回去睡觉吧，明天我请你到绿波廊喝早茶，咱哥俩再
聊。”

沙骋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铺子，沙骋一夜无眠。回味着今晚上拥抱刘萍萍的感
觉。今天晚上的事太让他无地自容了。但他心里对发生的这事
儿并未感到羞耻，反而有些高兴，好像内心深处悄悄盼望多久
的事突然发生了一样。大脑发热，思绪不断奔涌。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少男少女和许多少男少女之间的接
触，谁又说得清楚谁和谁会擦出火花？

他喜欢的是吴晓宜，还是刘萍萍？这两个女孩都具有吸引
他的气质。这真让他为难，让他不知所措。

空调的热气朝着沙骋的脖颈上袭来痒痒一般的感觉，全身
渐渐出汗，他伸出手脚，但仍感到热，于是索性按遥控器，把空
调关掉。

这一个晚上，吴晓宜和刘萍萍这两张俏脸在他的眼前不停
地晃动。



9 芳心坚强



1

吴晓宜面临着一个小老板，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尽管

历经世态炎凉的母亲常常这样告诫她：在这个社会上，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同时，她对做一个小老板，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尽管

要是她接过母亲的班，做一个城隍庙小铺的小老板，那么，她必须休学，她从此将和学生生涯拜拜，她将被拒之高等学府之外。实际上，大学已经对她关上了大门。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没有钱把书读下去。

同时，她对做一个小老板，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尽管

母亲做了二十年的小老板，在城隍庙的商圈里可说是老前辈。惨淡经营那么多年，没有挣下什么钱，仅能够勉强维持一家温饱。而这一场大病，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妈妈那么坚强，那么有本事，都不能赚钱，她小小年纪，有本事把这个小铺维持下去吗？

这又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她找过表舅舅妈，商量自己的将来。可是年老的表舅舅妈没有说出个道道来。



一切只能靠自己。

小小年纪的吴晓宜反复思考权衡后做出的决定是：休学！

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市场上那些不学无术，甚至大字不识几个的人，那些婆婆妈妈们能发财，她为什么不能？沙骋、计家龙等少年商贩就是榜样。读书并不是生活的唯一。机会是均等的，它到处存在，就看你如何抓住机遇。

吴晓宜去学校办理休学手续。学校老师和同学为她感到惋惜。毕竟，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是属于上游的。老师说，离开学校，有空去读夜校。多读书总有好处的。吴晓宜连声称是。表示自己会这样做的。

当沙骋从计家龙那儿知道吴晓宜休学的消息后，他没有力阻吴晓宜做生意，让她一心一意去读书。他觉得做生意蛮好的。要是吴晓宜在做生意时遇到困难，他可以尽力帮助。而在读书方面他无能为力，因此，他对于吴晓宜的休学还暗暗高兴。在吴晓宜家，他劝慰吴晓宜不要为休学灰心丧气。

“晓宜，我知道你心里还恋着学校，是不是？”

吴晓宜不答。

“这不奇怪，我理解。我以前也经历过。晓宜，你说，读书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将来有个出息？上大学，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值不值得？独木桥上早已人满为患。即使你挤过去又怎么样？除读书外就再没有出路？”沙骋认真地说，“你没看见摆地摊的许阿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供儿子读书，结果呢？大学毕业快三年还没找到工作！还不知道许阿姨要养他养到哪年哪月！”

沙骋说的许阿姨和吴晓宜母亲一样，是城隍庙第一代摊主，摆地摊把儿子送入大学。没想到儿子毕业后找工作没着落，刚毕业时自恃高材生雄心勃勃，声称没有五千元的月薪哪儿都

不去,大公司进不了,小公司又不想进。现在他想去一千元月薪的公司都竞争不上。打工又不愿意。有一段时间脑子不正常,在小花园泥地上挖洞,吵着要别人帮忙把洞搬回家让他玩。脑子清醒时,天天泡在咖啡馆里,花他母亲风里来雨里去挣的辛苦钱,成为城隍庙出名的闲人。

吴晓宜摇摇头,大人似的叹口气:“许阿姨太苦了,还不到六十,头发全白了,背也佝偻了。不认识她的人看她起码七十岁。唉,一个人好高骛远,还不如脚踏实地从头开始。”

沙骋手用劲一挥:“你说得对!所以我说啊,读书不是人生唯一的目的,不是人生的全部!你期待机遇,还不如自己去创造机遇。所以,没什么难过的!”

“你说这话腔调就像是一个学问高深的大学教授,从哪里舶来的?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么一套套东西。”计家龙半开玩笑半挖苦道。

“社会就是大课堂,还用教吗?你没见,城隍庙周围一些以前在学校读书时功课拔尖、被认为前途无量的人,现在却是平平常常;庸庸碌碌,什么也不是,而我们这些小乞丐小流浪汉却成了让人羡慕的富公子。”

沙骋大言不惭地说。

“自吹自擂,真不害臊!应该刮你脸皮!”吴晓宜笑了。

沙骋见吴晓宜笑了,露出近来很少见的笑容,他心里也高兴起来。

“该刮该刮!”沙骋把脸凑过去,“随你刮几个,我脸皮厚得很,你自己得小心手上的皮给刮掉了。不过说真的,赚钱有学问,但有学问未必就会赚钱。”

吴晓宜真的在沙骋脸上刮了几下:“这是什么道理?我倒要听听沙教授的高见!”





“赚钱又不是什么精确的高等数学，不是严谨的理论研究，做生意赚钱是不能光靠书本上的知识行事的。赚钱要有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就不可能成功。真的，我发现，我每次成功都是因为自己对各种现象好奇感兴趣的结果。”

吴晓宜开玩笑说听了骋哥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人赞扬，总是高兴的，特别是漂亮女孩子的赞扬。沙骋高兴地笑了。

走出吴晓宜家门，计家龙有些不客气地说：“骋哥，你是不是担心晓宜将来上了大学甩了你？你才这么起劲哄她做生意？是不是这样？”

“哥们，你就这么看轻我？”

“也许是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晓宜不是做生意的女孩子！”

“为什么？城隍庙做生意成功的女孩子多得是！”

“可是她们和晓宜都不一样。晓宜是个天生的读书女孩。要是她不读大学，将来做生意又不成功，她会恨你一辈子！”

“好了，好了，家龙，我们别争了。争又争不出名堂来。再说，是她自己休学的，又不是我们让她休学的。她脾气倔得很。要是她做生意不成功，还可以去读书嘛。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帮她。”

在帮助吴晓宜方面，两人没有任何分歧。两人开始商量怎样帮助吴晓宜。

可是，吴晓宜却不要沙骋和计家龙的帮助，诸如，给她介绍几个客户啦，把他们的生意让一笔给她啦。吴晓宜要的是自己去建立自己的客户网。沙骋这时才真正看清，吴晓宜表面温柔懦弱的背后是坚强。

沙骋看着吴晓宜小铺里挂着的衣衫样品，色彩和款式很有些品位，觉得她进的货还是有些眼光的。要是在北街，或者是他经手，生意肯定兴旺。而且，吴晓宜待客户脾气又好。沙骋几次去她那儿，都见到过一位女顾客到吴晓宜的铺子，几乎把她能穿的衣服都试穿过了，两三天又以不合身来退换，就是没有买的意思。吴晓宜倒没什么，沙骋看不下去了，刺刺她说，小姐，你要买的衣服大概是服装厂还没有做出来吧？女顾客白了他一眼，说，不，这些衣服我都想买，只是替我掏钱买的人现在还没有找到。先生，你愿意替我买？一番话说得让沙骋倒憋气。

遇上这样难缠的顾客，吴晓宜却能忍受。

吴晓宜的商铺在城隍庙市场的最南端，那儿租金便宜，也比较冷落，没有一般小铺的人来人往的热闹嘈杂场面。

她妈妈的商铺是花钱买下产权的，因而无需付租金，只需付市场管理费。尽管如此，要做成功生意依然十分艰难。有时，一笔生意差不多谈好了，就差付钱了，但由于对方新提出的一



些让吴晓宜无法接受的条件,生意就此告吹。因为一旦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几乎无钱可赚。

吴晓宜这才渐渐明白母亲做生意的艰辛。

吴晓宜像她母亲一样,没有固定的客户,更没有像沙骋那样拥有的专做批发的大客户。赚的钱都来自于零售。而零售的利润很微薄,一天又卖不出多少。她很羡慕那些生意红火的店铺。

沙骋替她出了个主意,说你是一个女孩子,索性就专做女士物品的生意,说不定就此打开一条路出来。

“能行吗?”吴晓宜有些困惑。

“能行!”沙骋显得很有信心,“当今世界,男人做工挣钱,女人购物花钱,这是社会的分工嘛。只要商品让女人看好,生意就会繁荣。”

在沙骋的怂恿下,吴晓宜改变了母亲以前的杂货铺经营形式,专门经营各种女性服饰和保健用品,在自己的店铺上写下“男士不得入内”的大字,柔和的灯光,轻漫的音乐,洋溢出一份安逸的家居气氛。给女性顾客创造一个满意的购物环境。作为一个女孩子,吴晓宜自己也羞于在大庭广众中试穿轻盈的夏装或内衣而称心选购,她要让每个女顾客能做到自由自在这一点。

吴晓宜没想到效果还真的不错。一个月下来,营业额比上个月翻了一番还多。获得的利润是上个月的两倍。

光这些还不够。要想成为和沙骋计家龙这样的成功少年,光靠这样运作,是不可能与他们比肩的。吴晓宜等待着自己的机遇。

不经意间,机遇来了。

2

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吴晓宜所在的南街比不上沙骋所在的人气旺盛的北街，那儿是大户大商铺集聚地。也比不上以专业特色见长的东街西街，本来就人不多的这条小街显得冷冷清清。

吴晓宜手捧热水袋，静静地看书。紧邻的几家铺子有几个女孩叫她一起玩牌，她婉言拒绝了。没有生意，宁愿看书也不去打牌。打牌除了消磨时光，一点益处也没有。多看些书，以后也许会有用处。

天真冷。

冷风飕飕。直扑入小铺。吴晓宜脱掉运动鞋，换了双棉鞋。她脚上生了冻疮，裂了口子，疼得厉害。由于她开着门做生意，开启的空调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门前来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漂亮、很有风度的女人。吴晓宜为这女人的娴雅姿态惊讶。十六岁的她知道什么叫打扮，什么叫风韵，什么叫气质。眼前这个女人就集三者于一身。完全不同于吴晓宜平时见到的来做生意买东西的女人。

女人还推着一辆车，车里坐着一个同样十分漂亮的小女孩。苹果似的脸，双眼皮下一双大眼睛。吴晓宜一见这小女孩，就喜欢上了。

吴晓宜从柜子后面走出，拿着一只彩色的转铃逗小女孩，小女孩笑了。

女孩的母亲则看着店里的商品，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本本。一边看商品，一边和本本上对着什么。吴晓宜知道今天遇上了一个难缠的顾客。常常有这样的顾客，别说货比三家，要货比七八家才挑价钱最便宜的买。



果然,女顾客开口了。

“小姐,这文胸多少钱?”

“三十八元。”

“要三十八元?这么贵?旁边那家店只卖二十五元。”女顾客不满地说。

吴晓宜做着解释:“我这货是丝织品,不同于她卖的棉织品,我这货属于中高档商品。在大商店要买八十八元呢。”

“不可能吧?”

女顾客表示怀疑。

“我不骗你,要是你不信,我带你到大商厦去看,那儿卖的和我卖的其实都是同一个品牌的产品。”

“你这产品会不会是假冒伪劣产品?”

“假一罚十。”吴晓宜回答得很干脆。

“三十八元太贵了,三十元怎么样?”

女顾客讨价还价。

最后说定三十二元成交。

“小姐,你卖掉这样一个文胸可以赚多少钱?”女顾客问。

“我进货是三十元,如果卖三十八元,可以赚毛利八元钱,除去运费、损耗、交税外,只能赚不到五元钱。”吴晓宜认真回答。这是她的心里话。

女顾客又问了丝袜、背心、内衣内裤的价钱,吴晓宜耐心地一一解答。女顾客一一记在本子上。

“你店里这些商品是从哪儿进的货?”

女顾客问。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话题。顾客提这个话题是不合适的。每个商店都有自己固定的进货渠道，这渠道是不容他人分享的。只要是在商界，哪怕是父子，也不会共同分享自己的进货渠道，当然也包括自己的下家销售客户。吴晓宜的妈妈在有人问起这些时总是一问三不知。

吴晓宜沉吟了一下，觉得这女客户似乎没有什么恶意。于是说了几个进货渠道，这几个渠道都是城隍庙商家小贩都知道的去处。当然，几个重要的供货商她没说。她为自己留了一手。

女顾客把她说的都记在了本子上。

“小姐，你能不能陪我去这几个地方看看？”女顾客提议道。

吴晓宜愣了一下。

“你不愿意？要是你不愿意就算了。”女顾客说。

“没有，没有。我愿意带你去。只是那几个地方很远。”

“路远没关系。”

“那，今天？”吴晓宜问。

女人想了想：“过几天吧。”

接下去，作为对吴晓宜的回报，女顾客把店里的几乎所有商品都买了个遍，尽管都是一件两件。一共是两千多元。按百分之二十毛利计算，吴晓宜可以从中赚到四百多元。这是近来很少有的大生意。

吴晓宜为女顾客叫来了出租车，帮她把货放进车内，替她拉开车门，把折叠小童车放进车后箱内。然后把孩子交给女顾客抱。女顾客看着忙里忙外的吴晓宜，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吴晓宜把一张五十元的纸币给出租车司机，要他把女顾客送回家。按照女顾客提供的地址，二十元就足够了。吴晓宜决定甩一下派头，给这位买两千多元的女顾客留下一个好印象，以后成为回头客。



女顾客从车窗里伸出了手,招呼再见。

吴晓宜想起什么似的,让司机停一下,返身进店。

吴晓宜从店里拿出刚才给孩子玩的转铃,又拿出一只小布娃娃,送给那个漂亮的小女孩。

车驶走了。

3

几天后,又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

吴晓宜拉开卷帘门,早早营业。在南街上,不到八点就开始营业的商铺是不多的。

吴晓宜泡上茶,手捧热水袋,开始一天的生意。

这时,她发现前几天来过的那个漂亮女顾客上门了。

和前几天不同,这次,她是一个人来的。穿着一件红色的呢大衣,头上还包着一块鲜艳的头巾,光彩照人,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维吾尔族女人。

“小姐,不认得我了?”

女顾客热情地说。

“认得,认得。我们还说好一起去供货商那儿。”吴晓宜说。

“我今天来,就是和你一起去供货商那儿……怎么,没有空?”女顾客说。

吴晓宜忙说有空,她可以陪她一起去。女顾客满意地笑了。见吴晓宜盯着自己,忙说:“我这身打扮是不是有些怪?”

吴晓宜觉得是有些怪,但说不出口,只是说,看您这装束我还以为您是演员呢。

女顾客笑了:“你眼光不错,我以前是演员。拍过不少电影电视剧呢。”

女顾客接着说,走吧,到供货商那儿去。

吴晓宜招手唤来出租车。

在路上,女顾客告诉吴晓宜,这几天,她去过几家上海最有名的大商厦,发现里面卖的商品有不少和她小铺里的商品确实是同一品牌,价钱却高出几倍!这里面的差价竟有那么多,有商机!

女顾客兴致勃勃地说。

吴晓宜说,其实,商厦和个体户的进货渠道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商品,人们只认大商厦的货,觉得大商厦卖出的东西可靠,信得过。要是产品能进入大商厦,那就赚大钱了。女顾客连连点头说那是那是。

不到半小时,吴晓宜提供的供货处到了。

那是上海几家生产女士内衣的工厂联合供货处,有大商厦和小百货店经销的大部分产品。各类产品堆满了几个楼层面。其价格确如吴晓宜前几日所说的。女顾客说你没骗我,是个诚实的女孩子,现在像你这样诚实的女孩子不多了。

吴晓宜想,我这么一来,也许让你成为一个老板打下了基础。对我其实没什么好处。

从供货处出来,女顾客热情相邀吴晓宜去她家。盛情难却,吴晓宜只得恭敬不如从命。而且,她内心深处很想知道这位女顾客的真实面目。

出租车在一处花园别墅区停下。吴晓宜随女顾客进入其中一幢别墅,吴晓宜没想到她居住在这儿高级居住区内。进入小院,一个保姆抱着上次见到的那个小女孩出来。女顾客让吴晓宜到她的起居室说话。

保姆给吴晓宜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似乎惊异女主人怎么有这样年轻的朋友。而且入座在不让人进入的起居内室。



吴晓宜打量着富丽豪华的屋子，打量着墙上挂着的女主人扮演的剧照，思索着那是部什么影片或电视剧。

换了一身睡衣的女顾客满脸含笑走进屋子。她让站起身来的吴晓宜坐下，自己也端着杯咖啡，紧挨着吴晓宜坐下。

“这幢房子是我的，这样的房子在别处还有一幢。你是不是感到奇怪，我这么有钱，却还要和你斤斤计较，讨价还价，还要去供货商那儿看实货。”

吴晓宜没说什么，但是她的眼睛承认她是感到奇怪。

女顾客告诉吴晓宜，她姓周，原来是天津的一个戏剧演员，还拍过几部影视片。不过，都不是主角。几年前，她嫁给了一个台湾大商人。她指着墙上的一幅照片。

吴晓宜看清了，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秃脑门上没几根头发。

女顾客继续说，她过着饭来张口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她不想就这样被人养着，也不可能一辈子就这样被人养着，将来是什么样子，她不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她想趁自己年轻，趁自己的商人丈夫还健在，做些自己的事。她到城隍庙市场转了好长时间，谁都不向她透露从哪儿进的货，进价多少，更别提把供货商介绍给她，和她一起去看货了。除了吴晓宜之外。因此，她要 and 吴晓宜一起合作做生意。

“周太太，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吴晓宜小心地问。

“哎，别说这话！我们一起做生意，赚来钱，我俩平分！我一个北方人在上海人生地不熟，也缺少帮手，得靠你这个小妹妹。要是你愿意，我俩一起做生意，你放心，资金全由我出！股份归你一半！我俩以后在生意上就是合伙人，在辈分上就是姐妹，我叫周舟，你叫我一声舟姐得了！”

这位叫做周舟的北方女人很豪爽。

吴晓宜自然喜出望外,和这样有实力的人结交,一起做生意,自然赚钱的机会多。而且,她和这位周太太一见如故。于是,甜甜地叫了一声舟姐。

周太太向吴晓宜说,她们从供货商那儿低价进货,然后由她游说上海几家大商厦,以市场价进她们的货,靠着她丈夫和这几家大商厦老总之间的深厚私交,绝对没问题。这样保准赚钱。而且,她们还要把生意做到台湾市场上去。赚更多的钱!

周太太的一番话,说得很是推心置腹。

中午,吴晓宜在周太太那儿进午餐。一直到很晚才回去。

当她从周太太那儿回到城隍庙自己的小商铺,冬日的阳光也开始从厚厚云层中透出来,温暖地照耀着。而她的心里也是春意盎然。

从这天起,吴晓宜眼前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她没有想到,机遇是在抱抱逗逗孩子开始的,是在给人方便中开始的。她明白了做生意的根本道理。



10

美丽的梦幻



1

沙骋接到刘萍萍打来的电话，说中午要到城隍庙来见他，要他等着，千万不要跑掉。待他想说什么，刘萍萍已经把电话挂了。

自从那天晚上，误把刘萍萍当成吴晓宜，拥抱亲吻刘萍萍后，沙骋一直心神不宁，不知道刘萍萍会怎么对付他。

整个上午，沙骋都在忐忑不安中度过。这一个上午，他也没做成什么生意。到年底了，人们都欢欢喜喜地过年，做百货服装小家电文具用品等生意的商贩大都回去了。这时候忙碌的是那些做土特食品之类的商铺。而沙骋不是。

中午时分，沙骋正在无聊地逗引隔壁摊主养着的一条小狗，听得刘萍萍在叫他。他一抬头，刘萍萍已到跟前。她身边还有一个人，沙骋一见这个人，惊得把抱在手中的小狗都掉在地上，惹得摔痛的小狗吠叫不止。

这个人竟是一年多未见的陈老师！

沙骋一时说不出话来。

一年多未见的陈老师比以前苍老了许多，也瘦了许多。脸色有些发灰，一副病容。他见了沙骋，脸上浮起笑容。

“你长高了，也长结实了，像个小伙子了，你有出息，老师很高兴。”



还是陈老师首先说话。眉宇间充满了慈祥。

沙骋叫了声陈老师，连忙把陈老师让进屋，请陈老师坐在他的那把靠背老板椅上。一边倒茶水。一旁的刘萍萍则不客气地坐在沙发上。

陈老师说他从刘萍萍那儿知道了他在城隍庙做生意，知道他平安后，他和陈师母都很高兴。他早就想来看他，只是忙得抽不出空，今天正好到医院检查身体，路过这儿，就来看他。

“陈老师，我应该先去看你。”沙骋诚心诚意地说。

坐下来的陈老师和沙骋说了会话，陈老师说起沙骋过去在学校时的往事，也说起现在学校的一些事情，陈老师说得有声有色，情真意切，可沙骋却听不进去，虽然离开学校只有一年多的日子，沙骋听陈老师谈过去的事却像是非常遥远的往事。和他现在在城隍庙的鲜活日子相比，过去的学校生活实在是太差劲了。

陈老师提起以前有一次午休的时候，他问班上的学生将来的志愿，许多学生都不外乎将来要做个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歌唱家……只有沙骋说他将来要做个大老板，做个慈善家。陈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你想，要是没钱，还能不能做一个慈善家？陈老师说没想到他现在真的成为老板了！

刘萍萍说只是还没做过善举，自我食言。

陈老师笑说：“你就喜欢和他抬杠，脾气不改。”

陈老师想起什么似的说：“班上的吴老师常说起你，说来看你。”

陈老师说的吴老师是沙骋班上的数学老师。

沙骋眼前出现了一张美丽的脸，她在讲台上说话时的好听声音，又脆又亮。他没想到吴慧慧老师也会记得他，因为他常和吴老师捣蛋，让吴老师生气。现在想起来，真是很不应该，但也

很值得回味。

陈老师又从一个师长的角度出发,要沙骋在空闲时多看些书,去上上夜校,多读些书总是有好处的。沙骋唯唯诺诺,连连说是。他觉得不知是什么原因,和过去相比,那时对陈老师存在误解,却反而要比现在亲近得多。

陈老师在和沙骋说话时,刘萍萍在一旁把玩着手中的手机,不知在给谁发什么信息。似乎对他们师生见面不感兴趣。

陈老师走了,沙骋要叫出租车送陈老师去医院,陈老师笑着拒绝了。临走时还关照沙骋去夜校读书,把自己老同学开办的夜校地址写在纸条上给沙骋。

沙骋毕恭毕敬地送陈老师出门。望着陈老师佝偻着身子离去,他反而松了口气。

“如释重负了是不是?”刘萍萍说。

“真让你一言道破,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沙骋耸耸肩。

“举个例子吧,我小时候家穷,我望着店里的那些好玩的洋娃娃,心里想,有一天我要把它们全买下来,后来我父亲发了财,我却已经失去了对布娃娃的兴趣。这是一样的道理。”刘萍萍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吧,陪我逛逛街。”

“恭敬不如从命。”沙骋双手一让。

2

春节前的上海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熙熙攘攘,又恰逢周末,天气也是少有的暖和,行人如织,洋溢着一种让人心神摇荡的气氛。

穿过人民路,来到淮海路,前面是一座高高的百货商厦。沙骋说那是新世纪百货商店,里面的货有些都是从他那儿批发去



的。

“这家百货商店的东西都是中低档货。”刘萍萍对沙骋的自豪口气有些反感。

“不管中档低档还是高档，只要有人需要有人买，就有钱赚。”沙骋不甘示弱。

“毒品毒药有人需要，你卖不卖？那可以赚更多的钱。”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你不要混淆起来好不好？”

沙骋不满地说。

刘萍萍碰了一下他的手肘：“打个比喻嘛。你就是不服气，和我抬杠。”

“谁让你乱比喻。这比喻不恰当，糟透了。”

“我有个建议，结束我们之间的争论，”刘萍萍一本正经地说，“一个是，要么我们都承认是我对了。”

“另一个呢？”沙骋问。

“另一个？另一个要么我们都承认是你错了。”刘萍萍说了第二个方案。

沙骋笑了起来：“等于白说。”

两人漫无目的地走着。走过几条街，上了天桥，来到一处闲静多树的地方，前面露出一处公园的大门。迎面拂来一阵轻风，刘萍萍温暖柔滑的手抓住了沙骋的手，晃着往前走。

“走，到前面的公园去。”感到有些走累的刘萍萍说。

“好吧。”

“我们跑步去。”

“跑步？在大街上？”沙骋感到惊愕。

“有什么奇怪的？我们比赛谁快，谁先到谁就是胜利者。”

“真的要跑步？”

“那还有假？男让女半程……别耍赖！准备，开始！”

刘萍萍大叫一声,自己撒开腿,一阵风似的向前冲。沙骋开头故意不动,还笑着看刘萍萍在奔跑时的模样。刘萍萍跑了一段,见沙骋没在跑,便停下脚步,挥挥捏紧的小拳头,作出吓唬沙骋的模样,然后再往前奔跑。长发在风中飞舞。

沙骋开始起步,尽管他后跑,但速度飞快。他身子前冲,只觉得眼前晃动的天空和身边的树木绿叶十分悦目,不一会,从后面赶上了刘萍萍。

“你输了。”

刘萍萍不服气:“这地方能跑吗?以后找个地方再跑。”

“我要是真和你跑,你会是对手吗?”沙骋很自负。

沙骋当乞丐头儿时,有时要避开警察和收容人员,撒腿跑得快是出了名的。但这有些不光彩的经历不能对刘萍萍说。

刘萍萍笑了,说她想起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没有名气的业余田径选手在一次重要比赛中得了冠军,记者蜂拥而至,七嘴八舌地问他是怎么夺得冠军的,这位业余选手回答说真不好意思,他当时总想看清楚跑在前面的那个人脖子上的项链是不是他丢失的那一条。

沙骋知道刘萍萍是有所指,对象自然是他。不过,就让她说吧,就让她占些便宜,是男子汉就得大度些。

正午的公园游人很少。令人心情十分舒畅。宽阔的草坪一片葱绿。沙骋和刘萍萍并肩走在草坪上。两人都感到心里有种什么东西在渐渐膨胀。

他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们身上。一群鸽子落在椅子附近,咕咕叫着。

对面是一个小卖部。沙骋去小卖部买了一些口香糖巧克力蜜饯等小食品,还有几份当天的报纸。厚厚一大叠。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吗?还有时间看报纸?”





“这你就知道了，做生意的人都喜欢看报纸，报纸里面有黄金，”沙骋一本正经地说，“我每天都要看几份报纸，什么新闻消息都看……喏，给你。”

沙骋把巧克力等递给刘萍萍。刘萍萍接过，嘴里嚼着口香糖，说沙骋变了。

“我变了，变在哪儿？”

“变得会讨好女孩子，以前总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

“你就这么看待我？我倒以为你变了。”

“我变在哪儿？”刘萍萍反问。

沙骋觉得，过去的刘萍萍所没有的，现在的刘萍萍具有了，但他一时说不清是什么。

“变得有风韵了。”沙骋一本正经地说。

“你变得很坏！”

刘萍萍用手指点了一下沙骋的脑门。

沙骋看着刘萍萍，庆幸刘萍萍至今未提上次夜里亲吻错她

的事儿。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刘萍萍说话了,说出让沙骋听来惊心动魄的话语来。

“我问你,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吴晓宜?”

“这……”沙骋很尴尬,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刘萍萍格格一笑:“别不自在,别紧张,和你闹着玩呢!我们都还小,说这些没用,我也不会为吴晓宜吃醋、妒忌。我爸对我妈说过,男人不可能光迷恋于一个女人,我爸的这句话永远都让我记着。来,替我把小镜子拿好,我要理理头发。”

刘萍萍从口袋里掏出小镜子给沙骋,坦然地在小镜子前梳理刚才跑乱的头发。

“我问你,你做生意就是将来想当个富翁?”

“我不知道。”

沙骋坦承。这话题比刚才问的是否喜欢她还是吴晓宜轻松多了。

“那么是想当政治家?”

“也不是。”

“那你到底想当什么?”

“我只想过日子过得快活。无忧无虑。”

“你骗人!”刘萍萍激动起来。

“骗人?”沙骋感到莫名其妙。

“一位名人说过,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成功,其实都是为了金钱、权利、名誉,为了自我满足。就拿我来说吧,我就想成为一名歌星!”

刘萍萍的双眼发光。

刘萍萍说她希望给人留下一个清纯女歌手的形象,她在绿水盈盈的杨柳树下徘徊,或是一个人走在白雪皑皑的小路上,或者在冬天不知名的火车小站上孤独地站立……她希望给人



留下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是和时下大多数歌手的形象不一样的。当然,她还要改个名字,取个艺名。

沙骋吃惊地说:“喂,女同桌,你今天有些不对劲。”

“什么不对劲?告诉你,我就是为了当歌星挣大钱才放弃上高中而读艺术学校的,这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走红的歌星收入成百上千万!我花了父母的钱,也花了自己打工挣得的钱,可现在依旧是漫无目的地虚度光阴。人家十六岁成名的歌星多的是。”

沙骋说有些人唱了一辈子演了一辈子都默默无闻的也多是。干什么都得靠机遇。

“机遇可不是等来的。要是我这一两年不成功,我就完了。”

刘萍萍的声音有些发涩,双眼看着前面绿色的草坪停着的几只美丽的鸽子。

3

沙骋没有忘记陈老师的叮嘱,去陈老师的老同学办的夜校,读夜高中。

虽说是夜校,学费却贵得惊人。每学期要五千元钱。对于沙骋来说,这点钱自然不在话下。沙骋的第一感觉是:陈老师,你这位老同学宰人的刀还是蛮锋利的。

学校的教学质量很不错,聘请的都是教学经验丰富的退休老教师。

沙骋坐在教室里,屁股在凳子上磨蹭着,脖子酸,腰也酸,背也疼,两手不知往哪放。他已经无法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听老师上课了,经常是哈欠不断,甚至有一回打瞌睡时,打起了呼噜,响声之大,让同学为之侧目,受到老师严厉批评,警告他不

会影响其他同学的听课。回答老师提问时,常瞠目结舌,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教室里哄堂大笑。让他深感没趣。而且,更要命的是,他现在已戒不掉烟瘾茶瘾,一个晚上至少要抽五六支烟,因此,刚听入神,烟瘾上来,只得走出教室,吞云吐雾一番,喝上几口浓茶,提提神。他这么折腾,老师可不管他,照样上课,待他进教室,老师前面说的,他又不明白了。

在这种情况下,沙骋自动选择了休学。他对校务处说,要是陈老师来问,就说他离校只是暂时的,待他戒了烟不久就回校。

但是他不久又去了一次学校,只不过他不是以学生身份去的,而是作为一个成功少年去学校给学生们讲自己的成长体会。

4

沙骋站在商校大教室内的讲台旁,扫视着坐在教室内的百余张脸庞。

商校属于中等专业,比初中生、职校生要高一等级,比大学要低一等级。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是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还有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上大学而上中专的学生,读中专可以早就业。

沙骋是应商校的邀请来给学生们讲自己怎样搏击商海的体会的。起因是商校找到城隍庙管理处,希望城隍庙派出成功商人去给学生们上课,管理处请包德惠前去讲课,包德惠婉言谢绝了,他推荐了沙骋,说由年轻人讲自己的成功体会更能引起学生们的共鸣。而商校老师听说少年百万富翁讲解自己的成功经历,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好选题,很有些教育意义,于是转而找上沙骋。



沙骋没想到包老板会推荐自己,无法推却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去商校。

望着下面的学生们,久经大场面的他心里也有些隐隐发慌。这不是学生时代的上讲台讲自己的学习体会,也不是宣誓表决心,而是真真切切谈自己怎样成功,以便让坐着的同龄人得到有益的启示。

大教室内灯光明亮,学生们特别热情,特别给面子,讲台上放着热茶,因为自从他们知道有一个和他们同龄却已经是百万富翁的少年要来讲课,讲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经历,感觉很新鲜,早早地来了。因为他们将来也是要走上商业工作岗位的,都怀着早早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教室里甚至还坐着学生的家长。因此,教室内坐得满满的。

沙骋尽可能装得表情老练,不冷不热,他缓缓扫视每一张正在互相交谈的脸,他们都和他差不多年龄,正在为将来进入社会而求学,求得怎样经商的书本理论知识,而他已经在经商了。和他们相比,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稍稍领先一步而已。

这时,他发现了坐在后面的计家龙,还有吴晓宜,吴晓宜身边还有一张美丽的脸,哦,刘萍萍也来了。

听说沙骋要给学生们的演讲自己的成功,他们觉得要给沙骋壮壮胆,来给沙骋打气,鼓劲。同时,也想听听他到底说些什么,是不是一如既往说些惹人发笑的俏皮话。

主持会议的学校教导主任作了一番简短的介绍后,沙骋咳嗽了几下,喝几口茶,祛除紧张,然后双手按在讲台前,学着以前的班主任老师上课时的模样,开始讲话。

“我的成功故事,刚才你们的教导主任朱老师都说了,我也不想再作什么重复,我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一星期工作七天,

没有周六和周日,没有国家法定假日。我早上吃小摊上的热鸡蛋煎饼,还有牛奶或豆浆,晚上还是吃鸡蛋煎饼,不过是已经冷的鸡蛋煎饼。”

沙骋说到这儿,咧开嘴笑了,下面有些学生也随之笑了。

“我天天睡在自己的铺子里,对全国各地的火车时刻表的熟悉超过了铁路员工。你们可以任意提个上海到各地的火车发车时间,各地到上海站的火车时间,我保证准确无误地说出来,要是我说错了,我付钱请你们吃饭,要是我说对了,你们得请客。”

下面的计家龙和吴晓宜微微一笑,沙骋说得没错,这家伙简直能把火车时刻表背出来。

“当然,”沙骋等下面的窃笑稍一停顿,接着说,“我挣了很多钱,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区租了高级住宅,而且与全国各地的商界老板有业务联系,还有私交关系,可是我要说明的是,我在那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部电话,没有别的东西。你们肯定会数说我,为挣钱做出那么多的牺牲不值得。现在年少时不玩,以后就没有什么可玩啦。家龙,我们城隍庙二十岁以下的有执照的高贩有多少?”

沙骋问下面的计家龙。

计家龙猝不及防,脱口而出:“大概有三十多个吧。”

“三十多个……”沙骋自言自语,似乎陷入了沉思。

计家龙明白了好朋友沙骋的意思。这家伙,他简直能向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推销冰块,向非洲赤道的喀麦隆人推销羽绒服,他说服别人的功夫实在令人叫绝。当时他能成为乞丐头绝不是偶然。

“家龙,这三十多人的年均收入是多少?我不要你说准确的数字,说一个城隍庙管委会的对外公开数字。”



“二十三万。”计家龙说得很清晰。

下面的学生中顿时一片嗡嗡声,不由自主地惊叹。

沙骋微笑着:“这世界怎么了?二十岁不到的人一年可以赚上二十多万,而且这只是平均数,里面的精英肯定还不止这个数。比如说站在你们面前的我。也许你们会这么想,既然别人能成功,我也能成功。确实是这样。我问各位,你们一天看几份报纸?最喜欢看的是哪份报纸?”

下面一片热烈的嘈杂声,争先恐后地回答,有的回答看晚报,看晨报,看画报,也有的说看影视明星杂志……

沙骋收起心里头的轻视,轻声一笑:“我要问问你们,上海有一家很大的贸易公司陷于困境,可能即将宣布破产,你们知道是那一家?”

全场一片寂静。

沙骋装腔作势地说:“试试看嘛,说不定这消息明天就要上报纸头条。”

全场依然鸦雀无声。

沙骋洋洋得意:“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从事或即将要从事商业的人,首先要看的报纸是《人民日报》,你们必须知道全国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在本地没有上报纸而在其他地方却上了报纸的消息……告诉你们,我一个人就订了十五份报纸,每天花在看报纸上的时间不少于三小时,所以,我才能获得成功。”

“目前上海陷于困境的是爱普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坐在后面的刘萍萍有些为在座的学生们着急和不平,看着沙骋那副自我得意模样,她得杀杀沙骋的嚣张气焰。

学生们都把脸转向刘萍萍,可是谁都不认识这个女孩。

“对,你说得对。”沙骋望着后面的刘萍萍,她像以前在学校

时那样,又和他抬杠起来。他没有拆穿刘萍萍的身份,“那么,请问这位女同学,我们邻近的杭州市也有一家很有名声的大公司也一样陷入困境,正准备提出破产请求,你知道是哪一家?”

刘萍萍回答不出了。刚才回答的那家公司,是她听了沙骋挂在嘴边唠叨的爱普利公司可能要倒闭,包德惠老板打算去接盘的消息。而不是她真的自己了解到的信息。

“是杭州百勤商贸公司,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收支严重不平衡,正准备提出破产请求,也许这几天就要上报纸或者是电视,我没说错吧……”

坐在后面的计家龙回答说,他也想出出沙骋的洋相。本来,他和刘萍萍、吴晓宜一起来是为了给沙骋壮胆,现在却成了专门拆他台的对手。

沙骋一时语塞。下面的学生们都大笑起来,纷纷鼓掌,有的还吹起了口哨,跺起了脚。这样的氛围,沙骋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学生时代。

沙骋也随之开心地笑,他不想拆穿两人的秘密,就让别人拿他取笑吧,这样,他们也许会觉得自己也能成大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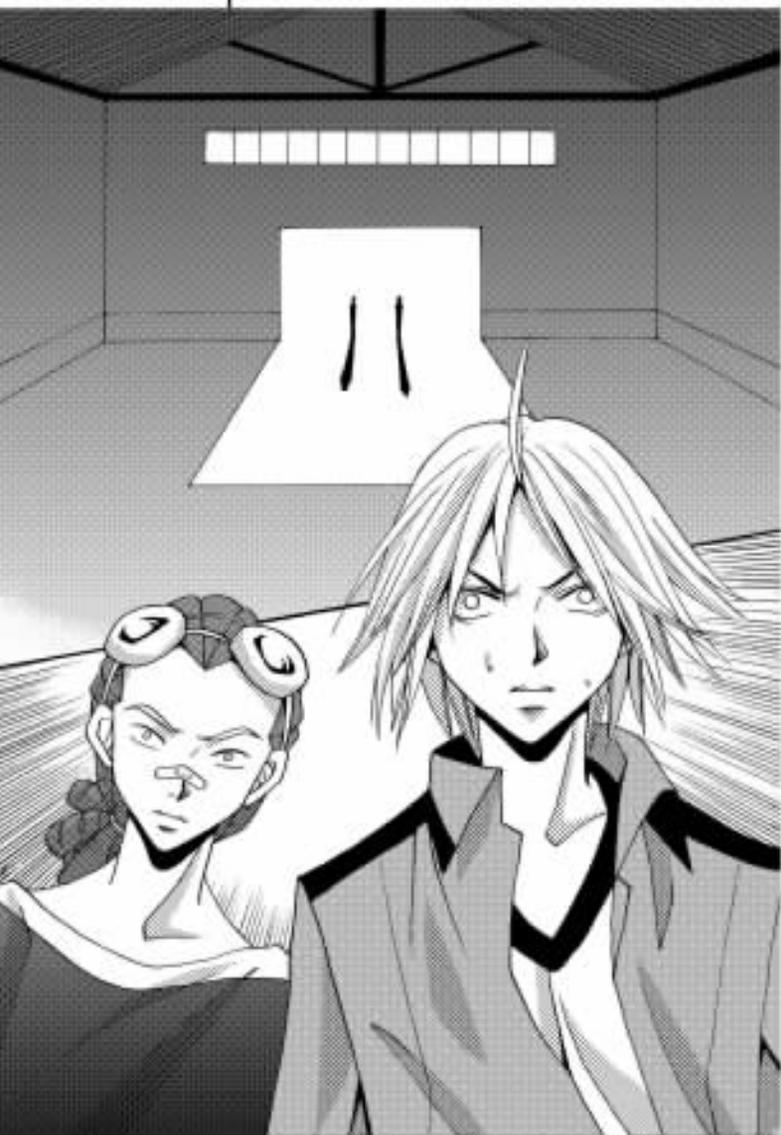
这时,沙骋开始正式转向了他怎样在商海中做生意成功的话题。他本来就会编故事,他把怎样卖香蕉起家,挖得第一桶金,怎样开始做小生意,怎样抓住机遇不放手,去铜陵买胶卷时在火车上憋尿憋了一个晚上差点尿在身上的小细节都讲得眉飞色舞,跌宕起伏,大吹特吹了一番,加入了他事后的想法、推论,把故事说得活龙活现,就像是在叙述一部精彩的故事连续剧,配上动作,下面听的人就如临其境,全场气氛活跃,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讲课结束后,不少学生围着他问这问那,有的请他签名留念……这一个晚上,让沙骋兴奋了好长时间。



11

成长的代价



1

中午时分,正是生意忙碌时间,沙骋的店铺前来了一位客人。

沙骋没想到刘贵会出现在他的店铺前。才两年不见,刘贵苍老了许多,尽管他西装革履,梳得光光的头发闪闪发亮,那大胡子依然蓄着,尽可能地在—个了解自己过去的大孩子面前显示自己过去的尊严。但他脸上依然露出某种憔悴的神情。

刘贵是从女儿萍萍的口中了解到沙骋在城隍庙开了店铺,发了财,他不相信沙骋在城隍庙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将信将疑之下,满腹疑虑的他来到城隍庙。果然,沙骋如女儿所说,正在店铺内和客人热络地谈生意,过去的单薄身材已经长厚长结实,脸色红润,言谈举止俨然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于是,刘贵上前主动和沙骋打了招呼。

沙骋把刘贵让进店铺内。新来的伙计胡大康给刘贵递烟,泡上沙骋喜欢喝的新到的安溪铁观音茶。

计家龙一直鼓动沙骋招伙计,像其他商贩那样,招募一两个漂亮的女孩子站站门面。但沙骋不同意。包德惠曾经告诫过他,有的人开了一间小铺或小工场,雇佣了几个帮手就得意非凡,以大老板自居,要么滥发脾气,要么颐指气使,要么吃喝玩乐,这种自己放浪不羁、对别人又专横的作风,哪里是做生意?



不过是出几个钱过过老板瘾罢了。将来不会有前途。而他沙骋是个做大事业的人。

还有一个不能说出口的原因是，店铺里多了一两个女孩子，刘萍萍和吴晓宜会怎么看待？但这份心思就是对计家龙也不能说出来。

不过，铺子里也确实需要人。不久，计家龙推荐了胡大康。胡大康是计家龙的家乡人，才三十出头的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他老婆在附近的菜场卖菜。沙骋见他老实，看上去很有力气，而他正需要一个为自己搬搬东西，跑跑腿的人，又是铁哥们计家龙推荐的人，也就让胡大康留了下来。胡大康晚上回自己在菜场附近租赁的家。

沙骋热情接待刘贵是看在他女儿刘萍萍的面子上。他没有忘记刘贵在他父亲死后收走房子，赶他出门的事儿。不过，经过这两年来在城隍庙的闯荡，沙骋已经早早成熟，包德惠曾经说过凡事要往前看，冤家宜解不宜结，一个人做人做事要大度，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把包德惠作为榜样的他自然是往前看。何况，刘贵是刘萍萍的父亲。

因此，当刘贵客气地赞叹他店开得不错，他谦虚地连连摆手，刘叔你过奖了，我不过是做做小生意混口饭吃而已。

“这口饭可混大了啊！”刘贵适时地捧场。

沙骋惬意地笑了。不管大人小人，听好话，自然舒服。沙骋也不例外。

这当儿，包德惠路过沙骋店铺时，招呼沙骋出去说了几句话，还亲热地拍拍沙骋肩膀。包德惠，刘贵从电视上见过好多回，知道是城隍庙大名鼎鼎的大亨，现在眼见大亨对沙骋这么看重，不由得对先前同住一个新村的少年人刮目相看了。由此，他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刘贵由于所在的新村附近搞市政建设,马路拓宽,他的加油站被拆了,他拿了大笔的补偿金去做期货生意,不曾想大亏了,把他所有的资金都赔了进去,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债主们上门逼债,有的发急了,有的说要是他再不还债就把他扔到黄浦江里去。黄浦江的盖子永远朝上开着。愁眉苦脸的他整天想的还是还债躲债。虽然心里依然渴望着以前当老板时那种吆五喝六的日子,渴望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现在,他看着沙骋的忙碌,他心里有了一个想法,有了一个摆脱债主和贫困的想法。他得好好想一想,让自己冒出的想法得以实施。他自信沙骋会接受的。为此,他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刘贵临走时,沙骋送出一程,口中还说欢迎刘叔再来,刘叔有什么事尽可来找我。他这是随口而出的说烂了的接送客套话,绝没有想到刘贵在几天后再来。

2

刘贵此番来沙骋的店铺,一番寒暄之后,以一个同道人自居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小兄弟,你的店铺太小了,作为谈谈生意、接待客户、看看样品和兼顾零售是可以的,但没有一个仓库成问题。要想把生意做大,一定得有个自己的仓库。

沙骋坦率地说,刘叔你说得对,我是想找个仓库,早就想找了,可是目前市区内实在找不到可以做仓库的合适地方。

“市区内场地肯定是有,只是价格比较贵。”刘贵说。

沙骋笑笑说,刘叔,确实是这样。

刘贵说,我有一个主意,不知你想不想听?

沙骋说,刘叔,你说,我听着。

刘贵说他在郊区青浦某开发区还有一栋仓库房产,想卖了



吧,不值大钱;不卖吧,这在乡下的房产留着就是死钱。如果沙骋愿意,他可以向他提供作为堆放货物的地方。价格保证低于同样的仓库房价格。

沙骋觉得这主意不错,他店铺小,特别是有时遇到换季时,大量的货物因为没有地方堆放而得花大钱借人家场地堆放,他早就想有个自己的仓库了,可是市区的地价实在太贵,而且还受运输条件限制,有些主要马路规定不能进入大卡车,只能靠小车驳运出去,这样代价也太大,不划算。把仓库设在郊区是最好的办法。包德惠的仓库就建在市郊的南汇。还有一点,他帮助了刘贵,也等于是帮助了刘萍萍。

沙骋爽快地答应,他可以去青浦看看仓库,城隍庙到仓库的道路、仓库的位置和面积,和刘贵约好,选个空闲的日子去青浦看仓库。

两人谈得投机,相互敬烟,就像是一对久未见面的忘年交朋友。沙骋还让胡大康在绿波廊预定了两个位子,沙骋要和刘贵共进晚餐,边吃边谈。

胡大康去了。

就在这时,刘萍萍来到了沙骋的店里。她是来找吴晓宜,在吴晓宜的店里没找到吴晓宜,以为吴晓宜可能在沙骋那儿,就找到沙骋店铺来了,不曾想见到父亲和沙骋正谈得热络。刘贵对女儿说学校放学了?刘萍萍嗯了一声,算是回答,让刘贵很是尴尬。

刘萍萍把沙骋叫到店外,认真地说,沙骋,我警告你,别和我父亲搅在一起。

沙骋开玩笑说:“你父亲是洪水猛兽,吃了我?”

刘萍萍说:“我看差不多。”

沙骋双手抱胸:“有那么厉害?”

刘萍萍嘴一扁：“你不相信，随你。”

刘萍萍觉得自己目前的境地都是父亲造成的。因此，见父亲和沙骋套近乎，她向沙骋提个醒，让沙骋别和她父亲粘在一起。见沙骋不在意，她也不再说什么，问沙骋见晓宜没有。沙骋告诉她，晓宜在计家龙那儿，计家龙新进了一批货，晓宜很感兴趣，正在那儿看样。刘萍萍连忙赶了过去。

沙骋在绿波廊酒家招待刘贵，吃饭间两人商定，第二天上午就去青浦看仓库。

第二天早上，沙骋照例请了老方叔驾着金杯车送自己去青浦看仓库，每次出门他都是请老方叔开车，老方叔也是有请必到，不仅因为是接到一笔生意，还因为沙骋给的钱比别人要高。

刘贵早早就来了城隍庙等候。西服革履，戴着副金丝边眼镜，嘴唇上的胡子黑黑浓浓的，俨然是过去的一副老板派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沙骋他们的车子来到了青浦朱家角开发区。下车后，走在开发区里，只见一幢幢整齐划一的二层仓库房矗立在眼前。沙骋估计这样的仓库房每幢在两千平方米以上。

在仓库房区的最后一幢前，刘贵停住了脚步，称这就是属于他的那幢仓库。话音未落，从仓库里走出一个中年人，刘贵介绍说是他请的看门人老蔡。

刘贵问了一下最近有没有人来租的情况等等，让老蔡取了钥匙，带着他们一起去仓库里面看看。

沙骋随刘贵和老蔡进了仓库，一股霉味扑鼻而来。从这味道里可以得出这仓库已经好久没有使用的结论了。开发区内的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仓库，而市区的企业一般很少把仓库建在这儿。

沙骋看了刘贵的这幢足有两千多平方米的仓库房，他自己



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用不了那么多。他最多用一个角落就够了。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刘贵说了。看得出,刘贵很有些失望。沙骋接着说,不过,他可以让城隍庙内一起做生意的计家龙等朋友和同行介绍过来,大家一起使用这仓库。刘贵的脸上才晴转多云,连连说这是一个好注意,就由你沙兄弟出面牵头!

回去的路上,刘贵兴致勃勃地给沙骋讲解着青浦的地理环境,那些名胜古迹、传统产品等等。

沙骋和刘贵谈妥了租用仓库的价钱,给了刘贵一个不错的价格。但这个价格也不至于使沙骋自己吃亏。千做万做,蚀本生意不做,这个道理他自然懂。他把自己的换季压库货物都搬到了青浦的仓库,现在是冬季,夏季的货物要上市还得几个月,自然是放到仓库最合适。

在他的鼓动下,计家龙等商贩也与刘贵签了使用仓库协议,把多余的和换季的商品运到了仓库。虽说付了一笔仓储费,但盘算下来还是很划得来。大家都赞扬沙骋的头脑灵活和大度。

刘贵空闲的仓库渐渐被货物塞满了,他的口袋自然也渐渐鼓了起来,嘴上的香烟从原来的双喜牌换成了中华牌,频频出入高档场所和酒楼,潇洒埋单,又开始过起了原来失去了的老板生活。但是好景不长,他赚钱的事儿被他的债主们知道了,于是,债主纷纷上门逼债,甚至跑到青浦追着逼债。刘贵又陷入了还债的境地。

这些,沙骋并不知道。

3

沙骋近来心情很不错。武汉的古鸿盛老板打来电话,要求

从他那儿进货,从小百货到服装,传真单子足足有几张。沙骋算了一下,这批货价值约有几十万元。办成功,他至少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十利润。百分之二十,那就起码有十万元收入!而且是纯收入!他兴奋得只想吹口哨。因为这批货中的服装大都是夏季服装,他正压在刘贵的青浦仓库里。而古鸿盛需要供货的地点是天气渐渐开始炎热的南方。赚了钱,清了库存,两全其美!

古鸿盛老板是他的铁哥们,他自然十分卖力。在最短时间内,备足了古老板所需的货物。那批夏季服装,沙骋让胡大康去取货,车子仍然是老方叔的金杯车。他估计,来回跑上几车就足够了。他自己则是联系专门负责托运的打包站,一个电话过去,托运打包站的王老板听说又要托运大宗货物,马上一口答应,只要货物到,他再晚也派人立即打包托运,以最快速度把货物运出去。当然他也提醒沙骋,待托运完了,一并结账。要是有空,

请他喝茶。沙骋欣然答应。

就在这当儿,沙骋的手机狂响个不停。沙骋接听,不由得愣住了。胡大康告诉沙骋,他和老方叔到了青浦朱家角开发区的刘贵仓库那儿,发现仓库门紧闭,他不但没见到本应在仓库等候的刘贵,连那个看门的老蔡都不知去向。预感到事情不妙的老方叔让他去仓库后门看看,他从仓库后门那儿见到,仓库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即使在手机里,沙骋也能感受到胡大康语无伦次中透出的惊惶失措的情绪。



沙骋立即打电话给计家龙。在这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铁哥们,想到的是智谋多端的计家龙。计家龙听说此事,顿感事情的严重性,他自己也有价值十几万的货物在青浦仓库里。他放下电话,马上赶到沙骋处。

“骋哥,我们被骗了!”

这是气急败坏的计家龙见了沙骋的第一句话。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沙骋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他心里已经预感大局不妙。

“还不能确定?你这是在自欺欺人!”计家龙大声叫道。

“就算你说的都对,我们遇上了骗局。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沙骋不想和计家龙争论,问道。

计家龙想了一想说,现在要做的就是去青浦实地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还有挽救少受损失的可能。沙骋觉得眼下也只能这么办。

两人立即坐上出租车,迅速赶往青浦。一路上,沙骋由于心急,尿意频频上来。心急就要撒尿,这是他的老规矩。老方叔只得将车子停下,让沙骋翻越隔离墩,冲着才半尺高的麦苗小便,也不管附近有没有人见到。

青浦朱家角开发区内一如往常。厂区机器声轰鸣,人们在紧张干活。仓库区宁静,鸟儿啾啾。沙骋和计家龙赶到仓库区最后一排,只见刘贵的仓库铁将军锁住大门。等急了的胡大康见他俩走来,一扔手中的烟屁股,马上上前,把两人领到仓库后门。

沙骋和计家龙从一扇破窗户里望进去,果然如胡大康所说,仓库里空空如也,前段时间堆放的货物都已不翼而飞。

沙骋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身子发凉,感觉鼻涕都在往嘴唇上淌下来,他擤了把鼻涕,甩在旁边的隔离带林木上。

仓库里的货物并不只有他俩,而是集聚着城隍庙内七八个个体商户的货物,要是都被刘贵席卷而去,这损失就大了。

沙骋和计家龙老方叔一起走访了开发区管委会。开发区仓库区的管理员告诉沙骋,前天中午,刘贵叫来了几辆大卡车,说是搬场,把仓库里的货物都运走了。

“搬场?”沙骋疑惑地问。

“是啊,他向我们借仓库的三个月期限已经到期,要是不续借,只有搬离这儿。”管理员说。

“这仓库是刘贵借的?”

“是的,他向我们借了三个月。”管理员把刘贵借仓库的合同拿了出来,放到沙骋面前。

沙骋的心已经凉透,一直凉到脚跟。他现在明白,他从一开头就掉进了刘贵专门为他设的陷阱。刘贵当时向他出示的可是他自己的仓库的产权证明。他和他一起借仓库的生意朋友,可是向刘贵交了一年的租金!还有三个月的保证金!现在,连这笔租金和保证金都泡汤了。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回去的路上,计家龙唠唠叨叨、埋怨个不停。沙骋火了,说你急什么!你的损失我赔你好了!计家龙反唇相讥,说谁要你赔了,你就看我值这几个钱?要紧的是吸取教训!你要接受的教训还少?你忘了上回在南京受骗的事了?一番话把沙骋说得直愣愣地瞪着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老方叔连忙打圆场,回去以后再商量,要紧的是赶快去把刘贵找到。找到刘贵就有办法把货要回来。

可是,刘贵再也没有找到。刘贵卷走的各类货物倒出现在市区各个小摊上。在把货物脱手后,刘贵就销声匿迹了,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或许他正在某处欣赏着自己骗局的高明和沙骋的幼稚。



沙骋损失惨重。他私下里算了一下,从被刘贵卷走的货物和租金保证金一起算上,一共损失了二十多万元。

其他个体工商户遭受的损失没有沙骋那么大。但损失终究是损失,很心疼的,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骗走,自然是火气很大。在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脏话痛骂之后,有的说要是找到刘贵,非把他揍扁不可。有的说,沉黄浦江!

城隍庙从来就有这么一种规矩,生意中被人骗了,坑了,绝不向公安报案,绝不进法院打官司。算自己倒霉,闷包吃进。打官司不仅往往耗日持久,打赢官司还执行不到钱。得到便宜的只有律师,不管输赢,律师费一分不少。输的是自己的名声,被骗只能说明你自己没有本事。被人家互相传着说笑话,人家就会看轻你。所以,刘贵骗走钱物之后,被骗的几个商贩并没有向法院提出上诉。

每天在城隍庙发生的种种有趣事情多得是,这类事件不过是泛起的小浪花,很快就被人忘记了。

只是,沙骋在城隍庙的信誉和人缘受到了损害。毕竟,这件事情上,他是有过错的。

古老板的货物还是要办的。沙骋从别人那儿搞来夏季服装,给古老板托运了过去。自己的苦果得自己咽下。这一进一出,非但没有赚到钱,还亏了不少钱。他自嘲这笔生意等于是为刘贵做的。

这是沙骋在生意场上的第二次大失败,这次同样也是由于轻信导致的失败。

刘萍萍从吴晓宜那儿得知沙骋和计家龙被她父亲骗的消息后,马上过来安慰沙骋。她看到的沙骋好像并没有受到打击后的萎靡不振,这让她感到意外。要是别人还不知怎么样哩。刘萍萍亲眼见到过自己新村里一对合伙做生意的兄弟,仅仅因为

几百元钱的出入就大打出手,险些闹出人命。

当她为沙骋中了自己父亲不光彩的骗局愤愤不平时,沙骋不耐烦地说我亏钱也好,上当受骗也好,和你无关。你当时也对我提醒过。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让我心烦!

沙骋是个重感情的人,决不肯因自己上当受骗的事情而让刘萍萍受丁点的委屈。他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是男子汉就得有男子汉的气度。即使心里痛苦,也决不在刘萍萍面前流露出来。



12

天上的馅饼 和地上的陷阱



1

计家龙最近感觉很好。这感觉来自于钞票不断地进账,来自于他从没有过失利。看着沙骋几度由于轻信被骗,他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沙骋不听他的劝阻,轻信他人,才导致了被欺骗。而要骗他计家龙就没有那么容易。

计家龙感觉很好的印证是他买的房子一个劲地往上涨。当初他花了三十五万元买的房子,现在已经升值到八十万元。翻了一倍还多。这还不说明他精明、说明他目光远大吗?至少比沙骋行。

沙骋当初劝他继续把钱投入到生意里去,他没有听从。做生意能赚钱,买房子买股票一样能赚钱。

而沙骋这一次踏空了,没有把租的高级住宅买下来。而那时的高级住宅只卖六十万,沙骋嫌贵,觉得租合算,没想到房子价格就像火箭似的一路飙升,现在没有一百五十万别想买到那么高级的房子。六十万只能买一套普通居民住宅。

看着沙骋的失算,计家龙暗暗高兴。

计家龙唯一不称心的是,沙骋的人缘比他广,在什么地方都能兜得转。特能得女孩子缘。吴晓宜、刘萍萍和沙骋的交情就比他深。计家龙也有自己要好的女孩子,但都比不上吴晓宜和刘萍萍。



计家龙住的小区是一个在浦东新建成不久的小区,虽然过了黄浦江,但实际离上海市中心的距离并不远,从小区到城隍庙有直达车,只需半小时的路程就到了。在浦东的小区一般绿化都比较好,计家龙住的小区也不例外。房子外面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市区能有这么大的树林吗?不可能。还有小河,小河里有鱼儿,有虾子,有浮萍,有莲藕,还有在水面上低飞的水鸟。在计家龙屋子外面,还有几片苍翠的小竹林,有好几次恍惚中,他以为自己还是在家乡四川绵阳呢。

邻居们都是有些来历的人,比如什么中学校长,超市经理,电脑经销商等等。住在计家龙对面的一个邻居来头最大,一家三口住着三套房子,他的车库是独用车库。据说是什么公司老总,不是一个普通的什么皮包公司,而是一个大集团公司老总,是那种你到了公司,要经过几道手续,走过几道门,才由秘书带你进去见的那类总经理。他上班下班,进出坐的是高级大奔驰车,前呼后拥的,派头十足。城隍庙的包德惠老板也不能与之相比。那才叫大亨!计家龙见过他几次,人家连正眼都没瞧他,仿佛不知道有他这个邻居似的,更别说打个招呼了。完全是一副目空一切的姿态,好像世界上就他是老大似的。小区里的保安见了他进出的汽车,站得笔直,小区里的有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见了他,大都是一副低头哈腰的谦恭之态。这无形中让计家龙受到刺激,愤愤不平,你是老板,难道我不是老板?不过是大小之分罢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到你这把岁数,我或许做出的世面比你还大,赚的钱比你还多!

这位总经理的儿子和计家龙年纪差不多,肥头大耳,胖得像头猪,可是身边总有漂亮的女孩子相伴。也许是子以父贵,走进走出,眼睛朝上,不把计家龙放在眼里,好像血统从来就是比他计家龙高贵似的。计家龙有心想和他结识,但对方根本不理

他。来找他的也都是些让计家龙自惭形秽的俊男靓女。望着这小子从自己身边目中无人地走过去,计家龙有时心里恨恨地诅咒:出去让汽车轧死!

不过,自从有了这位总经理邻居,计家龙总是在哥们面前吹嘘,吹这位总经理如何如何,比包老板的实力强多了,包老板在他面前就像是一个土包子。

沙骋开始听时觉得有些新鲜,到后来听久了,就说家龙你别再说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有本事自己超过人家!大老板都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一番抢白,让计家龙讪讪下不了台。

让计家龙大感欣慰的是,没多久,这位盛气凌人的老总搬走了,据说是搬进了高级花园豪华别墅去了。小区内的居民好像都松了一口气似的。计家龙欣慰之余又感到一种压抑,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的实力呢?坐着豪华奔驰车到自己的公司去上班,衣服笔挺,随从前呼后拥,昂着头走上公司大厦高高的台阶,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走进电梯,漂亮的女秘书在身边发嗲……

唯一的希望就是要赚钱,赚大钱!

2

这位盛气凌人、目中无人的总经理邻居搬走后,原来他住的三套房子搬进来三户人家。计家龙听饶舌的保安说一户那一对年轻夫妇是证券公司的红马甲,一户是外地在上海承接建筑装饰发了财的包工头,还有一户是退休的姓叶的老头,退休前是什么设计师。前两户都算得上有钱邻居,这个退休老头就显得寒酸了,这从他搬进来时的家具杂物就可以看得出,一套陈





旧的实木家具，几只磨破了的锦缎沙发，还有几只书橱，老式的家用电器和一台电脑。老头是自己和搬运工一起费力地把东西搬进屋的，计家龙作为邻居还去帮着他把东西搬进屋。来老头家看望的家人中也没有那种看上去有钱老板模样的人。

老头已经快七十了，慈眉善目，谦恭有礼。早上和傍晚牵着一头小狗在小区的树林里散散步打打太极拳，或者和其他老人聊天。老头说他以前是服装公司技校教师出身，现在退下来了，年纪也大了，在浦东找个清静的地方安度晚年。

自从原总经理邻居走后，计家龙的心态已经平静多了，感觉比以前也好多了，又恢复了以前的自信。而且，生意也顺利起来。

最近，计家龙做成功一笔生意，他和一家服装贸易公司谈妥，向该公司提供价值八十万元的羊毛绒，而且保证是内蒙古

鄂尔多斯的羊毛绒,由于他的保证,由于平时关系不错(计家龙和他们做过几笔服装生意,对方都比较满意),于是,对方就把这批羊毛绒供货给了他做。只是时间比较紧,要他在一星期内必须把货源搞定。计家龙满口答应。于是,双方签了合同,要是计家龙在一星期内不能供货,必须予以高额赔偿。尽管合同比较苛刻,但是计家龙有把握得到内蒙鄂尔多斯产地的羊毛绒,他认识好几个做羊毛绒生意的朋友。这笔生意要是做成功,他可以从中赚取将近三十万元的差价。

沙骋坚决反对计家龙的这笔生意。理由是计家龙以前做过服装生意,但从没有做过羊毛绒生意,对羊毛原料市场不熟悉,一下子做这么大笔的生意,风险很大。而且对方要求供货的时间又那么紧,万一来不及交货,或者交不出货,岂不要赔偿?也害了人家。

计家龙不在乎地说:“不就是提供羊毛原料么?又不是做成产品,怎么会害了人家?你也太危言耸听了。”

“万一遇上向你提供羊毛的供货商是个骗子,你又发现不了,你到时候哭着跳着也来不及。”沙骋实话实说。

计家龙不高兴了:“别触我霉头好不好?只有你才遇上骗子,一次次被骗,我计家龙还从没有遇上过骗子。我倒想遇上个骗子,较量较量。”

沙骋没想到计家龙这么固执。这也难怪,接到这么笔大生意,谁都会动心,他沙骋可能也会接下来。而且,仅仅只是提供原料。沙骋只是感到有些不对头,哪些地方不对头又说不出。见劝不了计家龙,只是说满口饭好吃满口话不好说。别把话说死了,还是小心为妙。计家龙说那当然,我不是傻子。

计家龙和两家专门做各种皮毛的公司谈妥,由他们提供内蒙鄂尔多斯的羊绒,这两家公司老板都拍胸脯保证在五天内将



货送到。计家龙将他们提供的羊绒样品送交那家急需羊绒的服装贸易公司验货,得到了认可。

计家龙由于谈成这笔生意,心里很高兴。心里高兴,自然反映在情绪上。脸上挂着笑容,嘴里哼着什么,新结交的女朋友要买什么,一口答应,出手爽气得很。

一天傍晚,计家龙见到那位姓叶的老头在竹林旁悠闲地散步,旁边一只小狗正撒着欢。那是老头新养的一只狐狸狗。计家龙由于心情好,上去逗小狗。

计家龙是城隍庙的商贩,而且是成功的少年商贩,在小区内是人所尽知。老头问他最近生意可好?

计家龙高兴地说他刚谈妥了一笔大生意,有好几十万呢。

“不简单,不简单,你小小年纪做事情这么厉害,大手笔,大手笔!”叶老头举着大拇指连声称赞。

“老伯,我这次做的是羊毛生意,上家公司的定金也拿到了,光定金就有好几万呢!他们大公司做事真爽!我联系的下家提供的羊毛明天就可以到货。和我做生意的公司来头可不小,要是我这次做成功,他们说以后就委托我一个人了。”

计家龙洋洋得意。对方的这番许诺他还没有告诉沙骋。要是沙骋知道了,说不定会怎样的妒忌他哩。

“该不会是金德服装贸易公司吧?”叶老头突然说。

“是金德公司,你怎么会知道?”计家龙感到惊讶,“老伯,你以前和他们金德公司有过来往?”

计家龙记起来了,老头以前是服装公司的技校老师,对服装行业自然比较了解。

“没有,我只是听说过这家公司在服装界很有名声,据说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的。”

“他们是大公司嘛,生意自然做得大,”计家龙兴致勃勃,

“老伯，您看我这笔生意做得怎么样？”

“小朋友，我给你提个建议，你要不要听？”

叶老头称计家龙为小朋友，计家龙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认真起来。

“老伯，您说，我听着。”

“小朋友，我劝你把金德公司给你的定金退了，把这笔生意推掉算了。”

“这，这是为什么？”

计家龙诧异了，他没想到叶老头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叶老头摇摇头，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计家龙笑了，他觉得老头是担心人家欺负他这样的少年商人，要是老头知道他是怎样起家的传奇经历，还会这么担心么？

“老伯，我按合同上的规定日期交货，保质保量，不会有什么事的。”

叶老头还是摇摇头，看着计家龙，不再说话了。

沙骋和老头都这么说，影响了计家龙的情绪，于是他开始小心起来。供货商的羊毛绒到后，他亲自去看货，然后看着货打包、过磅，由卡车运到他指定的那家金德服装贸易公司。接下去要做的，就是等对方把支票或现钱送过来结账。然后，他开始数钱，就像他刚开始做生意赚钱时那样，每做成一笔生意，他都要数钱。然后，他要请客，在城隍庙最著名的绿波廊请客，请沙骋、吴晓宜、刘萍萍等。

计家龙美滋滋地等着。



3

这几天,是沙骋最为忙碌的时刻,武汉汉正街的几位老板要他办理几批货,这几笔货的量很大,一时还很难一下子办到,得去多个地方购买。虽然量很大,但总价值不高,不过三十万元,因此利润也不高。用沙骋自己的话说,赚些车马费和辛苦费而已。购买齐后,还要办理快件托运等。他们急等着上海的沙骋发过去的货物。这样的事情,他还是很乐意做的,也做得不亦乐乎。

知道他忙,这几天,刘萍萍也没有来他的铺子。沙骋觉得刘萍萍不来是因为期中考试,她要准备考出好成绩。在一起读书的时候,沙骋就知道刘萍萍好胜心强,总希望自己压过别人,胜别人一筹。考试结束后,刘萍萍还要准备自己的第一次个人演出会。

沙骋除了自己的忙碌,还要去关心计家龙的事儿。

计家龙遇上大麻烦了。

计家龙怎么也没有想到,金德服装贸易公司的检验会是如此的严格。他运过去的羊毛绒,金德公司的检验员竟会每一包都认真检查,而不是一般的抽检。计家龙感觉不妙。当检查到后面几大包羊毛绒时,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检验员发现后面的几大包不是羊毛绒,而是兔毛绒!

于是,金德公司立即退货,并提出索赔。因为他们交不出货,脱了交货期限,也同样会被别人索赔。按照签订的合同里所定的,一旦发现假货,将予以赔偿,按照合同金额的数倍予以赔偿。白纸黑字,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这样一来,计家龙将这两年积累下来的资金全赔进去还不够。真正的倾家荡产,一无所有。

计家龙能做的就是把责任推给自己进货的那两家供货商。但是这两家供货商都否认自己的羊毛绒里混进了兔毛绒。计家龙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兔毛绒是谁的。

计家龙和沙骋商议下来,明白自己中了人家圈套。人家以利诱惑自己,然后和羊毛绒供货商串通,将兔毛绒冒充羊毛绒,最后在检验中检出。

可恨自己当时还以为得到了大便宜,不听劝告,心甘情愿地钻进人家事先精心设计好的圈套里去。天上从来不会自动落馅饼,计家龙就像一条小鱼儿吞了人家的鱼饵。当他现在明白这一点,已经晚了。

经过他们的私下调查,发现这家金德服装贸易公司有好几次采取这样的手法,骗取敲诈过供货商。而且,金德公司有合同为依据,他们占着理,每次都让人家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计家龙明白自己真正到了生死紧急关头。这事情弄得不好,自己可能又要沦为乞丐中的一分子。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现在却又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吴晓宜和刘萍萍也为计家龙的境遇着急。一起在沙骋的铺子里为计家龙出谋划策。

吴晓宜说现在惟有找包德惠老板,由他出面去和对方协商,也许人家能看在大名鼎鼎的包老板的面子上,把这事情解决了。沙骋说,要是人家不买包老板的账呢?

刘萍萍跳起来:“他们是连裆模子,做好圈套来害你!上法院告他们去!”

吴晓宜说:“告他们,得有证据!”

刘萍萍说:“这是明摆着的,就连傻子也看得出来,还要证据?”

“我们都知道这是圈套,别人也知道这是圈套,但你得拿出



证据来，你没有证据就是诬告！再说，人家做的这圈套也是合法的，合同可是有法律依据的，谁让你的货物里被人掺假，上人家的当。”

吴晓宜急急地说。

刘萍萍挥着手臂：“问题的核心是人家看你们这几个少年人有钱，眼红了，又觉得你们好欺负，所以才打你们的主意，做个圈套让你们傻乎乎地钻进去，你们也真的钻了。我看，把这事儿透给报社和电视台，让他们在阳光下曝光，晒晒他们的丑恶嘴脸，出一口胸中恶气，看他们怎么办！”

吴晓宜说要是像你说的这么一来，只能是输钱又输人，计家龙不遵守合同，不遵守规矩，以后在城隍庙就没有人和他计家龙做生意了。

刘萍萍不高兴了：“你不帮着家龙，反而为别人说话？嘿，你有本事啊，还和我说起什么法律依据来了！”

吴晓宜低低地说：“我说的都是事实嘛。”

刘萍萍火了：“你今天怎么和我干上了？”

吴晓宜这才不做声了。

四个人商议来商议去，没有结果。最后就连刘萍萍也丧气了。

沙骋计家龙决定去找包老板，让包老板出面协商解决。但是没有找到包老板。包老板去国外了，至少要半个月后才回来。

金德服装贸易公司开始到城隍庙来找计家龙，要求立即赔



偿,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计家龙躲着,拖着,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但躲是躲不过去的,除非你生意不做了,卷铺盖走人。

几天后,在金德公司的要求下,计家龙的铺子给工商所封了。金德公司后来传话过来,要求计家龙赔偿一半,就算此事了结了。就这一半,计家龙也赔偿不起。

城隍庙的管委会也找上了计家龙,要求他尽快把这事情给解决了。不然,人家要打官司告你了,这官司你根本打不赢。

以前和计家龙有生意往来的客户,见他惹上大麻烦,担心再和计家龙做生意会闹个货款收不回来,也不再和他做生意了。就连十分热络的女朋友,也离他而去。

沙骋发现计家龙变了样,过去那个聪明、精明的计家龙不见了,他现在整日浑浑噩噩的,有时大清早望着头顶上曙光微现的天空发呆。他的衣服也是好几天不换,头发乱糟糟的,里面钻进一只麻雀也看不出来。沙骋有时问他,大清早的干吗呢,还不去做生意?计家龙不吭声,就像是城隍庙里的泥菩萨一般。沙骋觉得这是某种不祥的预兆。城隍庙里有些老头老太摇着头,说,咳,看把一个聪明能干的孩子坑成这副样子。

这天中午,细雨绵绵,吴晓宜急急地来找沙骋,说没有在城隍庙内看见计家龙,打他电话和手机都没有人接,有人说从昨天傍晚起就没有见到计家龙,会不会出了什么事?要不要报警?吴晓宜焦急万分。

沙骋感到事情严重,计家龙这小子会不会走极端?他的头嗡地一下子似乎要爆裂了,但在吴晓宜面前还得装出一副沉静老练的样子,对吴晓宜说,你去叫上刘萍萍,到计家龙平时常去的地方找找,这家伙狡猾狡猾的,或许他是为了躲避追债的人,在某个角落里藏着呢。别把事情弄大,现在还没有到报警的时候。



刘萍萍接到吴晓宜的电话,很快赶来了。两个女孩子撑着花雨伞,一遍遍在城隍庙周围地区走动,寻找着计家龙,可是一次次失望而归。

看样子,计家龙是很难找到了。计家龙没有什么复杂的关系,除了在城隍庙的生意人,没有其他亲戚朋友。

刘萍萍说他可能去外地了,也许是回他四川老家了。沙骋说不可能,我了解他,他决不会回四川老家。刘萍萍生气了,说那你自己去把他找回来!

沙骋只得自己去寻找计家龙。找遍城隍庙,确实没有计家龙的影子。问了好几个同做生意的少年朋友,都说好几天没有见到计家龙了。

沙骋漫无目的地走出城隍庙,来到外滩,黄浦江上,汽笛声声,游人如织。时近中午,天空一直灰蒙蒙的,厚厚的阴云将阳光锁在里面,天空中还在下着细小的雨丝。这时,沙骋发现了计家龙。

计家龙在外滩附近的天桥上站着,双手插在裤兜里。由于是岔口,天桥又建得很高,风一阵阵猛烈地吹来,有一种奇怪的呜咽声。沙骋看到了计家龙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充满了被欺骗后的愤懑表情。

计家龙看到沙骋向天桥处走过来,他身子没有动。

天桥很高,沙骋喘息着走上天桥。天桥上,风很大,沙骋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摇晃。

计家龙在天桥上已经呆了整整一个上午,脚都麻木了,可是他全然不知晓。他心里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仿佛他的世界出现了日全食一般,为什么生意场上的骗局如此狠心绝情!他咬着牙关,不让眼眶里的泪水流出,他不能在自己的好朋友面前流泪。

沙骋上去用脚踢踢他的后跟，计家龙纹丝不动。沙骋靠在他旁边，自顾点起一支烟，自顾说话：“好兄弟，你是不是觉得被人家骗，很冤，是不是？那是我们自己没本事，没有读书，没有知识，想做大事，却成不了大事。你说，是不是？”

计家龙不说话。

沙骋好像并没有在意计家龙的冷漠，说道：“要不要去法院告他们？还是，我们找些人一起去整日折腾他们的公司，出出他们的丑，让他们今后也不能顺顺当当地做生意，出出心中的恶气？”

“不用了。”

沙骋乐了：“好兄弟，你开口说话了。”

沙骋给计家龙打气，说没关系，跌倒了爬起来就是，这不过是前进中的问题。凡是努力都不会化为乌有。沙骋振振有词。

“我还能前进？这回，我可是彻底趴下了！”计家龙说。

“趴下了也不要紧，爬起来就是了。”沙骋鼓励道。

“我还能爬得起来？”计家龙极度的灰心。

“能！一定能！来想想以前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没有放弃追求？何况你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世面，有了自己的客户，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计家龙摇摇头。

“兄弟，你要是手头紧，先从我这儿拿十万过去，不够，我再给你。要是你不好意思，算我借给你，算我赔偿你上次的损失都行。先渡过难关再说。”

沙骋慷慨地说。

“这，这怎么行？”

“我们兄弟还客气什么？我们可是一起做乞丐过来的兄弟，你说是不是？想当初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从没有过你我之



分。要不是你当初劝我做生意，我哪有今天？我怎能忘了过去同甘共苦的兄弟？只要我沙骋在城隍庙，就有你兄弟的份，要是你自己做，我提供给你钱，要是你和我一起做也可以。”沙骋真诚地说。

当年的故事就像是一丛丛绿草，绿草丛中存在着友情，长在心中的绿叶是不败的。计家龙现在回想起过去的时光，还是那么一片温馨。可见少年人生多么美好动人。

“骋哥，我不听你的话，才有今天的失败。我平时还妒忌你，我对不起你。”计家龙哽咽了。

“别说这个话了，谁让我们是好兄弟呢！”沙骋拍拍计家龙的肩膀，“别再愁眉苦脸了，把所有坏心情扔掉，船到桥头自会直。走，到绿波廊去，我请客，我们哥俩再好好商议一下。肚子饿了是吧，走吧，好好吃一顿！”

计家龙挥着手臂，猛地向下—劈，像是要把所有的愤懑怨恨都随着这一劈通通去掉。

沙骋拽着计家龙走了。

4

计家龙和沙骋在绿波廊吃完午饭，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已是傍晚了。

西沉的夕阳下，树木草地染上了一层金黄色，小区内静悄悄，风吹着竹子沙沙响。在草坪上，计家龙又见到了牵着小狗乐陶陶的叶老头，脑门上还沁出了细细的汗珠。

“小朋友，最近生意做得怎么样？”

叶老头热情地打着招呼。

“老伯，我的生意做砸了。”

计家龙哭丧着脸。

“怎么回事？”叶老头惊讶地问，“小朋友，给我说说。”

“老伯，当初都怨我没有听您的意见，和金德公司做了这笔生意，我的羊毛绒在检验时检验出了兔毛绒，拖延了他们向客户交货……我要向他们赔偿了，我哪有那么多的钱赔偿，我所有的钱赔了还不够，我完了……”

叶老头看着计家龙，叹了口气，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牵着小狗走了。计家龙看着高老头离去，就在他要往自己家门楼走去时，发现驶过来一辆面包车，车里走下来几个人，几个腰圆膀粗的大汉，计家龙认出了，他们是金德公司的人员。

金德公司的人终于找到了他的住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们找上门来了！

计家龙想逃走，但已经来不及了。几个人上前抓住了他，掐住他的脖子，凶巴巴、横眉竖眼的，有的说要把他交给公安局，有的说先把他关进黑屋子，让他尝尝私刑滋味再说。周围的邻居在不远处看着，在几个人向邻居说明计家龙欠债不还后，没有人上前来劝。计家龙害怕了，不知道这几个人会怎么处置他。

这时，牵着狗的邻居叶老头转回来了，他见几个身强力壮的大人按住一个少年人，看不下去了，上来劝解，把带头的拉在一旁，对他说把计家龙放了，别这样吓唬孩子，有话好好说嘛。

带头的人见了叶老头，稍一愣怔，脸上露出笑容：“是叶老先生啊，失敬，失敬。”

叶老头也是面带笑容：“看在我的面子上，把这孩子放了。”

带头的面露为难之色：“叶老先生，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你不给我面子？”

叶老头依然笑容满面，只是声音中明显的不快。



带头的连忙说：“叶老先生，我哪能不给您面子！既然您这么说，我先把他放了，然后，请您和我们汪总打个招呼。”

叶老头爽快地说，没问题，我跟你们走一趟吧，见见你们的汪总，好久没和他聊天了。叶老头抱着小狗，慢悠悠地走向面包车。

计家龙不知叶老头和带头的说些什么，见叶老头随他们几个走了，以为叶老头为自己打抱不平受到拖累，急了，心中升起一股好汉做事好汉当的豪气，跑过去拉住那个带头的说，还是我随你们走吧，你们不能把他老人家带走，你们要把他怎么样？我和你们的事，我负责！

“小子，你算是什么东西！还硬撑好汉！你以为你是谁！？”



带头的朝他大吼，“滚开，给我滚得远远的！”

带头的把手中报纸卷狠狠地扔在计家龙脸上。

面包车载着叶老头驶去了。计家龙呆呆的，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计家龙看到地上的报纸，这是今天的晚报，他机械地下意识地捡起来，晚报上的一个大标题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亿万富翁，服装大王隐退后自得其乐。在标题下的大幅照片上，有个老头牵着小狗在草地上漫步。计家龙看清了，就是自己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叶老头。

几天后，计家龙和金德服装贸易公司的事情了结了，他没有赚到一分钱，也没有受到一分钱的损失。

这事情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事情的结局让沙骋莫名其妙，不知金德公司突然会大发善心，放过了计家龙，他问计家龙是怎么回事，计家龙含糊地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实，计家龙心里一清二楚。但是，邻居叶老头再三关照他，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对谁也不能说。

计家龙遵守了诺言。



13

青春的诱惑



1

几天后,沙骋接到刘萍萍的电话,她的第一次登台演出已经确定在周五,在天之魅剧院。沙骋自然前往捧场。

沙骋特地到天之魅剧院实地观察了一次,发现天之魅剧院是个很小的旧影院。他从贴在墙上的海报上了解到周五的演出一共有五位新锐歌手,其中刘萍萍排在最后一位。他问了一下售票处,票价仅十元的票售出还不到一百张。沙骋买了三十张,他打算送给计家龙吴晓宜,送给城隍庙市场的一些小哥们,前去捧场,造造声势。

周五,沙骋计家龙吴晓宜都去天之魅剧院。剧院很小,只容纳五百余人的剧院来了不到二百人,其中大都是歌手的亲朋好友。

吴晓宜买了一大束鲜花,打算在刘萍萍演出结束后上台献花。

台上的歌手正随着音乐起舞,一边握着话筒在唱歌。喉咙沙哑,唱得不怎样。唱到高音区提不起来,跑了音调。台下,一部分人在拍手鼓掌,一部分人则在喝倒彩。场面乱哄哄的。

好不容易等到第四个歌手下去后,聚光灯下,刘萍萍身穿薄薄的超短裙,手拿麦克风上台了。当歌曲的前奏一开始,刘萍萍摆出一副很内行的歌手模样,随着节拍扭着身子,开始唱了



起来。

坐在沙骋旁边的是一个戴眼镜、满脸酒刺的中年男人，色迷迷地盯着刘萍萍。

刘萍萍唱的第一首歌是首大家十分熟悉的流行歌曲，大概是常唱这首歌，唱来驾轻就熟。很快，剧院里不少人热烈地跟着唱。

“骋哥，真看不出，萍萍还真有两下子！”吴晓宜惊喜地说。

“她可以闯天下去了。”计家龙也表示赞同。

沙骋以一种内行的语气，得意地说：“在学校时，音乐老师就说她的歌既有音量，又有节奏，加上音质又很美妙，会成为歌手的。”

旁边坐着的那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插话说：“可是唱的毕竟是一支别人唱过的俗气的歌。她还缺少包装。”

沙骋从进场时就感到奇怪，为什么会有年纪大的人来剧院观看。因为到场的大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年纪大的也是歌手亲属，坐在各自一群捧场者中。

沙骋说你是音乐教授还是唱片公司老板？

中年男人不理睬他的挖苦：“她的音质确实不错，要是真正想唱好歌，还得下功夫才行。还得多熟悉乐谱。她这样靠模仿他人唱下去是不会成大器的。”

听上去是内行口吻。沙骋不知对方来路，也不敢再说什么。

一首歌毕，掌声四起，大都是沙骋请来的城隍庙小哥们送去的。

音乐又起。刘萍萍情绪饱满，提高了声音，握着麦克风忘情地唱着另一支歌。根据事先安排，每个歌手可以唱三到四支歌。兴许是提高声音的缘故，唱到一个高音区时唱不上去，竟然走音了。顿时，口哨声嘘声四起。“退票！退票”的怪叫声不断。还

有跺脚的,戴恐怖面具的。

“再来一个!”

“小妹,要不要哥上来教你唱?”

“小妹,回家看谱去吧!”

剧场内一片混乱。

“骋哥,这些歌迷简直像疯子,影剧院成了疯人院。”吴晓宜说。

“按百分比算,三分之一是疯子,三分之一是痴子。”沙骋挖苦说。

“那还有三分之一呢?”

“是浪子,要不就是傻子。”

沙骋一本正经地说。

吴晓宜吃吃地笑:“骋哥,你的嘴可真损。”

这时,刘萍萍双手捂脸,哭着跑下了后台。

沙骋和计家龙等赶紧跑向后台。吴晓宜手中的鲜花被人碰掉在了地上。

几只脏兮兮的脚从鲜花上踩过去。

2

春节过了。

春天按部就班地来到了。白天,阳光明媚,街上到处是手里因天热提着脱去外衣的人们。夜里,依然寒气逼人。

沙骋依然做他的生意。计家龙、吴晓宜也是如此。在春季,是城隍庙市场最忙碌,生意最多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嘛。

刘萍萍依然做着她的明星梦。自从上回演出失败,整个春节里都没来找过沙骋,沙骋和她打电话也不接。沙骋去月亮宝





石歌舞厅找她，得到的回答是好久没来了。刘萍萍像是自我封闭起来了。

这天晚上，沙骋的扁桃腺炎又犯了。嗓子疼得要命，咽口水都感觉不舒服。虽然肚子饿，也只吃了一碗豆腐花，早早地躺在商铺后间床上，开启着暖空调。这时，吴晓宜来了。

吴晓宜听说他还没吃过晚饭，连忙打开他的电冰箱，可里面没什么吃的。她说了一声你真懒，连忙去超市买来了馄饨，在煤气炉上烧开水。见厨房又脏又乱，蟑螂四处爬，禁不住恶心。她对沙骋说你得向计家龙学习怎么生活，他雇了几个人，替他帮着做生意，还住在买了的房子里，用不着晚上再睡在铺子里过夜。

“这家伙懂生活，懂享受，我没法和他比。”

“骋哥，告诉你一个爆炸性新闻，据说他和玲玲住在了一起。”吴晓宜说。

“这又不是新闻。我早就知道了，你愿不愿意和我住在一起？”沙骋瞅着吴晓宜，看她的反应。

要是在过去,吴晓宜早就说你欺负人,跑开了。自从跟周舟太太合伙做生意后,她放开了许多。因此当沙骋这么说,只是吃吃一笑,说你脸皮真厚,又在说胡话是不是?一边把手放在沙骋额上。就在这时,久未露面的刘萍萍来了。吴晓宜连忙缩回手,刘萍萍只当没看见。

“没吃晚饭吧?我煮了馄饨,正好一起吃。”吴晓宜说。

刘萍萍点点头。

吴晓宜走到后面厨房去了。

“我打算下个月去广州。”

刘萍萍坐下来后,对沙骋说的第一句话。

“去哪儿?”沙骋没听清。

“广州,去那儿发展。”

“为啥?”

沙骋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

刘萍萍不回答,反问沙骋:“你觉得我上回登台演唱怎么样?”

“失败,彻底的失败。”沙骋简短地说。

刘萍萍的脸色难看起来。

端着馄饨走进来的吴晓宜赶紧说:“前面一首歌唱得蛮好的,很多人都拍手鼓掌。骋哥当时也说你在学校时就唱得很出色。后面一首歌嘛,有些走调……许多人起哄,你别放在心上。”

沙骋笑笑:“晓宜是在安慰你,我说的是实话,我没想到你唱得这么差劲。”

刘萍萍变色道:“你是说我没有才气?”

沙骋不回答,两眼盯着她,问道:“你到广州去干什么?”

“去做签约歌手。”

“签约歌手?”沙骋困惑地说。



刘萍萍有几分得意：“我是来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的，今天中午，我和浪制作社的老板见了面，他说制作社愿意包装我。在广州成功后，还要去香港发展呢。”

“浪制作社？”

“你连浪制作社都不懂！只知道做生意，做生意把你脑子都做坏了！”刘萍萍嘴角露出讥笑，“目前歌坛几位著名歌手都是浪制作社包装走红的。”

刘萍萍说了几位大名鼎鼎的歌手名字。

“你想成为和她们一样的歌星？你有这实力？”

“为什么不行？浪制作社的老板听了我的歌，说我的嗓音很有磁性。特吸引人。将来完全能够成为红歌星。喏，这是高欣老板。”

刘萍萍拉开小包，掏出一张她和一个男人握手的照片。

沙骋看清了，这个浪制作社的老板高欣就是那晚坐在他身边的中年男人。

“这家伙看上去就不是好人，你别上当受骗。”

“你从照片上看得出他不是好人？”

“是的，起码是个大色鬼！”

“沙骋！”刘萍萍叫了起来。

“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沙骋脸上少有的严肃，“决心不能改变吗？”

“什么决心？”

“你要去广州的事呀！”

“对，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冲过去，决不半途而废。”

刘萍萍语气坚决。

“注定百分之一百头破血流也要去？”

“头破血流？你说得太恐怖了。”

“恐怖？你别指望别人包装你，让你成功。成为大歌星。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指望别人靠不住。制作社老板只是把你当成商品，抽头赚钱，如果达不到他预期的目的，也许会立刻炒了你。还有，他是另有企图。我混在城隍庙快两年了，什么事没听过见过？我算看透了这个世界。而你没有。”

沙骋从没有说过这般愤世嫉俗的话，吴晓宜吃惊地看着沙骋。没想到他有这般心思。这才明白，沙骋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瞎猫抓死老鼠般误打误撞的机遇。

刘萍萍急了：“沙骋，我知道，你是妒忌我，不喜欢看到我成功！”

“没有的事！我是不希望看到你被骗！”沙骋大声地说。

“被骗也是我愿意的！”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吵起来。吴晓宜紧张地看着他们，想说什么，又不说。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刘萍萍撂下一句话。

“我就要管！”

“你算是我的什么人？不过是同学！连我父亲都管不了我！你有这个资格？还是少操这个心吧！”

刘萍萍再也忍受不住，一个转身，跑了出去。顺手把门摔得砰砰响。

刘萍萍在碰门声和鞋跟声中走了。

沙骋拉开门，看着刘萍萍的影子渐渐走远。他很为她担心，别看刘萍萍身体发育得成熟，但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啊。他对演艺圈不懂，但平时闲暇之余看的那些杂志内容，有很多是描写演艺圈肮脏黑幕的，常常被曝光的那个圈子中赤裸裸的令人窒息的丑事，看了让他不寒而栗。而他的女同学刘萍萍却要心甘情愿地一头扎进去了，沙骋



产生了一种就像是一只小羊落进了虎狼群中的担忧。

沙骋见不到刘萍萍了,回屋往床上一倒,躺在被子上。一副无奈的表情。手从床边摸索着,掏出烟点上。

“骋哥,萍萍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你却给他泼冷水。”

吴晓宜在他身旁坐下。

沙骋看着吴晓宜:“晓宜,我问你,刘萍萍她真的有这份才华吗?我怀疑。上次演唱会演砸,你也在场。”

“你不能打击人家的积极性。”

“你是说,即使她可能被骗,因为是她自己愿意的,我也不应该去提醒她,看着她被骗?”沙骋不快地说。

“我没这么说。”吴晓宜连忙分辩。

“你是没这么说,可是这个意思。你真不负责任。”

吴晓宜生气了:“你怎么又和我干上了?”

沙骋手中的烟烧到手指了,忙把烟头在烟灰缸上按灭。又点起一支烟,被吴晓宜夺过:“你要呛死我了!再说你扁桃腺正发炎也不能抽烟!”

沙骋又从吴晓宜手中夺回烟,认真地说:“晓宜,你叫我骋哥,骋哥给你说心里话。我知道浪制作所是一家一流的音乐制作社,好多歌手的确是他们包装走红的。但是,看中她的是经理,据说是个玩女孩的高手。我能不给她提个醒?”

“可是,刘萍萍一旦决定的事很难挽回,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晓宜,我问你,萍萍到底有没有一个歌手的才能?你说实话!”

沙骋盯视着吴晓宜的眼睛。

“我看——也许能行。我不是内行,但我觉得她唱得蛮好听……她运气怎么样?”

沙骋不答。

“我来给她算命！”吴晓宜从沙骋床头拿出一副扑克牌，开始发牌。

沙骋看着吴晓宜专注于牌，自言自语：“既然你说行，也许她能够成功。如果要是真的是那个男人打她坏主意，那她就坏事了。”

“骋哥，你别为萍萍担心，她会成功的！”

吴晓宜收起牌，兴致勃勃地说。

“别说这事儿了，让人烦心。来，晓宜，我俩玩牌！”

吴晓宜来了兴致：“骋哥，玩什么？拱猪？斗地主，还是打百分？”

“随你。”

“那就拱猪吧。”

吴晓宜一边洗牌，一边问：“骋哥，后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你拿个主意，我们去哪儿玩？去无锡还是南京？”

沙骋生气地一扔牌：“哪儿都不去！”

3

沙骋的不高兴是有缘由的。

春节前，沙骋计家龙吴晓宜盘算怎样过除夕。沙骋说他在城隍庙两年过除夕，除了看灯，看捏泥人，就是看演戏，吃年夜饭，没什么意思。他说不如到外面走走，比如到武汉，汉正街的朋友一直邀他去玩。不过就他们三人去，计家龙不得带上玲玲。

除夕到外地去玩，计家龙吴晓宜都不反对，只是去哪儿，意见不同。计家龙说坐飞机去海南，冬去海南夏去哈尔滨嘛。选个好的度假村，看人家拍电影电视，见见那些大明星。吴晓宜说去杭州吧，离上海近，她是杭州人，却从未去过杭州，很遗憾的。

她这么一说，沙骋自然不再反对，他不反对，计家龙也只得赞成。

“杭州是个好地方，风景最美。古代诗人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是最好玩的。”

三人中，吴晓宜是唯一初中毕业的，读过高一。见两人同意去杭州过元宵节，心里一高兴，背上几句古诗文，自然想在他俩面前显示一番。

沙骋也不示弱：“我也记得，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好像是苏东坡的诗吧？”

“是苏东坡的。”吴晓宜肯定地说。

计家龙没有加入卖弄的大合唱：“骋哥，提前包一辆出租车吧，到杭州用不了两个小时，到了杭州要到哪儿去都很方便。要是到了除夕，什么车都包不到。要是包不到出租车，就让老方叔

跑一趟吧。”

计家龙就这样，总是把实际问题考虑得很充分，这一点上，沙骋和吴晓宜都及不上他。

“不必了，我们坐火车去！”沙骋说，“用不了两个小时！”

吴晓宜拍手赞成：“我也喜欢坐火车！”

“你是骋哥的应声虫。”计家龙说。

吴晓宜不高兴了：“你说话酸溜溜的，是什么意思？”

计家龙无可奈何：“算我瞎说。我是少数，少数服从多数，随你们。”

沙骋挥挥手：“现在就去买票，开路！”

沙骋去过好多次杭州，那是在他作为丐帮头儿时去的，那时，他的出行虽说都是享受“免费”待遇，可得时时提心吊胆地提防乘警。乘警是他的天敌。现在不同了，他意气风发地坐在上海开往杭州的K827次快速列车的软坐席上，打开手中的IBM高级手提电脑，一边和计家龙吴晓宜看香港最新的武打片，两个小时正好是一部武打片的时间。一边喝着浓浓的咖啡。俗话说，居移气，养移体，他每日接触的都是商界老板，因此，年纪虽小，却有一种阔少、小老板的气势。同样是这列车，他认得出那几位过去盘缠过他的乘警，可乘警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把他和过去那个逃票的乞丐联系起来。

到杭州是晚上7点多，吴晓宜提议先去六和塔那边烧香，烧新年的第一炷香。六和塔的佛最灵光。同时听新年的第一声钟响。计家龙连声称是，一边叫出租车。这一回沙骋是少数，少数服从多数。沙骋得遵守游戏规则。

到六和塔那边已是晚上9点多了。没想到那儿已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大家都是这番意思，怀着各自的目的，烧新年的第一炷香。沙骋计家龙吴晓宜只能在寺庙里吃些素食汤面，与



众人一起等待新年的来临。

当新年的钟声还在回响之际,人们潮水似的涌入庙内。

烧了香,在大佛前恭恭敬敬磕头,许了愿,这三个少年人那副虔诚模样,让不少信徒啧啧称奇。布施自然是少不了的,每人捐了888元,这不是小气。沙骋的理由是包德惠这样的大老板每次去上海玉佛寺烧香都是这个数。不在于钱多钱少,在于是否心诚。一番话说得计家龙和吴晓宜连连点头。

吃过早点,接下去自然是游西湖,什么翠堤春晓、平湖秋月、三潭印月、雷峰夕照……西湖十景都走马观花地去转了转,自然少不了西泠印社、岳坟等处。沙骋对大英雄岳飞是深深佩服深深景仰的,在岳飞像前恭恭敬敬磕了头,又朝跪着的秦桧处吐了好几口唾沫。计家龙说他将来一定要在西湖边上买套房子。不,买幢大别墅!沙骋说他将来要成为胡雪岩那样的有作为的大老板。吴晓宜吃吃笑着说你是电视看多了。

“你不信,走着瞧!”沙骋意气风发地说。

“别吹牛皮,我会看到这一天的。”

几个少年人抒发着年轻的胸怀。

新春游杭州的高潮发生在大年初一的晚餐时。吴晓宜提议去找个能看得见西湖夜风景的房间,沙骋连声称妙。计家龙也不反对。于是,三人来到著名的西湖大酒店,在最高层的旋转餐厅入座。上面已差不多坐满客人。大都是些衣冠楚楚的人,还有就是合家团圆的家庭,外国游客。

沙骋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在一张靠窗的桌前坐下,计家龙吴晓宜也坐了下来,高声说笑。惹得邻桌投来不屑和轻视的目光。有人在窃窃私议,说这几个孩子到这高档地方来干什么?该到楼下的小吃部去才是。这些话语惹恼了沙骋,沙骋接过服务小姐递过的菜谱,尽拣最贵的点,还问有没有菜谱上没有的

更好的更贵的特色菜,要是有一块点上!服务小姐愣了,站着不动。

沙骋挥挥手:“快去呀!一分钱都不会少给的!”

小姐说:“我们这儿是要先付钱的!”

“你再说一遍!”沙骋火了。

“是啊,有这种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他们这些客人也是先付钱的?”计家龙搭上了腔,帮沙骋说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

“这,这……”小姐说不出话来,不知如何是好。

领班小姐走了过来。

沙骋把带着的包打开,把几叠钱甩在桌上:“这是五万元,到你们这儿吃顿便饭够了没有?”

领班小姐的脸马上松弛了,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说用不了那么多。

“你去拿个验钞机,验验是不是假币?”沙骋依旧不依不饶。

领班小姐说不用了,不用了。你们消费后再结账吧。

领班小姐回头责备了服务小姐几句,走开了。

菜,一道一道端上来了。味道,确实不错。可是沙骋却贬低说没什么好吃的,中国菜系中最差劲的就是杭州菜。他宁愿回家去吃吴晓宜做的咸菜烧毛豆,臭豆腐,清蒸带鱼。惹得上菜的女服务员脸上挂不住。

沙骋等三人在人们的注目下,自顾用餐。沙骋才不去管人家,自顾大吹牛皮。说到得意处,放声大笑。他就是气那些瞧不起自己的人。有的菜才吃了一筷,说这味做得真差劲,算什么杭城大厨师!拿下去!给我倒掉!再给我上最好的!有什么尽管上!钱,我有的是!吴晓宜则有些不安,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计家龙眼尖,见到向他们这一桌走来的领班小姐身边有两

个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

原来,领班小姐在沙骋甩出那几叠钱后,认定这三个少年人来路不正常。身上带着那么多现金到酒店大吃大喝,一掷千金派头的人,她见得多了。可是发生在眼前三个少年人身上,还是第一次见到。她估计眼前的这三个花钱似流水的少年人,不是盗来的钱就是偷了家里的钱。总之,来路不明。因此,稳住三个少年人后,她拨通电话向附近的公安派出所报了警。

“请把你们的身份证拿出来。”领头的警官说。

“为什么?”沙骋一扬头。

“检查外来人员,例行的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警官沉着脸。

“是不是只针对我们?”

沙骋很不服气。

“你可以这么说。我再说一遍,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警官生气了。

“要是我不呢?”沙骋依然不甘示弱。

“那就随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

警官针锋相对。

此时,旋转餐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到了这边。

计家龙吴晓宜乖乖地把身份证拿了出来。吴晓宜小声地劝沙骋把身份证拿出来算了。见警察那副凶巴巴的样子,沙骋不得已,还是把身份证拿出来了。他知道和警察硬对着干,没好果子吃。人家可是执法者,可以让你吃铐子,可以关你。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明白。可是嘴上仍不示弱。

“我们只是在吃晚饭,并没有做出什么犯法的事,请警察叔叔解释!”

一副嬉皮笑脸无所谓的样子。

警官火了：“我会给你解释的，而且解释得让你满意。三个人中就你挑刺，就你身上携带的巨款，看你不顺眼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对你进行查询！走！”

几个警察推推搡搡地把沙骋他们三个带走了。

不过，警官还算客气，只把沙骋等三人带到酒店保卫部门，按照他们身份证上的地址，和上海有关方面联系。正是新年之际，一时还找不到人。经过好长时间的联络，杭州大酒店附近的公安派出所民警终于得知，这三个少年人是上海城隍庙市场的小老板，平时遵纪守法，是少年商贩中的佼佼者。同时上海方面透露出这么一个信息：他们三个少年人都已经达到了百万富翁的身价！

警官释然，让这三位少年重新回到西湖大酒店旋转餐厅用餐。

当餐厅领班小姐向他们赔礼道歉，还有酒店的有关人员向他们保证，无论如何，今晚也要腾出三套高级客房提供给他们住宿，说给他们订了最好的客房，可以把西湖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的房间，平时可是专供重要外宾和部长级大人物住的。以后欢迎他们随时来用餐、住宿。

而沙骋面对着换了副殷勤嘴脸的酒店人员，奋起全力，把桌子上的满桌酒菜全部掀翻掉！

沙骋出完心中这口恶气，吹了声口哨，在惊呆了的人们注视下，扬长而去。

当晚，沙骋等坐火车回到了上海城隍庙市场。

14

临别前的 那个晚上



1

元宵节。

沙骋一早就接到刘萍萍的电话,把他从好梦中惊醒过来。

刘萍萍总是这样,大清早打来电话,而且是打沙骋的手机,一打就是半个小时,几次一打就得去充值。

不过,今天早上的电话打得特别简短,说告诉他一个不好的消息,经医院检查,陈老师被查出患了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医生说在世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她约他早上一起去看陈老师,早上9点在淮海公园门口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陈老师患了肺癌,不治之症,而且是到了晚期!

沙骋赶紧起床。洗漱完,胡乱吃了些东西,去超市买了许多营养品。他听营业员说西洋参滋阴,对肺有好处,也不管价钱多高,买了好几大盒。装在一个大袋子里。

待他坐出租车来到淮海公园门口,刘萍萍已在那儿等着。眼前的刘萍萍,比往常化妆素淡,服装朴素,只穿了一件薄羊毛呢风衣。看了让人绝想不起是以前那个爱打扮的女孩。也许是为了去看病中的老师的缘故。

“这么晚才来,我等你半个小时了。”

刘萍萍嘟囔着。刘萍萍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包。



沙骋不理睬她的埋怨：“你这是……”

“我明天一早就去广州，今天让你好好陪我一天，临走前，我还想去最后看一看老师。”刘萍萍的语气突然伤感起来。

沙骋不发一言，随刘萍萍来到医院。乘电梯来到十六楼肿瘤病房，一进病房，见到陈老师躺在床上，陈师母在旁给他喂水。

才两个月不见，陈老师本来就瘦小的人又缩小了一圈，脸上皱巴巴的只有松弛的皮，眼睛深陷在眼眶里，当他见到沙骋刘萍萍两个学生时，无神的眼睛突然放出了光彩，硬挺着要坐起来。

沙骋几步走到陈老师床边，陈老师握住沙骋的手，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沙骋连忙俯下身子。

沙骋嘴里只是说：“老师，老师！”

他和陈老师在一起的日子不长，陈老师一共教了不到两个学年的时间。而且，他在陈老师面前总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因为陈老师查他的功课，要是他弄不懂，就别想搪塞过去。陈老师就是这么严厉。陈老师希望他上进，读好书，而他整日想的就是如何对老师推诿，搪塞，捣糨糊，蒙混过关。就是后来到夜校去读书，也是卖一下面子，然后溜之乎也。但此刻，眼见陈老师不久于人世，想起陈老师过去对自己的种种慈父般的关心和恩爱，他恨不得自己去代陈老师生病。他流着泪说：

“老师，我对不起你，夜校退了学……我一点也没心思读书……”

陈老师微笑着，声音微弱地说：“你不读书不要紧，只要你做个好人，老师心里就很欢喜……”

沙骋哽咽着：“老师，我一定听你的话，只做好人，不做坏人……”

陈老师抚着他的手：“孩子，你从来就是一个好孩子……”

沙骋抹了下脸上的泪水：“老师，我有钱，有许多许多的钱！老师你看病花再多的钱，我都付得起！真的，我不骗你！”

陈老师温和一笑：“老师知道你很有钱，可是再多的钱也救不了老师，老师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孩子，人总是要有一死的，我一生教出那么多学生，无愧自己一生，你不要太伤心难过……”

沙骋大哭失声。

沙骋亲生父亲死，也没这般流泪，闻知亲如兄弟般的蔡翔死，也没流什么泪，也没这般哭得伤心。在场的人都为之凄恻。刘萍萍早已泪流满面。

2

沙骋帮刘萍萍提着她的包，两人夹杂在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慢慢地走着。两个少男少女都明白，过了今天，他们从此将走向不同的人生之路，也许，可能，今后将有许多年见不上面，甚至是一生。这种潜意识由此产生的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深深地印在他们心灵深处。

“萍萍！”

沙骋开口了，郑重其事地，一改往日开口就是萍萍小姐的戏称。

“啊，什么事？”

刘萍萍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似的。

“你家里人知不知道你去广州？”

沙骋知道她做事向来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问了也白问。果然，刘萍萍说我的事自己做主，我去年就有了身份证，随我去



哪儿,任何人管不着。

“沙骋,你就这样一直在城隍庙做小贩?一直做下去?”

刘萍萍反问。

沙骋耸耸肩:“我还能做些什么?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只能做小生意小买卖。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做生意做买卖,一直做下去有什么不好?条条大道通罗马嘛。也许像你所说的那样,有一天,我会成为像包老板那样成功的商人。让人家都记得我。”

沙骋告诉刘萍萍,前几天,包老板找过他,包老板打算在上海西郊投资开设一家大型小商品市场,取代城隍庙市场,成为整个华东地区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原因是城隍庙市场太挤了,又在市中心,运输不方便,白天几乎不能进大宗的货,离火车站又远。作为一个商人得把目光放远点。他和城隍庙市场上的一些老板已说好共同投资,鼓励沙骋也加入进来,入伙得到一部分股权,将来肯定大有发展前途。你沙骋年轻正可以大展身手。

包老板又在抬举他,给他指引一条崭新的道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当然,风险自负,那也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进取心,那他的生命不就等于失去意义了吗?赚钱不是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富有。有事业心,就不会为自己的钱包里有塞进几张钞票而欢乐,就不至于为小小的钱包一旦塞满便产生茫然感。“以钱生钱”去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才是最重要的。有事业心的人,才是真正赚钱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

沙骋告诉刘萍萍,包老板坐的汽车没有司机,从来都是他自己开车。他不是养不起司机。有些助手坐在后面要为他开车,包老板就会说,你们要害死我啊!是不是盼望我早点死啊!还有当包老板从外面提着皮箱回公司,助手们常常会从他手上抢皮箱,他就会不高兴地说,你们要把我送养老院?如果不握方向盘,提得动东西又不提,一个人的身体马上会衰老,连精神都会

衰老。有什么都想亲手做的积极精神,每天才能过着有意义的日子。他就是以包老板作为自己的目标,将来有一天超过包老板!

沙骋意气风发。

刘萍萍认真地听着。

风,吹了过来,略有些暖暖的,是早春的风吗?

淮海路一如平时那么拥挤,在栽着法国梧桐树的人行道旁,摆放的休闲椅子上坐着各种各样的少男少女,有的拿着画报,有的手拿手机,毫无顾忌地在和人大声通话,也有的吸着烟,和同伴吹牛。当然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儿童在漫步。这样的场面,天天如此。刘萍萍说她走路走得脚有些疼,今天是穿了一双新鞋,脚后跟皮磨破了,提议坐一会。沙骋端来了热热的饮料。自己点上一支烟。

“能天天这样生活,那多好!”

刘萍萍突然感动地说。

“是啊,我以前路过这里,总感到挤得烦人,没想到热闹中还很有趣的。”

沙骋也发着感慨。

两人休息了一会,在淮海路黄陂路乘坐地铁,往上海火车站方向而去。到了火车站,刘萍萍提出要住饭店,因为上海到广州的火车K99次列车要明天中午才开。让沙骋和她今晚一起住饭店。

“说好了的,你今天要陪我一整天,当然包括晚上。可不能赖呀!”

刘萍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沙骋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霎时,一颗心怦怦地跳了起来。





“度过一个浪漫的晚上,让我们将来回忆一辈子!”

刘萍萍挽住了沙骋的手。

沙骋觉得刘萍萍真是闯劲十足,自己和她相比,其实差远了。刘萍萍以为他在担心饭店不让他们住,说没事,饭店只管收钱,顾客有钱就是上帝,就可以住任何一流宾馆,不过,你得请客。我身上带的每一分钱都是打算要在广州花的。

说话间,来到火车站旁的一家大饭店,进了旋转玻璃大门,饭店大堂的服务生职业性地向他们微笑表示欢迎。刘萍萍把身份证交给服务台登记,要一个双人房间。

“小姐,你预约过吗?”

服务台领班小姐问。

“没有。”

“我替你找找空房间看看。”

沙骋在一旁,紧张得身上在出汗,这是他第一次和一个女

孩子住宾馆客房啊！看着豪华的大堂里放着高级皮椅，衣着华丽的高鼻子外国女人在抽烟，大胡子外国男人在翻报纸。轻柔的音乐在大堂里舒缓地流动。又有人提着小皮箱走进来。

刘萍萍办好了住宿手续，正如她所说，没人问她为什么要开双人房间。只要有钱就行。钱，自然是沙骋付了。

两人上了电梯，在二十七层停下，然后由服务小姐把他们引向房间。沙骋似乎感觉到服务小姐暗中有在瞧着他刘萍萍。刘萍萍看上去倒一点都不拘束。

服务小姐打开门，交给刘萍萍钥匙，然后离去。顺手挂上请不要打扰的牌子。沙骋在门关后，两手按胸，深深呼吸。

刘萍萍走近沙骋，搂住他的脖子：“你是不是觉得太贵了？告诉你，我也是第一次住这高级宾馆。”

沙骋摇摇头，说他不在乎多少价钱，只要住得舒服就行。

沙骋看了一下室内，铺着墨绿色的地毯，一张大床在屋中央，还有一个小客厅。从窗户望出去，下面是繁华的街道。

刘萍萍说她要洗个澡，干干净净上广州。她进入浴室，打开水龙头，哗哗冲洗一番之后，娇声娇气地向沙骋叫道：“来呀，一块洗！”

沙骋感觉受到了赤裸裸的引诱，浑身热血沸腾，平时做事干脆果断的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你不来洗？那，给我把替换衣服拿来！”

沙骋还在犹豫间，刘萍萍又提要求了。

“在哪儿？”沙骋问。这回可不能不理。

“在箱子的上面那只蓝色塑料袋里。”

沙骋打开箱子，确有一只蓝色塑料袋，里面是几件薄薄软软的內衣。

沙骋手捧着刘萍萍的内衣，勇敢地走进浴室，见到刘萍萍



正舒服地浸泡在浴缸里,在清澈透明的浴缸里,沙骋看着刘萍萍略有些弯曲的裸体。氤氲中,他只感到浑身燥热,整个人都快受不住了。

沙骋记起在学校时有一次在游泳后,走错更衣室,误入女更衣室,看见过女性的裸体。只不过那时是在仓促之间,到底是女教师还是女生也不清楚。后来暗暗回味了好长时间,绝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晰。

刘萍萍举起手臂,丰满的胸脯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外面:“你看看我的肌肉!多结实!我是练功练出来的,在初中时,班上的女生们都很妒忌我。也许还有你们男生。”

“你还没忘学校的事儿?”沙骋机械地问。

“我记得学校过去的所有往事,但我现在想忘记它,忘记得越干净越彻底越好。”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痛苦的往事使我不愿意回忆它。愿意把它忘掉。你不知道在我爸落难后,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当初我放弃高中时,班上的那些平时被我压着的女生别提多高兴了,以为我从此落在她们后面了,因为她们上大学而我却不能!”

沙骋表示同意:“是啊,不是你没有本事,关键是你比她们缺少机会!一旦你有把握住这样的机会,你或许会轰轰烈烈地做出一番事业来!”

“可我还是要让她们知道,我比她们强!”刘萍萍激动地说,“这次去广州,我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是好是坏,我不知道。”

“要是你没有把握,那你就别去了,把火车票退掉。”

沙骋握紧刘萍萍的手,认真地说。

“不行!”刘萍萍说,“我知道你不赞成我去广州,其实,一个

人做自己愿做的事才会喜欢,就像你一样。这道理,你我都明白。所以我下了去广州的决心,也许你会认为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才华的女孩子投身演艺界是在拿自己的青春作赌注,但我愿意赌一把!因为成功与否还是未知数。也许能成气候,成为星级歌手呢?”

刘萍萍自问自答。

“也许你会说我有其他能够生活下去的途径,可是我一无学历,二无钱,又不是个绝对美人儿,所以我一定要走这条路,选定生活目标就走下去,在广州一个人为前途奋斗,置之死地而后生!并不是只因为喜爱唱歌,受豪华世界的诱惑。你大概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吧?其实拥有十六岁本身就是百万富翁,是不是?我们年轻就是让人羡慕的最大财富!所以,要我像陈老师那样地度过一辈子,不可能!你理解我了吗?”

刘萍萍很激动。

沙骋默默点头,他感觉到刘萍萍的豪气通过手暖融融地进入他的身体。他没想到刘萍萍有那么大的野心。沙骋相信刘萍萍会去努力实现她的梦想的,很难说什么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昨天的梦想可以是今天的希望,还可以是明天的现实。

少女刘萍萍所说的正是一种青春的残酷,这是一种为生活奋斗的勃勃生命力!

沙骋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他已经有了新的目标和动力。包老板邀他加盟,万一失败,就会前功尽弃。年过六十的包老板都有这样的气概,年少的他又怎能落在后面?刘萍萍说得对,年轻就是财富,大不了从头开始!做大事业就不能受眼前的诱惑。刘萍萍的举动,是一个少女在不可知的将来面前义无反顾的献身,如果连眼前的诱惑都对付不了,更别提他今后要面对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



刘萍萍急急地叫着：“沙骋，你往哪儿去……回来！”

“我明天早上来送你！”

沙骋毅然决然地说。他一只手拉住了门扶手。

后面传来刘萍萍带着哭音的喊叫：“沙骋，我恨你……我要恨你一辈子！”

3

沙骋回到铺子里，激动得半天睡不着觉，他想着一年多来在城隍庙的日子，想着以前和刘萍萍在学校的日子，他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结局，人长大了，就会是这样的结局？难道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他对着黑夜，问自己。直到下半夜，他才沉沉睡去，呼呼睡过了头，醒来已是快中午了。

沙骋告诉了计家龙吴晓宜今天刘萍萍要南下广州的事，邀他们一起来为刘萍萍送行。两人知道后，埋怨沙骋这时候才告诉他们，还把他们当朋友吗。刘萍萍是你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啊。埋怨的话足足有一车，任沙骋怎样解释都没有用。

三人急忙赶往火车站。

这一天晨雾弥漫，城市少有的大雾天，到中午还没有完全退去。马路上，车辆亮着黄灯，在雾中缓缓穿行。

当三人来到火车站，挤过检票口，百米冲刺般地跑上月台，火车已在缓缓启动了。

坐在车厢里的刘萍萍见到快步走来的三人，脸上充满了灿烂的笑容。

吴晓宜一路追着缓缓前行的列车，挥舞着手。

列车开始加速了。

刘萍萍半个身子探出车窗，忘情地向他们挥着手。风舞着

她飘逸的长发。

“祝你一路好运！”计家龙喊道。

沙骋鼻子直发酸，心里在喃喃：“萍萍，昨晚的事，请你别怪我，原谅我，好吗？为了我们的纯洁友谊，让我们都保持纯洁的心、纯洁的身体，好吗？我会的，你呢，我想你也会的。”

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吴晓宜难过得泪眼盈盈。

“别太难过，又不是生离死别！过一两年回来，刘萍萍说不定就是个歌坛巨星！”

沙骋又豪气满怀。

列车远去了。

其实，少年人生何尝不是这远去的列车呢。

列车是有终点的，而人生没有终点。

